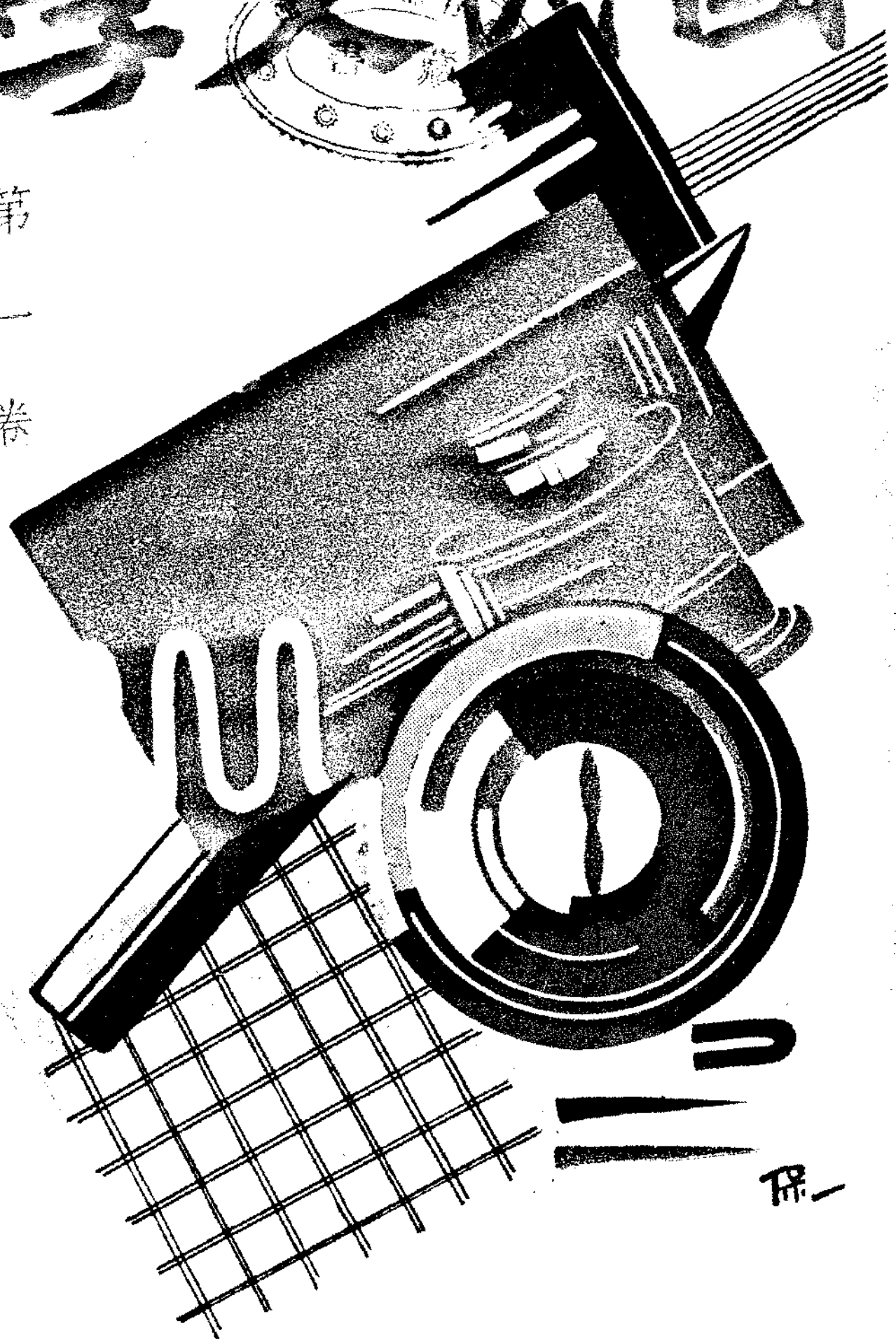


學 家 國 國

第一卷

第六期



汗血月刊

幹的西專號

廿四年三月一日出版

難的幹的西

現時已經頭頭是道

目 要

由「江西的幹」說到「幹的江西」	劉百川
蔣委員長為新生活運動週年紀念告全江西民衆詞	李國維
論「幹」與建設的新江西	方若非
幹的江西現階段的民族領袖蔣介石先生	官廣惠
推動的江西現階段的民族領袖蔣介石先生	劉憲民
熊主席評述	周憲民
兩年來從農村改進運動的自檢	王枕心
江西省農村合作事業概況	劉連城
江西省公訓練實施紀詳	程宗宜
苦幹中會民電政與其影響之重大性	林德龔
玉萍鐵路的完成與其影響之重大性	封家龔
江西全省的衛生處創設及其影響之重大性	李育羣
幹的江西經濟之轉機	李時燦
幹的江西教育	程豪
幹的江西軍事之回顧	徐大笛
宋美齡著	

江西的幹是

「**辣腕政治的絕大成功**」

「**人力復興的有效試驗**」

「**中央與地方的合宜配置**」

「**領袖與羣衆的汗血交織**」

「**要知江西的幹**」

「**請讀「幹的江西」**」

實際責任者借鏡
埋頭進取者參攷

汗血週刊

第四卷 第九期

民國廿四年三月四日出版

國民勞動服務專刊

特載

蔣委員長告全國同胞書

蔣委員長出席南昌擴大紀念週講演大綱

刊前

勞動與服務

中國復興機能與國民勞動服務

論叢

國民勞動服務之理論的剖析

勞動服務與救濟失業

以勞動精神廓清公務員的暮氣

介紹

國社黨領導下的德國勞動服務事業

研究

人民服役之史的研究及實施意見

生活生產與生產教育

通信

徐公橋的青年服務團

譯述

希特勒成功史(續)

劉百川

露

冰松

劉卓

羅博平

一零

李冰若

蔣東岑

子系

懷瑾

懷瑾

次目

第四卷 第十期

民國廿四年三月十一日出版

時——總理逝世十週紀念感言

評——紀念總理幹的精神

實幹的對象

生產教育之實施

如何建設中國本位文化

北平的小本借貸處

廈門的小典部與十二枝

滬埠去年烟酒輸入未衰

熱海觀光記(日本通訊)

海上王國的海上武裝

巴西的國民文學之建立

奧國總理舒士尼

希特勒成功史(續)

劉卓

劉卓

劉百川

君烈

湯叔濤

冰松

大命

鳴

曾今可

楚人

昌公

豈夢

懷瑾

國民文學

第六號 目次

(民國廿四年三月十五出版)

插圖

古歐洲文化中心雅典城之大觀
雅典古文化(神殿)遺跡之一

● 卷頭詞 ●

當在事前實幹勿在事後空論

本社同人……………一

— 創作 —

友 情……………殷作楨……………三

出 差……………郭漢烈……………一九

秋在梅衣村……………顧一如……………三〇

明 天……………竟 青……………三八

渺小的世界(完)……………廖冰筠……………四二

旱 (完)……………陳福熙……………五一

● 論 文 ●

汗血月刊

徵刊

專號文稿

實幹政治史的研究

- 一 中國歷史實幹政治之研究
 - 二 各國實幹政治史的介紹
 - 三 今日環境與實幹政治之關係
 - 四 實幹政治與實幹人物
 - 五 古今實幹政治之效率檢討
- 四月底截止收稿
- 來稿直寄南昌中正路十三號
本社辦法照本社徵稿條例

價目

預定全年十二冊連郵一元四角
零售每冊連郵一角四分

國文

第一卷第五期

廿四年二月十五日出版

目次

言語的演變	吳烈
藝術之科學的研究	張資平譯
藝術的創作上之「意識」問題	容孫譯
國文法諸品詞之性質及其用例(完)	柳道元譯
二新人	松明
斜角的十字架上	水然
殘秋夕陽	吳廣略
渺小的世界	廖冰筠
早	陳福熙
愛國女子準奧夫阿克	蔡次薛譯
猛虎政治家克萊曼梭	章誠譯
俾士麥的生平	齊森
劊子手	巴爾札克作 葉放飛譯
金四(第二名甲)	蘇州晏成中學王禮安
別(第二名乙)雲南省立昆華中學楊其莊	
一次的回(第三名甲)	
河北吳橋第一完全學校李彥珂	
別(第三名乙)省立鎮江師範洪家鼎	

汗血書店

總店上海霞飛路樂安坊六十二號
支店南昌德勝路十三號

本刊中學園地

投稿簡章

- (一) 本欄專刊國內中學生之投稿。
- (二) 文體不拘，但以一千字至一千五百字為限。不論隨筆，感想，或小說，均所歡迎。唯空汎的理論，或無病呻吟文字，恕不掲載，而以有具體的敘述為條件。
- (三) 來稿在每月廿日以後寄到者，歸下月份審查。
- (四) 來稿須貼本欄『國民文學中學園地』印章，並須註明某地方某中學(高中或初中)某年級。
- (五) 來稿一經本社審查及格者，在本刊上發表，並酌贈報酬如下：
(A) 第一名十元；(B) 第二名八元；(C) 第三名五元；(D) 第四名贈本刊全年份；(E) 第五名贈本刊半年份；(F) 外選佳作六名至第十名，酌贈本刊若干冊。
- (六) 報酬由本社掛號直寄至作者所在學校，私人住宅恕不通郵。

印章



投稿

本刊春季特大號(五月十五日出版)

擬出**新銳作家專號**希望國

內無名青年作家踴躍投稿以光篇幅為禱

國民文學社編輯部啓

中學園地特別啓事

李儉，暴維武，楊大崧，林國衡，四君鑒：請惠寄最近小型玉照一張，以便揭登本刊，以資獎勵此啓。

中世紀我國的新文學……………李冰若……………五七

漢賦在中國文學上地位……………吳烈……………六五

文學與社會及時代精神……………日本文學博士佐藤清著
張資平譯……………七三

論藝術家的姿勢和態度……………壽岳文章作
梁國尊譯……………七六

文小化文

- (一) 古代文學在文學上之重要意義
- (二) 希臘神話
- (三) 世界創造
- (四) 奧林波斯山之支配

● 世界的眼睛 ●

日本制霸太平洋時英美將如何……………英國前內閣總理洛特喬治講……………九三

德國空軍費之激增……………法國前大總統米爾蘭講……………九五

進展到英法協約的法國外交之勝利……………日本法學博士米田實講……………九八

法意協定與歐洲政局之展望……………平述先……………一〇一

翻譯

一位好鎗手……………俄國普希金作
蔣東岑譯……………一〇七

安塔·高勞門……………Z. Goldstein著
吳廣略譯……………一一八

▲ 詩與散文 ▼

感舊百首(選錄五首)……………沙漠中人……………一二八

郊外閒眺……………吳烈……………一二八

第二次的鬧禍……………陳淦福……………一二九

● 中學園地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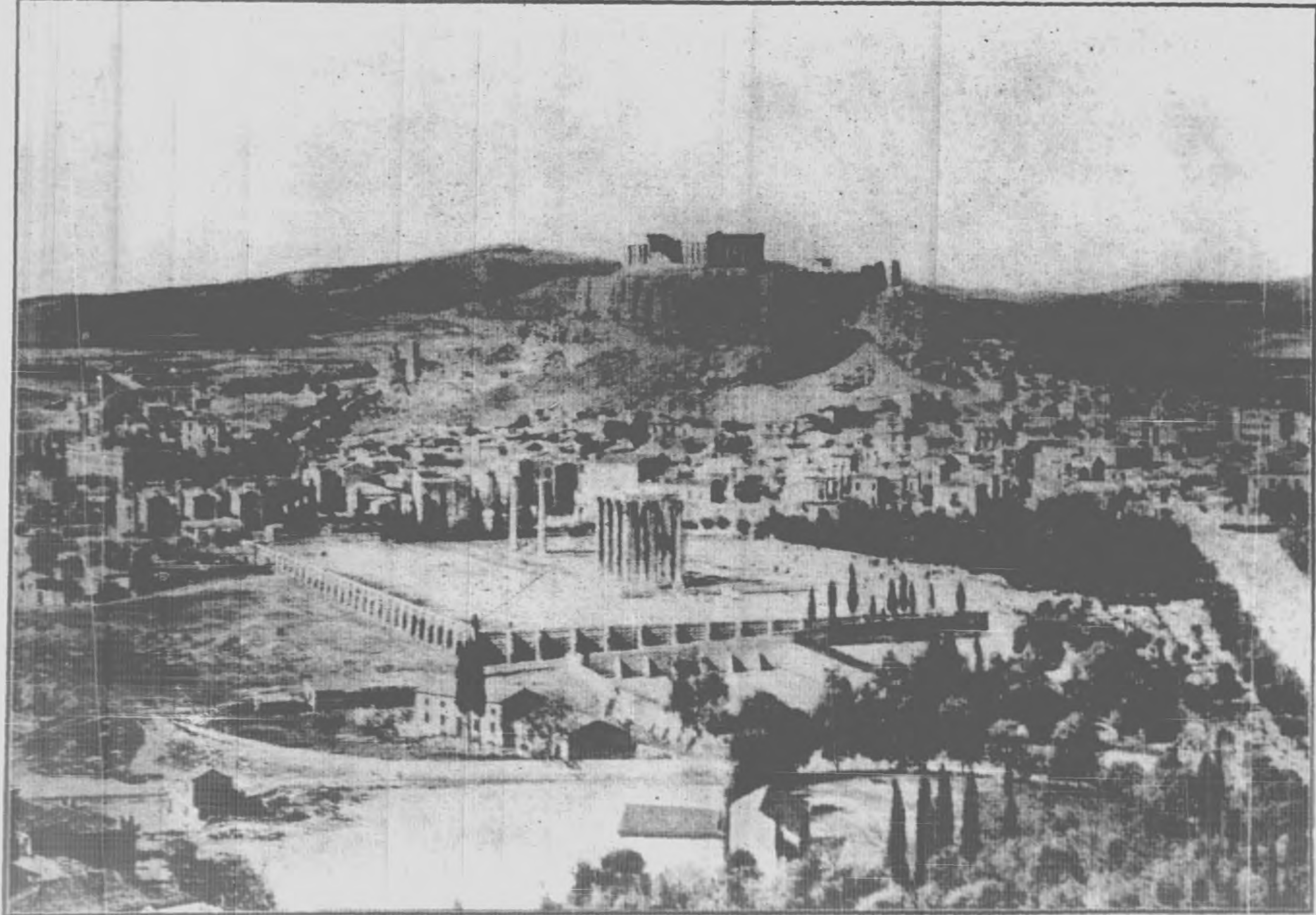
小鳩(第二名甲)……………湖南省立長沙高中李儉……………一三五

自述(第二名乙)……………河北正定師範暴維武……………一三七

父子(第三名甲)……………江西省立第二職業學校楊大崧……………一三九

無家無國的人們(第三名乙)……………山西仁友中學高三林國衡……………一四二

編後記



古歐洲文化中心雅典城之大觀



雅典古文化(神殿)遺跡之一

當在事前實幹勿在事後空論（卷頭詞）

本社同人

有一種人專以指摘及嫉妬他人爲能事，而自己却不願意勤苦地創造一點事業，祇欲坐享人的成果，不能達目的時，則逞其陰謀，謾罵，及中傷；若終無隙可乘，彼輩仍不肯自愧自悔，亦必附加一二句的妬詞，『此何難哉，誰亦能之』而後快。對此種人，敢名之曰：病態女性化之妬虫而已！

當哥侖布發見了新大陸，回至西班牙來時，全國盡對他表示極其熱烈的歡迎。有貴族富豪數人，在表面上雖表示歡迎，其實內心則嫉妬哥侖布之享有盛名。當酒至數巡，遂肆其妬舌問哥侖布：

『你發見了美洲，當然是很可賀的事。不過，這個發見豈非極平凡的事麼？祇要儘向西行，便可達到美洲，你不過偶然最初碰着這件事情吧了。』

他們之招待哥侖布原來就祇是想向哥侖布說這句話而已。哥侖布沉默着聽了他們的諷刺後，便慢慢地立起身來，手中拿着一個熟雞蛋問他們：

『諸君，你們裏面有誰能夠把這雞蛋豎立起來麼？』

在座的人盡都接過那個雞蛋來，在桌面上試了一番，但每次都像不倒翁一樣地倒轉下去了。最後，哥侖布說：

『讓我來吧。讓我豎立那雞蛋給你們看吧！』

他敲破了雞蛋的一端，把它弄平了，雞蛋便在桌面上豎立起來了。在座者也鬨笑起來了。

『那算得什麼！誰也會做的呢。』他們又在嘲諷哥倫布了。但哥倫布的回答是：

『不錯。這是誰也會做的一件很容易的事。可惜這樣容易的事，在下一刻，却沒有一個人能夠做出來給我看看。看見他人做成功了的事，誰都覺其容易。但是在誰都沒有動手做以前先行實地去做，却不是容易的了。模倣當然是很容易啊……』

對於少數的病態女性化的妬虫，吾人將以哥倫布之精神及箴言贈之也。

挨斯頓尼亞對死刑囚賦與自殺之自由

波羅的海沿岸新興三國之一，挨斯頓尼亞政府于去年十一月廿五日，頒布新法令，對於既宣判死刑的罪人，允許其有服毒自殺之自由。此種規定頗引起世界人士之注意。今試錄其規法內容如次。

『死刑囚在執行刑死之一小時以前，須送至行刑室，此時檢事對罪人宣告死刑，並詢問其願受絞刑，抑願意服毒自殺。若犯人願意自殺，則由刑吏交付毒藥與罪人。至毒藥種類，則由國家保健局決定之。』
若罪人接到毒藥後五分間內，仍不服用，則處以絞刑云，

友情

殷作楨

一
走九十里路，翻五條嶺，好容易才從K商埠走到S縣。一踏進S縣的城門，就一直順着大街去找客棧。

『喂！開房間。』

『莫房間，先生，都住滿了。』滿口怪難聽的江西話。

『沒有房間啦？生意這末好？』

再找第二家。

『喂！有房間嗎？』

生怕沒有，先問一句，不敢開口就要。媽的，真的又沒有房間。

『糟糕！沒有旅館住那怎末辦？』

一個穿白土布短褂褲的小伙計指着手說：『有客棧，三層樓，新造的，前面就是。』

『多遠？就在前面嗎？』

『是的，很近，我引你們去。』

爬上三層樓，開了一個房間，金卓就把身體往那板床上拋。痛得不能再走的兩腿，這下一躺，不知道多少舒服。丁波純和章曲廣比金卓強，躺也不躺的就叫茶房打水洗臉。丁波純洗完臉也就躺上了床，章曲廣這傢伙長得一臉橫肉，又矮又胖，滿不在乎的：

『這家旅館還沒有造成功，客人就滿啦，候差的人真多。只要有一個稍微大點的機關，那怕你是小縣，大家都趕到。』停一下，『老金！起來洗臉呀。』

『謝謝！我再也不能動啦。』老金兩手使勁地撫着腿。

『不中用，啊，不中用。』章曲廣一面說，一面自己却在躺椅上坐下。

『你中用！』金卓沒氣力似的。

『至少比你強！』章曲廣搖著腦袋用手拍胸膛。

丁波純就說：『不要說這些，先弄錢要緊。』拉行李的

小車還要三塊錢，現在一個鳥錢也沒有。」

『走到朱吝和姜志遠那兒借去。』章曲廣從躺椅裏跳了起來。

『他媽的！現在兩條腿還能走路嗎？』金卓表示反對，他提議：『寫信叫茶房送去好哩。』

『好！你起來寫呀。』章曲廣笑，故意爲難金卓。

『老丁寫好哩。』金卓推丁波純。

丁波純起來寫了兩封信：一封給朱吝，一封給姜志遠。朱吝是趙處長的秘書，他們三個的老朋友，過去是很要好的。姜志遠在這兒當學生，講起交情來，當然不如朱吝那末深久。

茶房把信送去了。

二

砰砰砰……

樓梯響了起來，一個鼻梁上架着幾百度近視眼鏡，穿一身綠色軍服，布綁腿，草鞋，雄糾糾的跑進房間來。

『啊！志遠！』三個人一齊叫着，快樂得什末似的。

『你們怎麼來的？我真想不到你們來煞。你們怎樣？

來工作的還是入校的？』滿口湖南腔調。

『來入校呀。老金是來工作的。』

『老金，你怎末會來的呢？我更想不到。』

『請坐，請坐，坐下來說。』

『怎末樣好嗎？』

『慢慢敷敷。』

『身體比從前強得多啦。』

『那當然囉。早上四點半鐘就起來升旗，升了旗跑步，下操，而後才吃早飯。下午課完以後又要上操。』

『吃得下嗎？』

『慣了就不覺得什末。跑步下操，那是很平常的。爬山就有點不容易。身上背着鎗，子彈，軍毯，幾十斤的東西，跑着步爬上山去。時常有同學跌下來。』

『啊……』老丁和老章是來入學的，不免有點兒那個。

『那也沒有什末。我都受得下嗎，你兩個身體當然比我好。』姜志遠馬上安他兩的心。停一會，接着說：『你們坐轎來的還是黃包車來的？』

「那裏走來的。把我們的金先生走得『深刻表情』。」
章曲廣未說先笑。

「什末『深刻表情』？」姜志遠問。

「他老先生兩腿痛得走不動囉，面部表情才深刻呢。」章曲廣解釋，帶南京口音。

「你們吃了飯沒有？」

「沒有一個錢也沒有啦。」章曲廣毫不客氣的就提到錢。

「暫時拿三塊錢去用吧。」

「好的。」章曲廣接過錢來。

再談了一會，姜志遠因為要上自修，走啦。

「好，明天再談。」

三

吃了肉絲麵回來，不多久，朱吝來啦，還是從前那一副神氣。

緊緊的握了握手：

「啊——真想不到你們會到此地來！我一個人在此地寂寞死了，你們來，我真說不出的快活。我剛才吃飯，

接到你們的信，馬上丟了飯就跑來。」

純粹的四川話，一低一高，有緩有急，音樂似的。做着手勢，真夠勁。聽到他的話，金卓和丁波純就想到去年在C城，他每晚到辦公廳來高談闊論的那個情景。

「從K商埠走到此地，老金在路上『深刻表情』。」章曲廣這傢伙又是這一套。

「走不動，是吧？」朱吝就比姜志遠聰明，知道「深刻表情」是什末意思。

「啊……兩腿痛得要命！」金卓還是躺在在床上。

「到我家裏談去。」朱吝站起就走。

「別走啦。就在這兒談談吧，腳不能走。」首先金卓就反對。

「很近，慢慢的走。起來，起來。」朱吝拉金卓起床。

「走吧，玩去。」老丁老章都催。

腳雖疼痛，老金不好意思再推却啦。

在街上，車夫跟在後面。金卓掉頭對車夫說：

「你先回客棧去，明天給你錢，反正你今晚走不了。」
「怎末？車夫還沒有給錢？」朱吝很驚奇的問，隨即

擺起臉孔對車夫，『媽的！跟什末去！』

車夫給嚇跑了。朱吝接着問他們：

『怎末？你們一個錢也沒有了？車錢要多少？』

『三塊錢。剛才姜志遠拿了三塊錢，吃三碗麵，去了六角，只剩兩塊多，還要旅館錢。』

『這怎末了得！怎末辦呢？你們簡直太冒險了，怎末不多帶點錢？』

章曲廣向金卓和丁波純伸一伸舌頭，意思是說：『先發制人，我們不好意思開口借錢啦。』

在朱吝家的客堂裏坐下，朱吝繼續吃飯。

『諸君！再吃一點兒吧，有雞，有肉，豐富得很。』

『不吃啦，剛才吃過一大碗的麵。』

『你早些來，我們也就不上館子去吃麵，上你老兄這兒來吃雞吃肉啦。』章曲廣把舌頭一伸，老愛說俏皮話。

『老金你那邊的事完全結束了嗎？』

『唔。這次的影響真大！』

『到此地來總有辦法的，安心住下，不忙。你們來了』

我真高興，明天就搬到我此地來住，旅館可住不起呀。多少錢一天？

『一個人一天四角錢。』

『三個人一天要一塊二，那還住得起？趕快明天搬過來！』

『好的。』

『把車錢付了再說。你那邊還有兩塊四角錢，留一塊四角付旅館錢，還剩一塊錢，我再給你兩塊錢，湊成三塊錢給車夫，剛好。等等，我拿兩塊錢給你。』

從房間裏拿出兩張一元的中央銀行鈔票，遞給章曲廣。

章曲廣只好光着眼睛接過來。

他們走出門口，朱吝還說了一句，怪親蜜的：

『明天中午一定來吃飯，鄙人殺雞待客。』

回到旅館，丁波純說：

『真難爲情，給你兩塊錢，算得好好的。』

『早就諒到啦。姜志遠這種人才是朋友哩，當學生，一個月只有十幾塊錢津貼，還得除伙食費，他都馬上拿三塊錢給我們。論起友誼來，你朱吝不該拿出兩塊錢來。』

他過去編朝陽日報副刊的時候，還不是我們這班朋友帮忙的嗎？拚命寫稿，稿費可一個沒拿到，都給他老先生自己吃啦，可是我們有說半句話沒有？沒有！還是朋友，照樣的寫稿。他在N市的文壇上稍為有點兒名氣，還不是我們代他捧出來的嗎？他現在可想不到！」

章曲廣氣啦說一句話，口沫就飛出一粒。好像當面對朱吝教訓一頓似的。

「算了吧，還先睡我們的要緊，兩條腿真要命。」
躺在床上的金卓提議睡覺。

四

第二天上午十二點鐘，三個人到朱吝家去吃午飯。

「老朱，什末時候去見趙處長？」金卓問。

「不忙，我先去和他談一談，馬上去，他如果不見，碰了釘子反而不好。」說得像那兒見要人似的。

「不，有雨生的信，想不生問題吧？」

「雨生的信有什末用？他和趙處長有什末交情？」

「他在牯嶺和趙處長碰過面，趙處長當面答應他的。」

「唉！你們再不要相信雨生的話，雨生的話靠不住的。」

「不會吧，他的信裏也提到趙處長曾經面允。」

「信給我看。」

金卓從衣袋裏取信給他，他看了在鼻子裏冷笑一聲：

「哼！」接着，「那裏這末容易？工作比較容易，受訓非常困難。我上次介紹兩個人都不成，處長問他的字寫得怎樣。來當司書是可以的。雨生一封信就成功嗎？不行！」

「不管行不行，總得拿雨生的信去見。」章曲廣聽了朱吝那末一套，心裏慌啦——受訓不成那怎末辦？

「當然囉！丁波純也一樣。」

「趙處長和雨生兩個感情不見得怎末樣壞，很要好我知道的。」金卓安慰丁章。

朱吝的兩眼在近視眼鏡裏楞了幾下：「下午我先去和處長談一談，說雨生介紹幾個人到此地來，問他有沒有答應過雨生，他說有，那我就說你們來了，要他約時的。」

間談話。他如果說沒有，那我就說你們過去工作怎末努力，成績怎末怎末，看他怎末表示。

『你就說我們來了好哩。』丁波純。

『不好。說你們來了，他如果不見，碰了釘子，第二次就只好說話。要看他怎末表示，我們說什末話。你說對不對，老金！』

老金沒答，大家沈默，朱吝打破沈默：

『還是我剛才說的辦法好，沒有錯，有後步可留。』

從軍裝的上口袋取下自來水筆，掏出一張名片，『我把剛才所說的談話程序記下來，等下就依照這個去和處長談話。』

寫好遞名片給他們三個人看，『你們看對不對？』

他們接過名片來，沒表示對不對。

兩點鐘才吃飯，四碟小菜，一小碗青菜湯，並沒有雞。

吃完飯，朱吝上辦公廳，他們三個回旅館。

吃晚飯的時候。

『怎末樣？』

『沒有碰到，處長下午沒有來。』

『怎末辦？三個人互相瞧一下。』

『不忙！旅館裏住下來再說，總有辦法的。吃飯到我們此地來吃。』

『住旅館花不來？』

『不要緊，事情成功，旅館錢總有法子想的。安心些，好吃過飯再說。』

大家坐下來吃飯。

『今天晚上吃荳漿稀飯，你們沒有吃過吧？』朱吝

夫人一面盛飯一面說，朱吝就接上去：

『他們那裏有吃過？這只有我們四川有，非常好吃，我們平常不大吃，今晚上是特別燒荳漿稀飯請客的。』

『謝謝！』章曲廣伸一伸舌頭。

吃完荳漿稀飯回到旅館，章曲廣馬上喊茶房。

『去買三個饅頭來。』轉向老金和老丁，『你兩個

吃不吃？』

老丁『我吃兩個。』

老金『我不要。』

『買五個。幾個銅子吃了再說，三碗稀飯湯怎末喝

得飽？撒了一次尿就完啦，我老章是有名的飯桶！」

「曲廣這傢伙全不怕難爲情，儘把乾飯盛了去，待我去添第二碗，已經全是湯啦。」

金卓說完，丁波純接上去：

「的確難爲情，朱吝和他夫人的眼睛都給曲廣盛得光起來。」

「那有什麼客氣？」從茶房手裏接過饅頭來就咬。

「明天還不能會到。」金卓脫衣服上床。

「朱吝這位先生故意和我們搗蛋，把我們壓下去。他頂忌老金去，怕老金爬他上面去，肚量頂狹小。」三個饅頭早就吃完，又從老丁那兒分了半個去。

「不該先找他，應該先會到趙處長，再去找他，他就沒有法子爲難我們了。」老丁吃東西像沒牙齒的老頭子，一下一下慢慢的嚼。」

「明天還是可以自己去見趙處長！」章曲廣彎着頭。

「那怎末好意思？朱吝既然答應引我們去，我們又自己去，那太對朋友不起，我們寧可人家對我們不起，不

願得罪人家。」

「別說了吧，不先去找他，又去找誰？兩塊錢那兒來？車錢怎末付掉？」金卓躺在牀上讀海涅的詩。

「明天瞧他怎末說吧！」

五

「啊……怎末現在才來？該死！該死！十二點鐘了，稀飯都冷了，快吃，快吃！」去掉桌上的報紙，報紙下是兩碟吃剩的小菜，一碗殘羹，桌上杯盤狼籍。

「對不起，對不起！」

「和處長談過了，我問他雨生介紹幾個人來，說他答應過的，確實不確實。他說提是提到過的，不過沒有肯定的答應。我看情形不大對，就說你們已經來了，現在住在旅館裏。」

「他怎末說呢？」

「他停了一停才說：那叫他們來談談話再說。」

「約定時間沒有？」

「沒有。人很多，我談了幾句就出來。明天去給你們約時間。不忙，他答應談話，事情就好辦了，包在我的身上，

一手辦成。」

一人喝了兩碗稀飯湯就走啦。

「唷！怎末就走吃中飯呀！」

「剛才不是吃中飯嗎？十二點鐘啦。」章曲廣伸一伸舌頭。

「那裏？中飯要等兩點多鐘才吃。」

「那是吃點心。」丁波純。

「不要吃啦，剛才吃的就算中飯吧。」金卓

一跨出門，章曲廣就生氣。

「媽的，滑頭什末？誰像有兩三點鐘才吃中飯的人？」

家十二點鐘來，總是來吃中飯的，那有吃早飯的道理？誰願老遠的跑來吃一頓早飯？」

「簡直是侮辱！菜壞不要緊，吃稀飯也不要緊，再壞都可以吃，可不能叫人家來吃殘羹剩飯！」丁波純也生氣。

「別說了吧。人家留你在家裏吃飯，總是人情。只要他自己心裏過得去，我們有什末不吃？」金卓只好這樣說。

「索性不留我們吃，我們也會設法去包飯。偏又假

裝客氣，弄得我們現在又不好意思不來吃，不來，他就會說我們的壞話。朱吝這個人就是這樣的，別人說不知道他，我知道他頂清楚。在N市整天混在一起我們代他寫稿，捧他的場，對我們怪親密的，天天帶着老婆到我們家來吃呀喝呀，他來我們就買魚買肉，喝酒，鬧。要我們喊他的老婆喊妹妹。現在一句也太太，兩句也太太。故意裝腔作調！」

章曲廣喝了兩碗稀飯湯，早就嚷完啦，回到旅館馬

上要茶房去館子叫麪。

三碗肉絲麪，一人一碗。

晚飯還是吃稀飯。回來又吃三碗肉絲麪。

六

朱吝慌慌張張跑到旅館裏來。

「喂！諸君，事情不大好辦。今天我去約時間，處長問來了幾個，我說來了六七個，他就說選幾位精幹的來。我看雨生的信沒有用，你們還得上牯嶺去一輪，找王秘書寫封信來，包你成功。老金，你去吧，你去比較好，你過去的

地位比較高，和王秘書的關係也比較深。」

「誰去倒不生問題，和老丁一道去也行。不過，是否碰到王秘書是一個問題，碰到以後是否拿到信又是一個問題。」金卓表示不必去。

「一準拿到信，這他還會不肯寫信嗎？絕對不會。他和趙處長的感情很好的。去不去本和我沒有什麼關係，我爲你們設想，去一去事情就好辦得多。你說對不對？要去明天一早就得去，下午一兩點鐘到牯嶺事情接洽妥當，拿到信馬上回來。」

金卓徵求丁波純的意見，「怎末辦？」

「去一輪也好。」

丁表示同意，章曲廣就說：

「老金和老丁兩個一道去吧。」

「一道去也可以。」朱吝立刻插上去說，「你們要多開幾個名字給他寫，最好寫六個人，那末我帶你三位去，就好說選了你們三位精幹的來。如果只寫你們三個人，處長要說我說話不對，怎末會說來了六七個。以後我便不好說話了。你說對不對？」

丁波純點下腦袋，「唔，對的。雨生的信裏本有四個，謝秉鈞到了九江便不來了，還是可以把他的名字寫上去，再假造兩個名字就夠了。」

「何必假造？我寫兩個名字給你好囉。」朱吝提起筆來就寫兩個名字交給金卓，「明天就去，馬上回來，不要化什末錢，帶幾毛錢路上喝茶就夠了。幾毛錢總有吧？好！等明天的好消息！」

朱吝走啦，章曲廣又跳起來：

「要人家上牯嶺可不給錢！人家連飯都沒有吃，那兒來的錢？幾毛錢夠什末？不要吃飯，遲了不能回來，怎末辦？睡在馬路上不是人！」

「等志遠來再說，他說下午四五點鐘來的。」

姜志遠一來就從衣袋裏掏出三塊錢來，「你們沒有錢用了吧？我怕你們沒有錢用，向隊長借了三塊錢來。這個月的餉要下個月六號才發，發了餉就好啦，可以多拿幾塊給你們用。」

章曲廣接過錢來，「對不住，對不住！老姜一個月只發十幾塊錢的餉，還拿錢給我們用。」

「笑話！沒有什末，大家都是朋友。」

「朱吝才是朋友呢！」

章曲廣把朱吝對不起朋友的地方一五一十的告

訴姜志遠姜志遠聽了嘆口氣：

「想不到朱吝這樣不夠朋友！」

七

從牯嶺回來，金卓和丁波純的腿已經完啦，皮鞋也走穿了底。一回到旅館就往床上躺，動也不能動，像死人。

「怎末樣？碰到王秘書沒有？」章曲廣問。

金卓連話都懶得說，丁波純舒了一口氣答道：

「白跑一躺，王秘書下山到別處去了。」停一下，「

你今天上朱吝那裏去吃飯沒有？」

「我告訴你呀，今天朱吝弄得很不好意思。我在他

那裏吃過中飯回來，三點鐘老姜來，說許久沒碰到朱吝

和我一道到朱吝那兒玩去。料不到我們去，他兩夫婦剛

剛在吃雞，臉紅了起來，怪難爲情的，馬上叫我們吃，我不

好意思推却，慢慢數數的吃了兩塊骨頭，喝了幾口雞湯。

「你就不該三點鐘去，他們三點鐘才真正吃中飯，

十二點鐘是敷衍我們的。」金卓的手拚命撫着兩腿。

「老姜說要去玩玩，我只好陪他去。」

休息一夜，第二天腿比較好些，三個人同上朱吝家

裏去。朱吝聽說沒有碰到王秘書，表示很失望似的，但回

頭就說：

「碰不到也就算了，有我還不是一樣？」

「還是拿雨生的信去，那封信還是有用的。」金卓

始終主張要帶雨生的信去見趙處長。

「唉！你不要再相信雨生吧，我活朱吝還不如死雨

生嗎？」

章曲廣看朱吝老是吹牛，不大高興聽，馬上轉話鋒：

「老金和老丁又『深刻表情』。」

「不要開心吧！人家走得辛辛苦苦，你却在此地說

風涼話。章曲廣不是人！」轉向金丁「辛苦，辛苦，晚上鄙

人爲諸君設宴洗塵。」

丁波純說：「謝謝！」

「那還用得說，也總該請咱們吃一頓囉。」章曲廣

伸一伸舌頭。

「呸！那一個請你吃！」在鼻子裏說話。

「那也就算了！」冷笑。

洗塵的晚上。

四碟小菜：一碟香干，一碟鹹菜，一碟豈芽，一碟肉絲炒辣椒。一碗開水煮青菜。稀飯當酒，可沒有豈漿。

入席以後，朱吝首先就伸手把一碟肉絲炒辣椒搬到自己前面去：「這盆菜是鄙人吃的，請諸君不要下筷子。」

金卓和丁波純倒覺得難為情，朱吝夫人也有點不好意思，章曲廣怪會說俏皮話：

「當然，讓你老兄一個人吃，為你老兄洗塵呀！」

章曲廣這句話弄得金卓和丁波純更不好意思，朱吝却沒覺到什麼，儘管挾着肉絲炒辣椒往嘴裏送。

他們三個回到旅館，再吃了三碗肉絲湯麪。

八

到S縣後的第七天下午四點鐘，朱吝約好他們三個人去見趙處長。他們在寫履歷片，朱吝很焦急似的。

個旅館茶房送來一封信，朱吝看了信以後，拍着桌子說：「到現在才來，快叫他到此地來，曲廣你跟茶房去帶他來。」

章曲廣帶來一個矮胖子，呆頭呆腦似的。

「你怎末到現在才來的？」

「你的電報來，我不在三哥那裏，待三哥把電報轉給我，我才動身來呀。」

「快寫履歷，快寫履歷？我看雨生的信還是帶去吧，把謝秉鈞的「謝」字改為「郭」字，郭胖子，你就充他的名字吧！」

寫好履歷表，朱吝帶着他們去見趙處長。在路上朱吝對他們說：「處長問你們什麼，你們不妨盡情的談。對于過去的工作情形，老金可以多說些，同時我可以從旁替你們吹噓一番。」

在趙處長的辦公室門外等着，朱吝先進去，過了十五分鐘出來：「處長馬上就要去降旗訓話，只有十分鐘時間的談話，我看十分鐘談不了什麼，就約他明天下午六點鐘談話。明天好得多，有充分的時間談話，你們也好

準備準備。

「對啦對啦！」郭胖子剛到，心還未定，巴不得明天再見。

金卓丁、波純和章曲廣三個有點兒失望。

第二天會見了趙處長。趙處長依照履歷略為談一談後，就問「你們來了多久？」

「七天啦！」

「啊！七天了？」很驚奇，意思似乎是說：爲什末不早些來見？「兩個星期以前，我在牯嶺遇到雨生同志，他提到你們幾位到此地來，我當面答應了，不然沒有這末容易，因爲這裏開學很久了，不便臨時入校。好吧，你們回去各人寫篇自傳來看看，我還有許多事沒有處理，改日再作長談吧。」

談話不到十分鐘的時間，朱吝在旁立正，沒有替他們吹噓半句。

自傳寫好交去，也已經一個星期了，一點消息也沒有，去問朱吝，朱吝就不耐煩的說：

「唉！你們不要催我吧，我比你們還要着急。事情交

給我辦，責任在我身上，我等不得你們進去，我的責任好了。我每天都代你們去催。處長叫我不催，他還有更重

要的事情沒有處理，一等處置完就看你們的自傳，催緊了倒不好。他這樣說，怎末好意思再去催？」

「這末久登下去，真糟糕！有工作就有工作，沒有工作也該早讓人家走路，好再向別方面去進行。老這末登下去，旁的機會又錯過啦。」金卓頂焦急，他還有老婆兒子要他養活。

「真的，成功就成功，不成功就走路，免得天天上你這兒來吃飯，煩麻你。」章曲廣向金卓和丁波純丟眼色。
「那倒沒有什末，飯吃得多少，我們吃什末，你們也吃什末，大家朋友在一塊，多有趣呀！不忙，安心住下，三頓來吃飯，吃過飯玩去，就不焦急了。」

「住倒什末時候呢？人家還有家眷要供養呢？」金卓總掛戀到妻子。

「快了，快了，再住五天吧，五天內一準可解決，我担保！」

「就再等幾天吧！」

三個人沒精打采的。

九

三個人住得真沒趣，S縣又沒地方玩，幸得來了郭胖子，傻頭傻腦，怪有趣味的，天天到旅館來玩，四個人就天天混在一起，談呀笑呀，什末都來。章曲廣和他頂玩得來，老拿他開玩笑。

『你們吃稀飯吃得慣嗎？』郭胖子突然問起這話來。

『慢慢敷敷，隨便。』

『我們吃不慣，我們四川三頓都是乾飯，朱吝怎末一天只吃中飯一頓乾飯的這真奇怪！』

『我們在此地半個多月，一共只吃了六頓乾飯。』章曲廣記得清清楚楚。

『我們提議不吃稀飯，吃乾飯。狗食的，我不吃稀飯。』郭胖子尖起嘴來。

金卓他們發笑，笑後章曲廣問：

『郭胖子！你和朱吝同鄉嗎？』

『不親戚！』

『什末親戚？』

『我是他的姊夫。』

『你是他的姊夫呀？他怎末對你這樣不客氣，老喊你郭胖子？』

『喔！這狗食的頂壞，還叫我吃稀飯！』嘴又尖起來，教他們又大笑一頓。

『郭胖子！你來得真巧，遲一天，也就生問題啦。』

『朱吝打電報叫我那天趕到的，趕不到，就叫我不要來，電報打到他三哥那裏，我到旁的地方去了，他三哥把電報轉給我，我接到電報馬上回到他三哥那裏，收拾行李趕到此地來，生怕趕不到。』說完取電報出來看。

章曲廣看了電報跳起來，郭胖子給嚇了一下。

『我到現在才明白朱吝玩的把戲！他把我們延遲到那天才去見趙處長，就是爲了等郭胖子來。要你兩個上牯嶺向王秘書要信，也就是要把郭胖子的名字寫上去，他開了兩個名字，有個名字不就是郭胖子的名字嗎？後來王秘書的信沒有拿到，也就只好用雨生的信，把「謝」字改爲「郭」字。』

「啊！對啦！趙處長當面對我說已經答應過雨生他，却說趙處長說沒有肯定的答應。見鬼！他根本沒有問趙處長完全欺騙我們！」丁波純也覺得啦。

「朱吝太不該，太對朋友不住！索性說明白了倒沒有什末，等幾天就等幾天。他偏對我們玩手段，簡直是要狗熊！」金卓的拳兒拍着桌子，氣極啦，想到飢餓的妻子，想到自己的兩條腿，更氣。

郭胖子光着兩眼，兩臉發紅：「啊……是這末一回事呀！真對你們不住。朱吝這狗畜的也太對不住朋友，連我都給他弄得不好意思。」

「好，別談了吧。暗啦，上他那兒吃稀飯去。」金卓肚子有點餓，提議去吃稀飯。

剛坐下吃飯，朱吝就：「諸位鄙人向你們宣佈一件新聞：昨天夜裏，郭胖子把頂名貴的四川名酒偷去吃了，我自己都捨不得吃。」

郭胖子的臉兒給說得紅起來：「誰偷你的酒吃？那瓶酒還不是我從四川帶出來送你的嗎？」

郭胖子沒吃稀飯，吃了幾口小菜就走啦。接着朱吝

又說：

「今天上午郭胖子跑回來說，你們吃不慣稀飯，主張吃乾飯，有沒有這回事？」

章曲廣笑一笑：「我們照例不表示意見。」

「你們不表示意見，那就是郭胖子個人的意思。你們如果說不吃稀飯，鄙人明天就叫娘姨燒乾飯。郭胖子不吃稀飯就讓他不吃稀飯去。真的，熱天吃稀飯好，我很喜歡吃稀飯，不知道諸位如何？」

第二天燒乾飯，郭胖子和章曲廣都吃四大碗。

第三天仍舊吃稀飯，郭胖子尖嘴巴，章曲廣伸舌頭。

十

每天喝了稀飯湯回來總得再吃三碗肉絲湯麪，館子裏欠的麪錢也不小啦。天天來要，老媽子洗衣服的錢也快到一兩塊啦。也天天來要，可都沒一個錢給。怎麼辦呢？姜志遠那兒！實在不好意思再問他借錢。朱吝不用說不會借他們的。可是除了他們兩個以外，可沒第二個朋友。沒有辦法，他們只得寫封信去向朱吝試試瞧，向他借八塊錢，連以前兩塊錢一共十塊錢，他們簽名蓋章担保。

以後絕對全數奉還，決不食言。

茶房把信送去了，回來可帶了原信封回來，信封背面寫着『代收到』三個字，是女人寫的。

「朱先生不在家嗎？」問茶房。

「是一位男人收信的，看過以後就叫女的寫幾個字給我帶回。」

「男人是什末樣子的？」

「高個子，戴眼睛從房間裏面出來的。」

「媽的！這傢伙在家！」章曲廣這一下可氣啦，「故意拒絕我們！」

「真是痞子！沒有錢就說沒有錢好囉，有什末關係？何必在家騙人說不在家？小人！」丁波純蹙眉心。

「這狗畜的真壞！」郭胖子尖嘴巴。

「再不要談朱吝吧，以後也不必去吃飯。」

金卓只這末一說，章曲廣立刻就：

「馬上包飯去，晚上就不必去吃。」

郭胖子也：「我也不去吃，和你們一起包飯，睡也睡在你們此地，不上他家去住了。」

四個人一道上旅館對門的天津館子去和老板商量先包飯吃下去，以後再付錢，老板很好，沒說什末也就答應了。當時就點了幾樣菜，還打了四兩酒，送到旅館裏去吃。

朱吝看他們沒去吃晚飯，馬上跑了來。館子裏剛剛送菜來。

「怎末不來吃飯？」

「我們包了飯啦，可以不要預先給錢。天天上你那兒吃飯，太煩麻你。」章曲廣斟酒。

「喝酒，喝酒！」丁波純請朱吝喝酒。

「你們吃吧，我吃過了。」很不好意思似的。

「我們吃飯，今晚上好好的吃一頓！」郭胖子抓起筷子來就吃。

「我剛才回來看到你們的信，馬上到處裏找會計，沒有找到，臨時向同事借了幾塊錢，帶來了，暫時用一下再說。旅館裏要錢是吧？叫茶房去喊老板來，我向他說，我負責好了。」

「不必喊他，剛才和他說妥啦，以後一起算。」金卓

一面喝酒一面說，「喝點酒吧，老朱」

「我不喝酒。」搖搖腦袋。

沈默。

「這幾天內事情總可解決吧。」

朱吝總于說了這句話走啦，並沒留下帶來的幾塊錢。章曲廣送他到梯頭。

第二天郭胖子到他家裏去，他的老婆大罵郭胖子：

「你們好！人家給飯你們吃，你們還要發脾氣。喊他們三個來，我要罵他們一頓！朱吝回來氣死了，說你郭胖子頂壞，理也不理他，管自己吃飯；章曲廣態度不好，金卓沈默，丁波純比較客氣。你們不該這樣。」

郭胖子回來把這話告訴他們三個，章曲廣聽了挺着胸脯彎着腦袋：

「沒有什末，大不了絕交，他先對我們不起，我們總沒有對他不起，昨天晚上還是請他喝酒，對他客客氣氣。說我態度不好就不好，怕什末？」

「他說我頂壞，狗彘的，我不管自己吃飯幹什末？難道請他吃不成？」郭胖子邊說邊笑，「昨天晚上寫意，寫

意我復仇了！」

搖頭擺腦，怪有趣的。

十一

五天過去了，還沒有消息，他們又去問朱吝朱吝說：「自傳已經交給秘書處摘要的看，兩三天內就可解決，很快了。」

「還要兩三天？我們自己去會趙處長吧。」

「沒有用，總得等你們的自傳看完才好解決。」

「不管有用沒有用，去催一催總好些。」

「何必再催？已經交下給秘書處看了嗎？你們去，他也許不會，何必去碰釘子？」

朱吝極力慫恿他們不要去，他們只好回旅館，金卓可還是主張自己去：

「我們自己去吧，還等到什末時候？朱吝故意和我們搗蛋，把我們壓到這個時候。他既然對不起我們，我們又何苦要顧全他的面子？耍狗熊耍了快一個月啦，還等什末？」

「朱吝老喜歡吹牛，自己可沒有一點力量，在趙處

長面前一句話也不敢說，還說替我們吹噓一番。」章曲廣。

「他弄錯了，好像我們來求他一樣的。」丁波純。

「笑話！還沒有到時候，我老金去求他，我老金討米啦！」

「我們快去會趙處長吧！」郭胖子急得很。

四個人去會趙處長，趙處長並沒有不會。

「對不起得很，叫你們等久了。我的事情很忙，你們沒有來催，我就忘記了。」

出差

郭漢烈

「縣裏」忽然得到一個「告密」，離城二十里地

王家村的王大有家裏抽鴉片煙並藏有煙土。陸知事看完了報告，案子一拍：「這還了得！該死！該死！還禁不絕！」

轉過面來：「去叫萬老總……即刻就來！」站在茶壺棹邊搓紙枚的王得標一聲「是」的去找老總了。

約摸一杯茶久，萬老總借着王得標來了。老總胸挺

說了以後馬上分配金卓的工作，丁波純、章曲廣和郭胖子到醫務所檢查體格以後也就編隊入校了。

他們事情解決了就上朱吝家去，章曲廣首先就說：「老朱事情已經解決，謝謝你的幫忙！天天來吃飯，多麻煩你，真對不起你！」又伸舌頭。

「我早就叫你們不要着急，事情馬上可以解決的。現在好了，我的責任可以完了，總算對得住朋友！」

「謝謝！」

挺八字腳兒立着「正」老爺……

知事把寫好的「拘票」交把老總：「你派得力的弟兄四個……我看兩個也夠了……去就出發！不得誤事！」老總鄭鄭重重的唱了一個「諾」，出去了。王得標還站在棹邊搓紙枚。

老總回到棚裏，自己房子裏，在壁上掛的出差輪流

牌上望了一望，心裏一面想：這次輪到李厚福，陸毛子，唐得勝，劉才興，王福生五人。李厚福膽子小，去不得，唐得勝好喝酒，也去不得，劉才興跟我有仇隙，不讓他去，王福生人還老靠，並且會拳……老爺剛才叮囑過：「要揀得力的，」就派他吧。呵，還少一個……陸毛子是只愛財好敲竹槓的家伙，而且喜歡裝腔作勢，這只東西很討厭……他是老爺的鄉宗……也好，派他去，他如果鬧起事來，他和老爺直接去講話，得不到我萬老總身上來。好吧，就這樣停擋罷。

這時候，正是六點鐘，棚裏正在吃夜酒。萬老總想定了主意，離了房，到飯堂裏去找陸毛子，王福生。

陸毛子，王福生，得了上頭的緊急命令，酒飯也來不及吃完——照他們兩人每頓的酒量飯量，吃飯吃得快的王福生也還差一杯酒，半碗飯；陸毛子吃得慢，連酒帶飯還差一半呢——各自起身到房裏準備「出差」去了。

陸毛子兀自在房裏趕忙的收拾行裝——換「號衣」，「打裸腿，穿草靴，打小包袱……還有繫「肚帶」預

備此行招財進寶，滿載而歸——心裏暗喜：我差不多個多月沒有進油水，可憐我老毛人都坐乾了……怪不得前天在小菊花屋裏，她媽的，說我近來人瘦了，她近來對我也冷淡起來，似乎沒有我前幾個月案子多時那般親熱……唔，小婊子！不要瞧不起我老毛！看老爺撈一注，給你個婊子見識，見識！（陸毛子原來喜歡想到這裏，不知不覺氣起來了。）……呵！老毛不對！不對！何必罵她。她也可憐……好娘子，我的話等於放屁……明天老毛有的是錢了！包管我們兩個人又要快活幾時了……萬老總對我總算不壞，老劉作算和他有仇隙，不派，爲什麼老李，老唐攔着不派……老總眼睛亮，真會看人，真賞識我老毛！王福生同我去，妙妙！有起事來，他會使拳，老子放心了！

陸毛子想了半響，幾乎形都忘了，聽見王福生的脚步聲，他才曹然「呵」的一聲，「緊急公事！緊急公事！老王都來了！他媽的，倒把我想忘了！還不就動身！」

王福生一面走，一面喊：

「毛兒！準備好了沒有？時光不早了！就動身了！」

陸毛子一面應着，一面趕快把袍褂，雨傘背上，提只燈籠，走出房來把門帶上。

「傳票，老總交把你沒有？」毛子這時才想起。

「在我身上；你的出差牌，和手摺我同你領了在這裏，拿得去。」王福生回答。

毛子接過出差牌，手摺放在衣袋裏，趕忙上路。

這日正是九月十五，明月當空。兩人出得衙門，轉灣抹角的走了幾段熱鬧街市，出了北門，逕向王家村前進。

兩人在月色下走了半響，毛子看見路上漸漸偏僻，行人稀少，才敢同老王打話。

「大哥，我們走了這麼半天……現在路上人也少了，可以詳細細細商議……你的意思怎麼樣？還是小注？還是大注？小注到了王家臨時再看不遲，大注大家就得先打算打算……我個多月實在坐乾了，總得進大桶油水潤潤才好。」

「毛兒，你又在做夢了！你記得那次和常狗妹在牛頭敦捉烟土挨打的事麼？你還是這般的大注，小注吃虧就在眼前……我不同你去了！」

「大哥，一句話何必就這麼生氣！好吧，這次隨你們把，就是了……反正可以多少撈上幾個……」

王福生心裏正在默事，沒有睬他。

「哈哈！就到了璧玉坡，真快……王家村還有五里。王家村這個去處，我還是頭一次不曉得地面肥不……今天夜酒少吃了兩碗，倒有點餓起來了。他媽的！鳥公事真害人！」陸毛子遠遠望見璧玉坡燈火，聽過老王說這村子裏的玉如春酒店酒出名，想在這裏喝酒歇歇。

「什麼！就到了王家村嗎！趕快……」正在想事的老王聽錯了毛子的話。

「大哥，璧玉坡到了！我肚皮餓了，就在這裏歇歇，喝碗酒吧……」毛子徵求王福生的意見。

「你又來了！我們老爺常常訓誡我們：公人路上不飲酒，所以防誤事也！這個不行！」王福生不答應。

毛子心裏埋怨老王，但是，奈不得他的何。

毛子眼巴巴的同着王福生穿過了璧玉坡熱鬧街市。這時候快八點鐘了。

★ ★ ★

二十分鐘後，兩位差老爺駕到王家村。

張福生把「拘票」拿出來，把烟犯的姓名住址在燈籠光下再看了一遍，張回袋裏，一面鄭鄭重重叮囑毛子慎重將事。

王福生到過王家村，辦過幾次案，對這個地方情形還熟悉，大街小巷，只要地址開得清楚，不必問人，他都能不費勁，找得到。王大有家裏在村眉梢，賜福巷進巷左邊第五家，和去年十一月間王福生和馬得升一班人所經手辦的熊大根賭窟案子的去處珍珠巷隔兩條巷。王福生差不多隔了一年，記不大清楚，帶着毛子到珍珠巷附近幾條小巷子約略找了一下，來到賜福巷。

「賜福巷到了！左邊那幢大屋就是！」王福生輕輕的招呼毛子。

毛子搶前一步重重的敲着「五號」的門，敲了幾聲。王福生把「拘票」拿在手裏，預備計劃捉人，毛子也把手楷拿出來。

躺在客廳裏坑床上和揚州小老婆小翠花一左一右躺着正在過癮的王大有聽見大門敲得很響，想是民

信局又送專信來了。——一則響聲和信脚王根茂的敲法聽起來一樣，王大有聽慣了；二則劉盛堂替他運動的釐卡差事，如果成功，這兩天內有專信報告。

接着，毛子又重重的敲了幾下門，門的響聲震得王大有的心弦說不出的歡喜，把正在吸着的半口烟放下，嘴裏喊：「根兒！快去開門！看看是信脚不！」

正在廚房裏收拾家伙的根兒，聽見老爺叫，趕快跑出來開門。

王大有把剛才剩下的半口烟攔在嘴裏，屏息靜氣，同着小老婆等候動靜。

「根兒把門打開一看，立着兩個差人！知道事體不妙，捨命的跑回客廳裏：老爺不好了！外面兩個差人……一定是來捉烟的……老爺！我到後門溜出去。報信張麻子！敲鑼！來捉！」

王福生陸毛子趕緊跟了進來，直向客廳裏衝，看不見小家伙，祇看見一個四十多歲的男子和一個年輕婦人，在那裏七手八腳的趕忙坑床櫃裏藏烟具，還不知道差老爺已經跑進來了。

毛子大聲喝道：

「公事來了……捉煙……把傢伙藏到那裏去！趕快拿出來到衙裏去……省得老爺動手……」

王大有和他小老婆，猛不提防，嚇了一跳，想不到差人就進來了；趕忙掉過頭來，看見客廳門檻邊立着兩個漢子，一個板着面孔，手裏拿着公事，一個矮一點的，掛着一副惡臉，手裏拿着手梏，嘴裏不住的吆喝。王大有看見勢頭不好，趕忙走上前，滿臉堆着笑容向兩位差老爺連連作揖求情，一面盼候張麻子趕快帶人來。小翠花究竟是經不得風霜的小婊子，膽子小，嚇得溜到房裏哭起來了！

「兩位老總，裏面請坐……幫忙！幫忙！這些……小意事來日再圖報効……請收下吧……」王大有隨即在身上掏出一捲鈔票數出四十塊，帶着恭恭敬敬的語調，向陸毛子王福生手裏塞，懇求兩位差老爺留情，不要把他帶縣丟面子。

毛子把錢接到手，偷偷的望着王福生，看看他的意思如何。

王福生辦事認真，那裏肯要這種冤枉錢；立即把鈔票擰在地下，「還弄這一套兒……王大有……毛兒……快給這個東西上梏！」

毛子誤會王福生的意思，還當他款錢少，也學着樣把鈔票望地下一摔，心裏奇怪，素不愛錢的王大哥這次居然款錢少，把鈔票擰起來了！心裏兀自暗喜：只要王大哥肯「弄臉色」，還怕三百兩百撈不成！毛子隨即拿起手梏搶前一步，老爺還有閒工夫來和你論斤較兩不成……曉事的快……

王福生看見毛子還有這麼多囉嗦，心裏不高興：「毛兒！快上梏！還跟他說什麼！」

王大有看見緊要關頭來了，心裏着急，張麻子還不派人來救，聽得差人喊要上梏，這時才真真嚇起來了。

「兩位老總！千萬留情……救救我！手裏實在窮……兩位老總路上奔波辛苦……還剩下幾十塊奉送兩位多渴杯酒。」王大有有一面求情，一面把身上剩下的六十塊鈔票一齊掏出來連同那在地上撿起來的四十塊……兩位老總開恩……開恩！」的望向毛子手裏塞。

毛子把鈔票握在手裏，心裏打着算盤：這一百，平分，只得五十，不夠老爺開消，須得再撈五十，湊成一百，回去也好臉面見那小姨子，毛子心裏一面打算，一面望着王福生，把不得王大哥也歉少，好再進樁。

王福生看見毛子手裏鈔票，緊握不捨，知道故態復萌了，氣不過，也不睬他：「你不動手……我來！」即時把毛子手裏的手樁奪過來，一手把王大有揪住，上手樁。

王大有那敢抵抗，只得由王福生擺佈，心裏祇望張麻子快來救。

「該死的東西！還不曉事，惹得王大哥動氣起來了！……趕快再孝敬一百……這對你才特別通融！若是別人起碼半千……該死的東西！虧你長得這大！」毛子還不明白老王的本心，還以為王大哥一不做二不休，緊迫一步，想得王大哥的歡心，惡狠狠的望着王大有罵。

「胡說……死要財的東西……趕快到裏面搜查，須留心搜一點……那個女人，也抓得來……我在這裏看住人……連人帶物一同上路，還等什麼！」王福生帶着怒容，釘着毛子。

毛子這時候才大夢初醒，我還當作你這麼一來，那麼一下，在烟鬼前面「弄臉色」，多撈幾個大家分，唔！你倒正派……罵我死要錢……看你一輩子會不吃冤枉嗎……毛子一肚子的氣，但又不敢發出來，怕老王發火，使起拳頭故，不好惹，只好忍住氣到裏面去搜查，捉女人。

★ ★ ★

外面忽然鑼聲大作，敲了半響，響聲離得不遠。

「不好了……中賊計了……毛兒！趕緊抓姨子出來……趕快逃……」王福生看驚——老王曉得此地的風俗，敲鑼是有人來救——還顧什麼，即刻在身上掏出一條白布子，望王大有嘴上一綁，扯着衣領兒便跑。出得大門，剛剛橫衝直撞的溜了兩條巷，迎面來了一大夥人，拿着燈籠，火把，肩上抗着扁担鋤頭，直取賜福巷來。王福生見勢頭不佳，扯着王大有望暗裏躲避，夥裏面長脚宋二眼快：「巷裏面剛才只有兩個人影，一會兒不見了！奇怪……出鬼……我宋長脚素來膽子大……不怕讓我去看看！」夥裏聽到宋二看見巷裏出鬼，藉着人衆，大家

：把脚步加快，去捉鬼。

火把通明如白晝，王福生還以為他們經過巷裏，不會疑神疑鬼的東顧西望；巴望得不出事。

「呀！那里是出鬼……那……那不是王老爺嗎……」

：那個狗漢子不是王福生嗎……去年珍珠巷熊老爺案子不是他弄的鬼嗎？熊老爺為這事，氣得吐血半年多，還沒有好……你這只狗賊，今天來送死……我替熊老爺報仇雪恨也值得我長脚宋二英名不朽！」宋二一面大聲嚷着，一面走近前。

王福生知道識破了，看見面前人數衆多——總有七八十個——手裏都有家伙，而自己却是赤手，半件家伙都沒有！又要應敵，又要防煙犯劫走，心裏不免有些着慌起來。

「曉事的！快把我們老爺送還！大家無事……不然，……送掉了狗命，休得怪人……」張麻子這時才出來說話。

王福生眼見武力解決，不能避免，自己勢孤力薄，顧命要緊，也顧不得帶烟犯同逃了，看見宋二拉着扁擔走

近前，想動手；不作聲不作氣，使個勢，搶前兩步，一手把宋二的扁擔奪過來，望着宋二腦袋就一下，可憐宋二登時打昏跌在地下了。張麻子見戰端已開，立即發令圍擊。王福生這時那管什麼包圍不包圍，使着他的路數，「拉着扁擔左右招架，東挑西撥，早就打翻了十來個——張麻子也腰上受傷倒在地下——殺出重圍，急不擇路的捨命逃跑，心裏還緊緊念着：不見毛兒來，一還定在屋裏沒有逃出來，必吃這班鳥賊打死，真不得了！怎麼辦！衆人看見張麻子宋長脚都受傷倒在地，此外泥土上又東一個西一個也倒了十來個，早已心驚膽寒，那裏敢去追。大家裝腔做勢，遠遠大聲叫罵：「鳥差人！不要逃！敢回來才算好漢！」

王大有死豬樣兒躺在巷口土坡脚下；小張飛馬順與領着幾個人跑過去，把王大有扶起來，嘴上掩口布扯下一聲：「王老爺……可憐……怎樣弄成這個樣子！」王大有口裏悶得半死，眼巴巴望着衆人半响說不出話。馬順與把他手上手楷弄了半天弄不下來，只得由他鎖在手上，隨即喊了一個力大的夥計把王老爺背回家。這

時張麻子也痛醒爬起來了其餘的被打跌翻在地的也都受傷不重一個一個爬起來了只有宋二還臥在地上不動張順興把他扶起來火把下照見頭上一個大包昏迷着未醒命周福昌背着跟着王老爺一同到賜福巷王家。

「王老爺呢……救住了麼……那只鳥賊呢捉到……在那裏……打傷了我們這多麼人……非把他解到李家大茅坑不可……現在那裏……」張麻子神志才清楚一點問衆人。

「王老爺救到了被這賊嚇得不會言語雙手還上了手梏拼命弄都弄不下已由一個夥計背着回家……先走了一步宋二也打傷了頭上起了個大包昏着未醒……前面背的就是先送到王老爺家再作計較……那王福生那賊把他吃跑了……不曉得他會打拳……真利害！我們一夥人打得落花流水……那個敢去追他……幸好王老爺丟下未捉走總算萬幸……」張順興在人叢裏回答。

張麻子也自己吃了虧不好意思責罵衆人不去追

捉王福生。

張麻子發命令站在這裏不是事我們暫到王老爺家裏再作計較。張麻子領頭帶着衆人一逕望賜福巷來。

★ ★ ★

話分兩頭且說毛子來到裏面搜查烟土先到炕床櫃裏把烟具拿出來再在客廳裏四面仔細張望了一下也看不出什麼可疑的東西聽見內房裏女人泣咳聲知是那小婊子嚇得躲在房裏心裏想今天肚帶裏只進了一百……老王雖然是口硬等下回去還不是要平分……就得少五十……跑了這遠的路還要吃鳥大哥的臭罵……不趁這個機會多撈幾個怎樣出得這口鳥氣……小婊子膽子小……等我陸老爺進去恐嚇他一下看她會孝敬……多少……這筆錢當然不把老王知道弄得分起來心痛……

毛子轉了兩個小灣來到內房（這時也聽得幾聲鑼響他初次到王家村情形不熟悉未去管他福生喊他同逃他也沒有聽見）房門打開着看見小翠花雙目閉着躺在睡椅上似乎是嚇昏哭累了（小翠花也嚇得昏

頭昏腦，沒有聽見敲鑼。聽見房門邊脚步響，睜開眼睛來看，一個漢子正要走進房。小翠花嚇得爬起來，一聲「媽呀……」不顧命的望床底下躲。毛子看見這個情形，不禁好笑起來。好個小婊子！倒會裝模樣！接着，（站在房門口用着溫溫和和的言語，向她扯謊事情已講好了！）「王大太！你們老爺沒事了……蒙他老爺大恩德，重賞我們……感恩！感恩……王老爺在客廳裏……」差小的」到上房來請太太到客廳裏去有事……」

小翠花躲在床底下，心慌意亂的聽了半響，信以為真，立即爬出來，滿身都是灰塵，自己用手隨便拍了幾下，那裏拍得落，也不睬毛子，提起步兒望房門口走。毛子站在房門當中不動，登時板起一副惡臉，喝道：「走那裏去……你們老爺已經解到衙裏去了……你也要解去……我姓陸的，素來「好漢不欺弱婦人」……有事大家可以通融……王太太也是個明白人……」

小翠花聽了毛子前硬後軟的話，心里平靜起來，猜着差老爺們的心事，事情總有辦法想。

她立時轉過身來，走到衣廚小抽屜裏取出一捲鈔

票，數了一數，再來到門邊，一面把鈔票望毛子手裏塞，一面對毛子求情：

「公事老爺……這一點點，請不要歉少……老爺路上喝喝酒……我們老爺既已帶到衙里去了，此刻也是來不及了……多煩公事老爺回去照顧照顧我們老爺……」

毛子把鈔票握在手裏，隨眼暗自閃了一閃，成疊十元一張的約摸有八九張，心裏暗喜，肚帶裏百塊……在婦人面前數錢，要吃他笑語我小氣，不英雄……剛才這一捲，也總在一百……那一百和王大哥平分各人五十……這一百瞞住老王乾脆肚帶裏今天進了一百五十塊……夠數夠數了！——想到這裏，點了微微兩下頭，表示滿意。

「王太太……你真是明白人……王老爺的事！我在這裏！王太太請放心好了……王太太對王老爺有什麼話，我可代達……我要趕早回城交案……攔擾攔擾……」毛子喜歡之餘，對小翠花大灌米湯。

「公事老爺……沒有什麼話叮囑我們老爺請告

訴我明天會來看他……牢裏……一切煩請公事老爺特別照顧……」小翠花看見事情已經弄妥，懇切的託付毛子。

毛子只是「唯唯，王太太放心」的應着。

毛子頃刻之間撈到一大注錢，喜氣洋洋，烟土也懶得去搜查了；別了小翠花，回到客廳，不見王福生和王大有，不免有點奇怪；你這老賊，倒背着老子暗里弄鬼……不等我就先走了……你倒好，想爭首功……混蛋！混蛋……呵！時是也不早了，我也要趕緊回城了……

★ ★ ★

毛子挾着煙具剛剛走出賜福巷口，恰巧碰着王大有，宋二一前一後，正背得來。火把光下認得是前面背的一個是王大有，後面背的不知是誰，心裏奇怪起來，怎麼一回事……王福生呢……想走近前一詢究竟。背王老爺的夥計俯着頭一心的向前走，沒有留着側邊有人；周福昌心有些野，走路時總是好東張西望，差人打扮的毛子，早就映到他的眼簾里。

「這只鳥差人，身上帶着鴉片烟家伙……從賜福

巷出來……恐怕和那只剛才逃跑的鳥差人是一起的……讓我嚷起來嚇他一下……背後人多不怕……他媽的……就是娘爺再同他多生兩只腳……看他能逃到那里去！」周福昌一面走一面想，要發作。

毛子那里曉得人家在暗算他，正待走近前向前面走的一個夥計打招呼，猛不提防：

「……又來了一只婊子養的鳥差人呀……剛才從王老爺屋里走出來……快來捉……快來捉……莫把他逃掉了……一周福昌最後反轉頭來向後面大聲嚷起了！」

「毛子嚇了一跳，把烟具一擡，提起腳兒便逃。人地生疏，認不清路徑，剛剛溜到一條巷子裏，望見前面一條高牆，却是條死巷！心裏愈加着慌，回轉身來再跑，剛剛溜出巷口，想向左邊一條巷子逃，後來的一夥人聽見前面喊聲，連走帶跑趕上來了，把去路攔住，衆人大聲喝道：「鳥賊……逃到那里去……趕快跪下受縛……」

毛子眼見逃不掉了，站在巷裏不動，心裏藏着一個悶葫蘆：如何忽然聚了這麼多的人？如何王大有却背着

回來如何王福生不知去向！如何這夥人要來捉我？——難道那只小翠花婊子等我走了後，就去報了信麼？我離開王家也不過一些功夫，她那里走得這麼快！那里一刻功夫就能聚上這麼一夥人，不見得小婊子去報信……一定是王大哥已經發生了什那岔子，「虎落平原被犬欺」看看這班家伙究竟怎樣？

張麻子領着衆人走近來，想起剛才吃了王福生的大虧，不覺怒火上衝，大聲喝罵：「我就眼看不得這班狗賊……也不要打他！也不要吊他！還是照今年四月間處置蔡癩痢頭的辦法，把這只狗賊推到李家大茅坑裏去！讓他去受活罪……夥計……就動手……」還等什麼……

毛子聽着這人話兒不對勁，慌起來了：待要辯白，站在前頭的馬順興早就一脚槍過去，扭住毛子，袋裏取出王大有嘴上解下來的掩口布，不由分說把毛子的嘴一縛！接着上來兩個伴夥左右夾着毛子，不許彈動。毛子看見人多，手裏扁担鋤頭，那裏敢抵抗，祇是眼瞪瞪的，很着張麻子，似乎怨恨張麻子也不追究來由，便這麼惡很

很的對付他。

「黃大武！你趕緊帶三四十個人到王老爺屋裏去……看看那裏還有這班狗賊……聽好！捉到不要打……辦法就照剛才這個樣……解到李家茅坑裏來……趕快就去……」張麻子吩咐黃大武。

黃大武立即帶了一隊人浩浩蕩蕩望賜福巷去了。張麻子忽然想起那只根兒小鬼頭跑來報信，慌頭慌腦只說王老爺家里有差人來捉烟土，必不說明有多少人……我還以為只是王福生那只賊一個人……呀！險些吃這只狗賊逃掉了……撈他一個，也可消我這口鳥氣！也好替王老爺報仇……

不一會兒，張麻子領着衆人動身解毛子到李家村菜戶李有福的菜園里來。

定天清早，李有福起床到園里挑糞淋菜，挑着糞桶，來到茅坑邊，猛然看見坑裏站着一個人，僅打出一個頭在糞面上，死半活濡濡的動着。

李有福並不驚，似乎臉上帶了些微笑容：「呀！張

麻子！本事強！這是第二次……但不知這次輪着那位好漢！李有福接着：「過一晚再來挑糞，料子更來得肥！」話說完，挑着空糞桶離了茅坑。

過了點把鐘後，毛子在最後的掙扎中把一生結束

秋在梅衣村

顧一如

一

一忽兒刮風，一忽兒下雨，這天氣可真有些討厭，老是不死不活的！

梅衣村在烟霧瀰漫中，顯出一派肅穆幽清的景象。秋收的農事似乎結束了。小麻雀在吱吱喳喳，一羣一羣地，飛到晒場上，又飛到山林中，好像在埋怨着找不到可吃的東西。

村前大門口躺着一對連眼睛和嘴鼻也模模了的石獅，和着幾副剝蝕而破爛的棋杆的石碁，遠近的人都

了！

呼呼的北風，瑟瑟的樹枝，似乎那里在替毛子懺悔。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日脫稿於真茹。

知道，這是明朝的遺跡，梅衣村的祖宗在那個朝代是做過尙書，拜過相的。

學校的大門緊閉着，靜悄悄地睡在村邊的河畔。校產是幾畝「本坂田」，今年却和沒有一樣，全給晒光了。校長銘臣先生有一天召集了許多人，在學校裏宣佈他的意見：

「……諸位是知道的，去年因為穀賤，學校的支付就不能相抵，今年再碰到這種年歲，實在無法維持下去了。我的意見，是把他暫停一年，到明年再打算。嚇！事情真想不到會這般的！各位都曉得，這是我一手創辦的東西，

算來也有廿一年的歷史了，全縣小學比較起來，也要算五名之內的。不過……今年，今年沒有辦法了！」

都給怔住了。沒有回聲。有幾個人的腦子中却發出一個一個的「？」。就難道學校一點存款都沒有嗎？你爲什麼不把賬目報告出來做校長的墊一下也是應該的吧？可是，到底不敢說出來。

一會兒，長脚毛頭開口了：

「銘臣哥的話說得不錯。學校只有不開了。就是開也不見得有人讀。好像我的孩子，下半年就要他去學手藝了。噯！天荒水旱，誰還要讀書！」

就這樣通過了銘臣先生的提議，一點爭論也沒有。祠堂裏，許多小孩在呵哈呵哈，丟小石子，捉迷藏，拿着炭東抹西塗，牆壁上出產了很多作品：牛，羊，狗，貓，小娃娃，以及一隻烏鴉啣着一塊肉之類。

一一

阿清嫂哭哭啼啼的從家裏跑出來。她今天又被阿清打了幾拳。

走到銘臣先生的大門口她一脚跨進去，哭得更響了。

銘臣先生一手捧着水烟壺，一手拿着紙捲，在迴廊下踱來踱去。

「又來了！爲啥這麼冤柱！」

他嚴厲地詰問。

「銘臣伯伯，我來告訴你的。一個男人養不起他的老婆，幹麼還要討老婆！今天沒有夜飯米，我唸了幾句，阿清拔出拳頭就打。昨天也是這麼的，打慣了，叫我怎麼做人法？伯伯是村長，應該講句公道話啊！」

她嗚咽着。銘臣先生在她身上打量了一會：

「沒有打傷吧？不打傷就好。兩夫妻，吵吵鬧鬧幹什麼！米糧沒有應該要阿清去變，看他健來，跟我一同去，我會說的。」

說完後，他上前就走，阿清嫂在後面跟着。

「阿清，你爲啥打她？」

阿清正在穿草鞋，忽然聽見銘臣的口音，他連頭也不抬起來，心裏想——「你這吸血的東西，我辛辛苦苦的

種了不到一担穀，你偏要完全收去，不然的話，到現在怎會沒有飯食！想到這裏，心中不禁冒出火來。

「咳！聽到嗎，阿清？」

銘臣先生重聲的追問。但是阿清仍然不理。突然，阿清忽的站了起來，搶前幾步，一把揪住他的老婆：

「你去告訴！你去告訴！」

拳頭像急電似的落在她背上，她大聲的叫起來。弄得銘臣先生手足無措，他把水烟壺從左手換到右手。

「造反了，造反了！阿清，你打得誰看！」

「打得你看！你這個禽獸！」

「噢！你敢罵我，你敢罵我！」

銘臣先生趕到阿清面前。

「打你又有什麼道理！」

拍的一聲，銘臣先生的左頰上印了五個指痕，他急往後退。阿清緊迫上去，阿清嫂在忙着叫救命。

左右隣人都跑了出來。有的拉住阿清，有的推着銘臣先生。銘臣先生這時才舉起了水烟壺，想丟阿清。不料

一烟壺的水反而全都倒在自己的臉上，眼睛辣得幾乎

張不開，身體被衆人擁着，推着，不由自主地往自己家裏移動。他不時回過頭來，嚷着：

「好好！你打……你打……打得好……哼！馬上要

你好看！怕你健！」

他和一簇人都給他的大門吞沒了。

阿清餘憤未息，呼吸異常迫切地，鼻孔在呼呼作響：

「他媽的！老子拼出一條命，打死他這老傢伙！」

天井中擠滿了人。這樁從未有過的事，誰都覺得驚奇。阿清居然打起銘臣先生來了！可不是想到縣裏去坐牢？但是，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一種莫名的鬆快，好像這傢伙是應該打的，可惜不會打死。

三天之內，警察來了幾次，阿清差點兒給他們拿去，可是終於逃跑了，不知去向。

阿清嫂這時才懊悔起來——早知道會這樣，自己倒該不去告訴的，唉！闖了這麼大的禍！她焦灼着，她急急的跑到銘臣那兒，向他求饒。

一連去了幾次，都給銘臣先生罵回來。

她沒法了。她想：自家總須靠阿清吃的，萬一他一輩

子不回來，那將怎麼辦！但即使回來了，他就肯這麼輕易的饒恕她嗎？——這也不好，那也不對，她於是就哇哇的哭了出來，直到聲嘶力竭，這纔自動的停止了她的哭聲。在一個深長的思維中，她決定了最後的辦法。

三

黃昏過後，十分涼爽，天高高地，佈滿了星斗，像無數隻眼睛似的，在烟燦燦，可不曾看見月亮。薄暗罩住了大地，山河，樹木，屋宇，全給變色了。

村前的棋杆石上圍坐了許多人，在議論紛紛：

「我不贊成你的主張，」長脚毛頭把嘴巴一啞，吹着了右手的紙捲，但還沒有提到烟斗邊，又給微風吹息了。「山狗！你的女兒這麼大了，十七歲？還是十八歲？唔！大約總是這個樣子，是嗎？嚇！上海地方聽說來得壞，你不怕她跟人逃走嗎？即使不跟人逃走，也恐怕會給人騙去做婊子啊！」

他十分正經地說，但山狗沒有給他嚇倒：

「她自己要去的。她說已約了好幾個姊妹，蓮蓮也

要去，說是阿娥姊在上海，會替她們尋工做的。我想想這種年口的確沒有法子養活她，也就答應了。跟人倒可隨他娘，不要去做婊子就好了。但是有阿娥在上海，我可不怕。」

「那末試試看！你不要聽也吧。」

長脚毛頭冷冷地說一句，顧自抽烟了。山狗嘴裏雖然那麼樣，心頭却始終猶豫着。於是他轉過身來問德均：

「德均弟，你看怎麼樣？」

「沒有問題的，怕什麼！」

「沒有什麼啊！德均弟！我不懂。——嚇！你們讀書人的話實在難聽！」

「就是說不要緊的，可以叫她去哪！」

德均校正自己的話。這位小學教師今年也閑起來了。前大門本來就是梅衣村的唯一白話場，像一個公共的會議所在一樣，除開冰天雪地的嚴冬和例外雨天以外，每晚都有許多閑散的人在這裏集中。講的是海關天空的故事，街頭巷尾的雜聞，青年男女的艷史，以及天荒地旱，亡國滅種之類，沒有一件不被談到的。馮德均自暑

假回來後，這裏幾乎每天晚上都有他的足跡。他覺得在一份四五大張的報紙裏，實在沒有這麼豐富的材料，他越來越覺有趣，不到大家散盡，他簡直不肯回家。

「上海確實可以賺錢，聽說那兒工廠很多，誰都好好去做工，工錢起碼也有十來塊錢一個月，比起鄉下做短工，真是好多了。所以我也打算去。山狗，一同去好嗎？你可以管束你們的采琴。」

大金伯伯笑咪咪地，在山狗背上拍了幾下。

「靠不住啊！你門不知道嗎？文志的哥哥已經有信來過了，說上海沒有工作，叫文志不要去。」

聲音從石獅傍傳來，大家聽得出這是阿堂麻子。

「德均弟！」山狗又回過頭來，「我看過是你來做我們的頭目，我們全村逃荒去，讓銘臣他們一家留在村裏，橫豎今年大家不好過活哪！是的，逃荒也要有頭目，去年不是有很多難民經過這裏嗎，說是湖北來的，他們也有頭目，頭目說怎樣便怎樣。」

德均無意識地點頭，含着笑臉。

「大家不必擔心啊！讓我報告一個好消息給你們

聽，」長脚毛頭又來了。「唔！這件事德均弟一定知道，說是報上登出來的。可是我把地方忘記了。總之是在本縣相近。那裏出了一個真命天子，千真萬確的。這個真命天子生了還不久，面孔像玉石那樣白，一落地就會說話；還有兩個將軍也一同生下來，一個紅臉，一個黑臉，這兩個可不得了，他們是來保駕的，所以一落地就會縱會跳。現在這一個皇帝和兩個將軍都給他們母親帶着逃走了，爲的恐怕官府知道要去捉……」

「那末，真命天子出來了怎麼樣呢？」

山狗盤問着。

「你這個人真是笨豬！叫你狗都是冤枉的。天子天子，就是天的兒子，天的兒子來了，天下就會太平，旱也不旱，亂也不亂，『風調雨順，國泰民安。』這個你都不知道！嚇！」

「你不要開口就嘲笑人家，你的話我可不相信。就算真的也不見得有好處。我們眼前都過不去，還活得到真命天子出世？」

他顯然生氣了。

「眼前眼前吃點苦有什麼相干？出真命天子的地方本來要有三年大旱十年小旱的，可是登基大寶之後就好了，那時說不定你也可以做官了。」

山狗被他說得無話可答，也就默然了。德均在暗暗地笑。其餘的人也沒有再問，大家張着半信半疑的怪眼，在靜寂的黑暗中望來望去。半晌，阿堂麻子才像從夢裏跳起來一樣：

「好吧，大家睡覺去啊！等真命天子來再說吧！」

四

山狗從一條長街堂裏一步一步地拐出來，他抱頭望望天空。

白雲像奔馬一般，很快地在天空中飛跑，石嘴山藏在迷霧裏，看不見了。風刮得很緊，松林在呼呼地叫，細雨伴着風一陣陣地撲在山狗的面，他趕快收回脚步，回到自己家裏。

——今天可上不來山了，又得在家中白白坐一天。這可恨的天公！采琴不知究竟怎麼樣了，明天或者有信心。

來天保佑，不要被人騙去就好，嘿！婊子這東西，多麼敗門風！大金伯伯的話倒不錯，我也應該一同去的。

想着，他忽地記起自己的黃狗，今天沒有看見牠，不知到那裏去了。

他找遍全村，沒有找到，別的狗兒也不見。

於是他戴起箬帽，想到村後去看看，剛走到後山腳的時候，那黃狗忽從山灣裏跑出來了，牠搖着尾巴在山狗身旁咿咿嗚嗚地叫着，突然又翻身跑進山灣裏去了。

山狗覺得奇怪，他連忙跟進去。不多久，他遠遠地看見山灣裏的塘邊有許多狗圍着，兩隻老鷹在塘上盤旋，一般不知其味的氣息突然攢進他的鼻孔裏。於是他更覺奇怪了。他鼓起脚步，很快的向着塘的一邊奔來。

臭味愈迫愈近，也就愈猛烈了。迫得他幾次的轉身想逃。可是終於到了塘坎上。

那浮在塘中的東西來他嚇了一跳，他一眼就看得清清楚楚，不敢再看第二眼了。他回過身來，就一直跑回村裏。十幾隻狗在他後面追着。

「犯人命了！……犯人命了！……」

山狗直聲的叫。全村的人都跑了攏來，不知是什麼一回事。

「後……後大塘……後大塘有個人……不是，有個死屍啊！那麼樣大的！」他用兩隻手做着手勢。「浮在塘中央，趕快去撈，去撈。——大家去！」

「是誰呀？你有看清楚嗎？」

「是誰？——大家去認好了。我那裏還敢仔細看！哦！肚皮向天，那麼樣大的！叫你不嚇死……！」

於是全村的人都向後大塘擁來了。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每個人的心中都充滿着極度的恐怖，疑懼，和不安的情緒。

死屍終於撇了起來，胖得什麼似的。頭髮散亂着，滿面塗着紫黑色的血，嘴鼻給血蓋住了；一對眼珠子不見去向，祇留着酒杯那麼大的兩個圓孔兒；肚子像一面大鼓，被衣袴緊緊的包着，下肚洞穿的地方有一條很長的東西掛着，像一根帶子似的拖在外面。

「是阿清嫂啊！你們看，他老是穿着這麼一條黑褲的。」

「阿清還不在家裏！真作孽！」

「……」

人們一個一個的揪着鼻子逃走了。這裏祇留着幾個阿清他們的「親房」，却無可奈何地看着她。

長脚毛頭似乎特別慌張，他鼻孔裏塞着兩個紙捲，很快地從灣裏跑出來，直到銘臣先生家裏。

「銘臣哥！阿清的老婆尋死了，在後大塘，你知道嗎？」

「誰說的？死了沒有？」

「爛也爛了，」他拔去鼻孔裏的紙捲，用力在地上摔。『噢！臭得實在難當！』

「真的……那又要去請官廳『相屍』了。做村長的真不是人，一點事就要東跑西跑，好比替人家做狗。」

「相屍？我看還是不相好……」

「你曉得什麼！」他攔住長脚毛頭的話，「村長不負責嗎？」

「不錯，不錯的。但是，銘臣哥，有一件事我要告訴你，本來昨天晚上就想來說的，因為恐怕你睡覺了。我昨天到馬家鎮去賣木頭，在仙人嶺那個地方碰見阿清，『毛

頭哥，毛頭哥，你到那裏去？」他這麼問我，走到我身邊，「賣木頭去。」我回答他。「還是跟我去吃白米飯好啊！」他在我的背上這麼靠幾下。我問他什麼地方，他說：「馬鞍山，我帶你同去，我也在那邊，你看，我現在有這個東西了！」他從腰邊摸給我，看，銘臣哥！他當是什麼，哦！是一隻盒子砲啊！我馬上明白，馬鞍山是有土匪的，他一定在當土匪了。於是我對他說：「我年紀大了，爬不來山了。」他也不硬拉，祇是對我說：「那末，請你替我帶個信給銘臣，叫她肚子吃得飽一點，先買一些鐵皮把身體包好，我不久就要來看他！懂不懂？」我連忙說：「好好好！」他於是顧自己去了。銘臣哥！總之你要小心。倘使請官府來相屍，遠近的人都會知道，給阿清曉得了，那還了得嗎？你想想，是不是？」

長脚毛頭裝腔作勢的說着。銘臣先生呆住了。過了一會，他才說：

「我自然有辦法。這敗門風的東西，連一個老婆都養不過，害她去尋死。自己還要當土匪。哼！看他不犯天打！」

毛頭，你叫他的親房把死屍葬掉就好……」

「好的。但是銘臣哥！你一定要小心，要防備……」

走到門口的時候，長脚毛頭還是這麼牢斷着。銘臣先生帶着勉强的微笑，點着頭。

第二天晚上，銘臣先生差人來叫長脚毛頭去了。長脚毛頭得意揚揚的跑來：

「銘臣哥！叫我做什麼？昨天的事已經弄好了。是的，你只消用得着我，我沒有一塊地方不替你盡忠保國的。」

「不做什麼。明天保衛團要來了，紮在我們祠堂裏，來保護我們全村的。但我們也要給養他們。我現在已經派好，每份人家每天拿出五百文錢就夠。毛頭，你也要天天拿出五百文錢。知道嗎？」

長脚毛頭兩粒眼珠子突了出來，張着嘴巴望着銘臣先生，呆得像條電綫木頭一樣。

一九三四，十月十五日。

『明天！』

竟青

碼頭上許久沒有聽到「杭育！杭育！」之聲了。常常裝載笨重的貨物從海外來的船隻老早已躲得無影無蹤。如今那些從商船上冒出來的希望之煙只成了挑夫們底回憶裏的好資料。他們不懂得經濟侵略，他們只知道那些煙是他們底麪包和衣衫。

遠遠地有幾處冒着熊熊的火灰，在那些火灰之下時時爆發着很大的響聲，無疑地那就是在鏖戰着的日本兵艦。幾處高大的建築好像凍得或嚇得木住了一樣，很少看見窗子裏底燈光。碼頭上連一個人影子也沒有。幾處路燈在積着雪的皚白的路上吐着木色的光芒。從那些草棚子頂上發出來的瑟瑟縮縮之聲很像是在哀怨着什麼的太息。北風對於那些住在草棚子裏底生物的確是一種嚴重的威脅呀！

街該裏轉出了一個青年人底影子，他很尷尬地朝那個立在路燈邊的一所草棚前進。他那上衣底上面疊

滿了襤褸的縐紋，單薄的褲子緊緊地吊在赤足上。他雖年紀不到三十歲，但臉上已不能看見青年人所特有底煥發的神采了。

當他走到那個草棚子前時，在太矮的簷下他彎曲着腰身踱了進去。棚子裏連最劣等的油燈也沒有，所以能辨認得棚裏面底種切的，完全要靠那些從門口溜進去的路燈光。近門邊的一張鋪滿了稻草的用木板架成的牀上坐着一個年青的女人。她底服飾雖異常寒儉，但依然是年青的美麗的。她一面用手拍着躺在牀上的小孩，一面哼着那不必花錢去買的民間流行的催眠歌。

『平！回來哪！』女人瞧着踱進棚來的青年，很鬆快地說着。一雙天真的眼兒盯着他。

『唔……』青年似乎很喪胆的一樣低垂了雙眼。他很慚愧自己不是像別人低丈夫一樣從堂皇的辦公室裏回來，而是從那些游移在電車站或公共汽車站上

的乞丐之羣裏溜回來的。似乎有點什麼古怪的東西在他底意識裏起作用了，過去他曾經登過的辦公室裏底種種景象浮到他底想像裏來——溜光的皮鞋脚在他底腦上踐踏，從寫字台上噓出來的愜意的呵欠在他底耳邊吹。他癡然地望着目前因他而受着飢寒雙重壓迫的妻。

『今天又沒有希望麼？銅板總弄到了一些罷！你這樣滿身是雪，冷麼？』女人依然瞧着他，低低地說。

『和昨天一樣，只弄得五、六個銅板。從開北逃來的難民是不肯拿錢施給乞丐的，銅板這兩天也漲起價來！』青年拍着身上底雪花。

『啊！明天怎樣呀！』女人憂鬱地。

『連兒不饜餓麼？今天連買大餅的錢都沒有了！』

『幸虧在積慶里周太太家裏討了些灰麪，沖了點給他吃了，他纔不哭。你整天沒有吃東西麼？』

『沒有！只在羅松人開的館子旁邊飽餐了一頓菜香。唉！現在只要東洋拆老給我們一頓豐滿的晚餐，我情願將吳淞砲臺送給他們。』

女人站了起來，抓着呆立着的青年底手：

『平！你爲什麼變得這樣沒有壯氣了？從前你在學校裏是一個很熱烈的青年呀！爲什麼只因了沒有飯吃，就……』

『學校麼？根本是騙人的東西！我也懂得記賬，我也學習過外國文字，但現在什麼也不讓我們穿，什麼也不讓我們吃……』青年憤慨起來，聲浪漸漸地由低而高。『輕點！不要喚醒了興兒，我去將那點剩下來的灰麪弄給你吃。』

女人燃了一張滿塗油漬的報紙塞在一個已經剝蝕得不堪了的泥壚子裏。濃烟漸漸地散了滿房，躺在壚裏的冷炭底心也爲他們底飢餓而熱起來了。青年走到一個破舊的櫃子旁邊找碗和筷子。

『玲？還有一隻碗呢！』青年搜索了半天，只發現了一隻泥碗。一本皮面上鏽着生了銹的金字的厚書在紛亂的舊紙堆中似乎自薦樣地露了頭角。他將牠從紙堆中拾了起來，好像遇着了多年不見的友人一樣，實在不免有些今昔之感：『從前我也在你上面用過功夫呀！現

在你和我一樣的了，也只能睡在草棚子裏！」

「又在唸什麼呀！灰麪快熟了，拿碗來盛！」

青年遞過碗去。

「喂！玲還要找個碗來盛你底哪！」

「我不吃，你吃好了。」

「你不吃，我也不吃！」

「我特別留給你吃的，難道也不領情麼？」女人勉強地笑。

「你老是這樣的只刻苦自己，這更加使我難受。你現在受苦，完全是我連累你的呀！」青年底頭沉重地低垂着，將自己手中底那碗熱氣騰騰的麪醬遞到女人底身邊的矮棹上。

牀上底小孩翻了一個轉身，細小的鼾聲是怪好聽的。女人連忙走去用手輕輕地拍他。青年棒着放在壇子上面的泥砵子，很滿足地噉着裏面底麪醬。那滿滿地盛在碗裏的是擺在那兒讓女人吃的。

「玲呀！你把那碗吃了我就安心，不然我難過……」

「話到這兒就突然停止了，其餘的字句都沒有從青年

底口裏溜得出來。

女人很服貼地走到棹旁，拿着那碗麪醬吃。好像猛然記起了什麼樣地，滿面頓時浮起了笑容，這種笑是在灰的氛圍之中從來找不着的。

「哦！我倒忘記了！今天我在周太太家裏補衣衫的時候，周太太說龍太洋行要一個簿記員，她知道我們很清楚，周先生又是那行裏底買辦，她預備介紹你去！」

「我去！他們現在恐怕還沒有忘記我底名字罷！他們用刀在中國人底身上割肉，還不許叫痛。我能眼睜睜地望着他們宰割同胞，不發一聲麼？我們之所以到今日這種絕地，也是被他們陷害的。那時候我從巨謨洋行走了出來，是多麼的榮耀呀！雖然，現在被他們底陰謀害到這樣了，我能向他們投降麼？」

「平！你是對的！我們就是再沒有飯吃也不去作他們底走狗。明天我就去回絕她！」女人似乎已了解了一切似的不固執已見，她覺得非常慚愧，因為她發現了飢餓迷昏了她底頭。

門外有幾個成團的淡淡的影子掠過，一些好像從

含了沙粒的口裏吐出來一樣的「噤哩咕囉」的微語飄了進來。青年隨着聲音望過去，驚訝地站了起來。

「看雪裏面什麼東西，那放光的！」

女人隨着他底手指望過去，看見路旁狼籍的脚印邊有一點金屬的東西在閃光。青年走過去拾了起來，是一個裝得滿滿底皮質錢包。

錢包底口在兩隻沒有希望的手底下張開了，一卷中國鈔票，幾張日本鈔票，還有三兩個銀角子。許久沒有撫摩過成疊的鈔票的牠們頓時忙亂了起來，鈔票在牠們底亂動之下沙沙着響。

「明天底飯不愁沒有出處了。」青年微笑着。

「還可以替連兒買件絨繩衣哩！可憐這向凍壞了他！」

「玲！明天我登在家裏不出去幫你燒飯好麼？許久我們沒有在一塊兒吃過一頓好飯了！」

「好的！明天我當廚子，你就作跑雜的！」女人帶着幾分嬌憨地說。

幾年以前的如夢一般過去了的黃金色的憧憬又

在他們底眼前展開了。那時候他們倆都是一個商業專門學校底學生，他們就住在學校底旁邊。常常她充廚子，他作跑雜的合作起來燒飯吃。有時他或者不小心弄了一滴油漬在她底白圍裙上時，她還要提出「罷工」的抗議哩！

當青年發現了那幾張日本鈔票時，他不禁詫異起來。

「那裏來的日本鈔票，看看裏面還有什麼東西？」他伸着手指往錢包裏掏，結果掏出了一張木色紙條。上面潦草地現着幾行字：

「服部君：

我が軍ハ已ニ江灣鎮ヲ占領シタ。

支那軍ノ死傷者ハ多スデ下ル。

即刻司令部へ來ラタイ。

鈴木 二月十日午後五時」

他拿着紙條走到門口底亮處，女人急於要知道條上寫些什麼，也跟着去。

「這是日本文呀！」女人輕微發出了一聲呼喊：「

你是學過日文的嗎！這條上寫些什麼？

「這條子上說：日本兵已經占領江灣，我國軍民死很多，這個寫條子的鈴木叫什麼服部到司令部去談話。」

「剛剛過去的幾個一定是日本人，這錢包一定是他們的。」

「哈！這幾個不怕死的東洋拆老一定是派出來的暗探，居然敢在中國兵底防地裏鬼混！」青年底臉上紅一陣青一陣，他忘記了飢餓，也忘記了一切：「江灣又失守了，我們幹什麼的！」

他默默地走到桌邊將鈔票和角子依然放到錢包裏，然後匆匆地往碼頭邊去了。

渺小的世界 (完)

廖冰筠

五

不覺又來到嚴寒的冬日了。他們倆的愛情也在這寒風暴雪的冬日裏慢慢地進展着。

哥哥嫂嫂一不在面前，他們便偷偷地擠在一起，他

及至他空着雙手轉來時，女人很有把握地問他：

「投到河裏去了麼？」

「投到河裏去了！」

「我希望牠們流到中國兵底手裏，好讓他們多買些乾糧吃！」

「玲！我們雖窮！我們不要東洋拆老底錢！」

遠遠地傳來一聲鷄唱，削人的寒風裏面帶了些輕微的晨氣。

「明天來了！我們底飯啊！」女人笑了。

「啊！明天！」青年也笑了。

一九三四，十一月十九晚成於江灣。

們總愛拿讀書來互訴衷曲。

這天他們又在一塊談心，治朋看着素英笑着說：

「英，你這末想讀書，我來教你好嗎？」

「你教我嗎？假如讀不識呢？」

「那裏，只要你肯用功，那有讀不識？」

「好是很好，不過，恐怕……。」

素英歎了口氣，眼眶裏又滿滿地含了兩包淚水，治朋很知道她底苦衷，便安慰她道：

「不要傷心，你怕哥哥嫂嫂說話嗎？不要緊，他們不在家時，我就教你，你自己用點功就好了。」

「我在家鄉的時候，我隔壁的阿狗也教過我一些。」

治朋翻開書本，指着兩個字問她：

「這是什麼？」

「我們。」

「素英很忸怩地答。」

「這個呢？」

「田，姓田的田是不是這個？」

治朋笑了，因為她底無邪而笑了。

忽然呀地一聲門開了，素英怔了怔，臉紅紅地，忙拿起櫃上的鞋子，低着頭做哥哥披着滿身雪走進來，後面還跟着一個中年的高大漢子。他們一進門，便忙拍去身上的雪和除去外套。那漢子一進門看見素英，便好像餓

鷹發現了食物般，眼不轉睛地儘釘着。哥哥連忙站起來指着素英：

「這是舍妹素英，這是陳先生。」

陳先生是××商號的總經理，平時視錢如命，但對女人只要他歡喜的，就是花一千八百也不算得什麼一回事。他一看見素英，眼珠子就像快要跳到素英的身上了。壽昌給他介紹，他自然快樂得心裏癢癢地。忙站起來向素英行了個深深地鞠躬禮，嘴裏不住地「哦……。」

陳經理坐定以後，又一面吐着烟球，一面更出神地瞧着素英。好像要把她吞進肚裏去似地；瞧了五分鐘光景，才掉過頭來對壽昌說：

「老田，真想不到你有那末漂亮的妹子。幾時出來的？怎麼我幾次來都沒有看見她？幾歲了？在那間學校念書？」

素英心裏很不高興，暗暗地罵：

「真碰鬼，幾歲與你有什麼相干，殺千刀。」

「十七歲了，在杭州讀過幾年書，本來想給她多讀兩年，你看，家裏又有幾個小把戲要人關照，脫手不開。」

「哦，」女子無才便是德，女孩子本來不必讀得太
多，橫豎都是在家裏抱孩子。」

陳經理一面說，一面向素英哈哈大笑起來。素英氣
不過，站起來就往門外走，陳經理現出驚訝和不安的樣
子。

「田小姐，不要忙，我是你哥哥的老朋友，男女社交
公開大家坐着談談吧。」

素英頭也不回就走向她自己房裏去了。

治朋也看不慣陳經理的輕薄樣子和迂腐的言論，
以及壽昌的諂媚，早就溜開去了。

治朋隨即就感到又多了一個情敵的障礙。

陳經理此後，每天都到素英家裏，每次來，總是帶着
大包小包的糖菓餅干，布料等等送給素英的嫂嫂。

一天下午，他買了件上等葡萄縐料子送給素英，當
他氣咻咻地走到壽昌家裏時，他便把手裏的布料托田
太太轉送過去，同時，滿以為素英這次一定上鈎了。可是
素英接到那件衣料心裏却忐忑不安，她翻來覆去地看
看，又拿來放在身上對着鏡子比了比。喜歡，着實喜歡，很

想收起來。但一想到治朋却又躊躇了。她閉着眼睛默想
了一下，終於決意不要。她嫂嫂看見她不要，心裏暗自歡
喜，以為妹妹不要，陳經理一定會送給她自己。然而，她却
又裝出另一副面孔，走向客堂裏對陳經理說：

「陳經理真客氣，每次來都送東西給我們，你看，阿
英這孩子真不受抬舉，陳經理送的這末好的衣料竟說
不要，要我送還陳經理。」

陳經理滿懷的熱望，一聽到素英不要，全身都冷了
半截，但又不敢表現在顏色上，只好勉強裝着笑臉。

「田太太別客氣，這點小意思算得什麼？田小姐已
不要，那麼就請田太太收起來罷。」

田太太推却了一下，才收了起來。

陳經理快快地走出田宅，心裏想一定是吳治朋從
中作祟。回到家裏，恰巧看見同僚李玉泉在家裏等着他。
玉泉一見陳經理即忙着迎出來。

「老陳，近來又在那裏打野獵去了？我來了幾次都
沒碰着你？」

陳經理摸了下和尚頭，很正經地說：

「別忙，別忙，我們到酒樓上去談談吧？」

他不等玉泉答應，拉着他就跳上等在門口的汽車。汽車在花牌樓一家酒館前停下，酒館裏的伙計馬上就迎出來：

「老爺，樓上去？」

他們微點了下頭，很熟悉的樣子，就大踏步走上樓去，揀了間靠南的房子坐下。伙計忙送過熱手巾來，等他揩好手臉以後便問道：

「老爺，什麼茶來？」

「老龍井，鐵羅漢，兩瓶白蘭地，有什麼下酒的菜儘管拿來，別多問。」

陳經理生怕伙計再來「老爺，老爺」麻煩，便一口氣交帶完了。

「嗨，老陳，走了什麼鴻運，今天竟破天荒慷慨起來。」

「慷慨嗎？」哈哈，接着又搖了搖頭，半吞半吐地說：「老李，我有件要緊事，要請你幫幫忙，不知你答應不？」

「什麼要緊事，值得這樣大驚小怪？你說來我看看，

辦得到的那有不盡力的？」

「當然辦得到，才請你哪！」

「你先說來我看，只要能力所及，沒有不盡力的。」

「田壽昌有個妹子，你見過沒有？」

「哈哈，我以為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原來就是要我

拉皮條，算了罷！你摸摸你的鬍子看看。」

「怎麼？我竟老得連有錢都買不到女人了嗎？」

「不是這麼說，你看，你已有四位太太了，而且你第

四個太太只有十七歲，假如你玩厭了，將來又再……我

怎麼對得住老田呢？」

陳經理沈思了半晌，很堅決地說：

「只要有了她，我以後決不再娶了。」

「話是這麼說，你這傢伙，別說五個，就是五十個也

不會嫌多的。」

「真的，只要有她，就滿足了。」

玉泉哈哈大笑了一陣：

「你有什麼保證？」

「我跟她訂條約就是。」

「事情不是這末容易的，你想她會不會愛你呢？她們這般年輕姑娘總是喜歡學生子哪！她那邊有個副編輯小白臉你曉得嗎？看他們滿有意思呢！」

「他麼！哈哈，那個小子算得什麼，只要老田答應，怕她不肯？」

「恐怕難免意外吧，你看，現在許多痴男怨女，不是往往鬧一對子服毒自殺麼？」

陳經理這時才覺得有點爲難。

「那怎麼好呢？」

李玉泉思索了下來。

「辦法是有的，只要你肯用錢，就不成問題了。」

「什麼辦法？你快說呀，我恨不能馬上就得到她了呵！」

李玉泉故意作沈思狀，又等了下來。

「你先拿一千八百給老田，叫他打發那個副編輯先走開。」

「那就這麼辦好了，我就開一張一千元的支票給你，先拿去給老田。」

玉泉笑了下來。

「不過，成功了，你拿什麼謝我？你得先說。」

「就這個。」

陳經理高高地舉起酒杯，挺着臉說。

「不成，那有這末便宜的。至少也得……」

「也得什麼？你說！」

「好，我說了，你一定要允許我……」

「你說吧！」

「初……夜……」

陳經理氣得滿面像猪肝一樣，但一會却又裝笑着，哈哈！

六

這天，治朋在家裏正覺得無聊，坐在桌邊，兩手捧着頭，忽然聽得有人敲他的房門，他剛掉過頭問「那個」，素英的哥哥已經走進來了。

壽昌從沒到過他房裏，這一來確使治朋有點驚異，他忙站起來向壽昌點了下頭：

「請坐，田先生有什麼事嗎？」

壽昌向全房看了下，才坐下來，歎了一口氣。

「吳先生編副刊很好，敵報實在得先生增光不少，不過現在的時勢辦報真不容易，好也難，不好更難。而且近來報紙銷路又不大那個……恐怕有負先生的大材，希望吳先生還是別謀高昇好了。」

壽昌說着故意乾咳了一陣，治朋也苦笑了下。

「就是這事麼？」

壽昌點了點頭，站起來伸了個懶腰便走出去了。治朋也跟着站起來，目送着壽昌出門外後才坐下來。他早已料到有這麼一天，不過沒有想到這麼快，使他措手不及。

「算了吧！」

他想馬上就離開那個魔窟，就站起來檢行李。他檢箱子，檢出了一張素英的相片，他兩手捧着照片呆了一忽，忍不住熱淚潸潸地掉了下來。

他倒在床上蒙着被頭痛哭了一陣，但忽又覺得哭未免太沒有志氣了，他又握緊拳頭在自己額上敲了幾下，霍地推開被頭，跳下床來。

「哭什麼？不要臉的東西，枉你是個男子漢，竟沒有

勇氣去救愛人嗎？什麼法律，什麼道德，這都是有錢人的護身符，有錢就有法律，就有道德，嘿，她愛我，我愛她，這就是我們的道德，我們的法律。他憑什麼來奪我的愛人？法律吧？道德吧？他已有四個老婆，法律，道德何嘗會允許他娶這末多的老婆？」

治朋非常忿怒，揮着拳頭，又重重地在桌上擊了下。

「殺他狗入的忘八！」

正在這當兒，素英眼淚汪汪地走進來，看見地下的箱子，知道治朋檢行李就要離開南京了。她說不出半句話，只是伏在櫃子上哭。

「你……就這末忍心一個人走麼？我……你走了，

我……死去。」

治朋撫着素英的頭髮問：

「英，別哭，你真愛我嗎？你願意跟我受苦嗎？」

素英拉着袖子揩乾了眼淚答：

「只要你肯帶我離開這裏，就跟你住茅房也願意。」

「真的嗎？英？」

「真的。」

「假如你哥哥告我拐帶你，怎麼呢？」

「不會的，我說，我自己願意跟你就是了。」

「那麼讓我去上海，以後有辦法時再寫信叫你來好嗎？」

「不，不，你不知道他們就要賣我了嗎？況且我又不大認得字，假如信給他們收去了，恐怕再沒有希望了。」

治朋沈思了一忽：

「那麼你下星期五準定來上海，我在北站等你。」

「素英眼淚模糊的臉，這時才露出笑容來：

「好，你一定要等我啲！」

「一定等你。」

他們擁抱着狂吻了一陣。

七

指定的日子終於到來了！

那天早晨，素英很早就起來，把好點兒的衣服都穿在身上。到七點鐘左右，她和平常般，照例提着菜籃去買菜。她走出門，看看前後沒有人，便加緊脚步走出弄堂，經

過一個草坪，她又向四周望了望，仍然沒有半個人影，她把菜籃向草坪裏一丟，便如小偷般急急地走向馬路去。馬路旁邊正停着幾輛黃包車，車夫一看她，便爭着向她走來：

「小姐，阿要車子？」

素英一聲不響便跳上去了：

「下關，快點！」

素英頻頻回頭眺望，她唯恐後面有人追她，車子到了下關，她買了張三等票，便走上火車去了。她揀個角落坐下，等了十分鐘，火車才向着上海駛去。火車一開，她底心也開了。她鬆了口氣，快樂得想叫出來，不竟又笑了起來，但又恐怕給人家看見，忙用手帕遮住嘴，呆呆地想着。唉！逃出虎口了，這是第二次的逃亡了，第一次由惡劣的家庭裏，帶着無限的希望逃到南京，不料到南京後更遇着豺狼與虎豹，使我不能不冒着私奔的罪名而第二次出亡。」

吳治朋如約在北站接她。

接着，他們倆在辣斐德路租了間亭子間，度着非常

檢樸的生活。

然而數月沒有職業，治朋僅有的一點錢終于用得乾乾淨淨了。他雖然天天在外邊奔走，但仍無一絲的希望。最後他決意到杭州去找親戚，他把素英安置在女子公寓裏。

素英住的是公寓裏的二樓的普通房子。她和同房的才相熟悉的但不久又搬了出去的密司戴很要好。

照公寓的章程須先繳膳宿費才得住。素英進去時繳了半個月的費。過了半個月管理員拿着一張繳費單來問她要錢，可是治朋在杭州只由信封裏夾了五角大洋給她，於是她只好拿着單子去向治朋的堂兄借，結果借得了五塊錢，她就將五塊錢交給管理員。過了十天，管理員又來問她要錢了，她又紅着臉去向堂兄借，但這趟是一無所得回來了。無可奈何，只好羞怯怯地托同房的瑞琮小姐替她寫信給治朋。

信去後兩天治朋便回來了，他帶着一個失望的心回來了。

素英一聽到治朋來了，便如遇赦的囚徒般快快地

跑下去，她一看見治朋什麼都不說，就問他要錢，然而治明的袋裏只有三塊零錢，但又不敢把自己的苦衷告訴她，他只是搖頭歎氣，最後才安慰她可再出去設法。於是她又快樂樂地走上樓去換衣服。

將近吃晚飯的時候，她一手拿着一隻黃金瓜，一手拿着一個小紙包，跳躍着走進房裏。一進房門就把紙包打開，拿出一件汗背心，一雙短襪：

「你們看，我這件背心三毛錢，這雙襪子兩毛錢，又便宜又好。」

說着便把背心夾在脅下，拿了條手巾就去洗澡，洗好以後馬上就把新買來的襪子穿上。吃過飯又出去，直到第二天吃午飯時才回來。她天天都是這樣，白天回來吃飯，晚上則和治朋在小旅館過甜蜜的生活。過了一個星期，公寓裏的管理員又來催她繳錢，并暗中監視着她不許她再出去，而治朋也沒有錢再和她去開旅館了。她底幼稚的心靈實在焦急了，她一看見公寓主人和管理員，全身就好像有無數螞蟻一樣地難過。但是公寓裏的錢遲早都要繳，無法躲掉的。而且越住下去，錢越多。現在，

她只好決定第三次逃亡了。

十

素英逃在蜜司戴家裏，治朋也跟着住在那兒。

然而蜜司戴也窮得不能支持了，而且一個亭子間住三個人也實在有點爲難。但對他們又不敢下逐客令。蜜司戴的臉色一天天地不同，而言詞之間也儘在譏刺他們，他們又何嘗不知道呢？只是無容身之地，無可奈何地忍耐着登在她那兒。

最後戴實在不能耐了，不得已到公寓裏去告密，叫公寓主人來把素英帶回公寓裏去。

戴一走，治朋和素英都覺得戴的態度特別不好，又好像預感到有什麼禍害就要來臨似地，於是他們只好不等戴回來，就離開戴的房子。

戴由公寓裏回到家裏看見他們不辭而行，心裏暗自歡喜，以爲公寓主人來到看見他們走了便沒事了。那知公寓主人張太太不講情理，倒向她要錢了。

「走不走我不管，人總在你這裏藏了許久，現在只有問你。」

張太太說完了，隨即就叫管理員把繳費單交給戴，

戴睜大了驚訝的眼睛；

「那有這麼一回事，又不是我叫她來住的，我好心去告訴你，怎麼倒要我賠錢？而且她這半月沒有住在公寓裏也要算錢嗎？」

「這是公寓的章程，怎麼不要呢？」

素英的另一個相好的朋友唐瑞琮還住在公寓裏聽見戴來報告公寓主人關於素英的消息，也忙趕到戴那裏來一看究竟。她看見張太太和戴鬧得難分難解。

「張太太是教徒呢，耶穌基督是講仁慈博愛的。張太太就慈悲點罷！」蜜司戴說。

「我不管耶穌基督，我不管仁慈博愛，我只是要錢，」一個沒有一個硬要，她們看來就要扭成一團了。

最後還是瑞琮來調停，她勸蜜司戴立憑據，按期在月內墊清，但沒有住的半月費用不能算數。

蜜斯戴儘在蹙脚悔氣！

新年快降臨到大地上了。蜜斯戴回學校裏去讀了半年書，瑞琮後來也因病而在另外的地方度過了相當

久的時間。她們的腦海中早已不復有素英和治朋的影子了，更沒有碰着他們倆的機會了。

然而大地却是這麼的渺小，一天瑞琢因事到打浦橋去找一個朋友，巧遇着素英和治朋，他們都換上了工

旱 (完)

(三)

龍王拜過後，天仍是亢旱。災象的局面，一天天展開在農村，在市鎮，已經很明顯的暴露了災前的恐怖和銀根的緊張。鎮上，因為年成荒，受了農村破產的影響，使市面益加蕭條了。茶館，酒店，衣舖子，布店，南貨店，沒有一家不是閉着的；而平日被人遺忘的當舖，在這關口，却是畸形地興隆。每天，只有挾着包裹進去的人，而沒有人挾着包裹出來。

這幾天，鄉下的田稻，差不多已經定當乾死的乾死，乾死的也保不住了；因為人工和車水的不濟，都在

人的衣服，素英手裏還提着一隻飯籬。但他們一瞥見瑞琢的影子便忙着把頭低了下去，急急地走過去了。

——(完)——

陳福熙

那裏等死。所以近日，所有的農民已經感到了絕望，他們再沒有挽救的痴想。眼前，一步步緊逼着他們的，不是田荒，而在于怎樣過度目前的生活？目前的生活，在最近，真是個極嚴重的問題了。他們掙扎了兩個月，把一些值錢的東西送進典當去，到現在，還有什麼東西可以當呢？前幾天還忙于屏水，沒有一個村人到鎮上去，但這幾天中，鄉下人既然看到田稻死了，家裏存着的米糧也快斷了，於是大家不得不到鎮上來想法子。

「米價每石十六元！」

到鎮上，給他們最大打擊的，就是米價騰貴了。米價以豪紳地主互相勾結米商，一天天把它抬高，正如蝸牛

爬牆，慢慢的爬了上去。

這樣，被逼迫的農民都站到了死亡線上。

今天老六堂到鎮上去。他臨出門，肚子是空着的，太陽剛走上地平線。老六堂一家人，直到今天，已經斷了二天糧食；斷糧中，只拿一些玉蜀黍和老南瓜充饑，可是現在，連一隻玉蜀黍都沒有，還留贖的僅有二個小南瓜，要是把二個南瓜也吃了，還吃什麼東西呢？大人對於饑餓還可忍耐，但年輕的孩子怪餓不起，只要一餐不吃，就「餓呀餓呀」亂叫，那樣子叫人可憐。老六堂看到三個孫兒的嗷嗷待哺，看到他們為營養不足而瘦削的臉蛋，看到他們為饑餓而不安定的小靈魂，老六堂難過得吃不下東西。他寧肯自己餓，多留些食料餵給孫子。爲了斷糧，爲了孩子的可憐，老六堂已和妻商量到鎮上去貸糧。但到那兒貸糧呢？村裏沒有一戶人家，可以拿出四五升米來；然而到鎮上去，在老六堂又全無把握。

老六堂是早上出門的，六堂嫂原盼他午飯後回家，不料到天黑的時候，老六堂仍舊不回來。六堂嫂慌了，不知老六堂遭了什麼禍。她毫無心緒。孫兒餓得兇，纏在祖

母的脚步噪：

「娘娘！餓呀！餓呀！肚子餓呀……」

這麼叫，六堂嫂的心分外亂了。她簡直不願想，他的丈夫是被地主打折了腿子，或是被胡老爺抓進公安局去。她想着，不能解釋老六堂不回家的原因。她知道丈夫是個很厚道的，和藹的老年人，決不會和誰打架；那末是喝醉了酒，倒在破廟裏睡覺嗎？但這猜度，又立刻給她不相信，她曉得他的袋裏是空空的，那裏來的酒錢！而況他出門時，他明明看到孩子們叫餓，難道他忘了不成？「不會的，不會的。」她又替丈夫辯護似的搖起頭來。她真沒有好心緒，站到門外去，看見人就問：

「老阿哥，你在鎮上碰見我們六堂嗎？」

「倒沒有，他還沒有回家？」

「是呀，不知他……」

天漸漸黑下來。村道上，連一點白光都沒有了。兒子阿大和媳婦，都還在田頭車水；時候是晏了，照例已到了晚餐的辰光，可是六堂嫂並沒有燒南瓜，只是痴呆呆的站在門口。二個大孫子從早上僅僅吃過一些薄薄的南

瓜青菜湯，到此刻，就沒有東西下過肚子。小孩子餓得難過，嚷着要祖母燒南瓜，六堂嫂却騙他們道：

「祖父到鎮上去糶米，糶了來就燒飯吃。俺孩子乖，等祖父回來吧！」

孩子沒有話說了。一個七歲，一個五歲的孩子，怪可憐地走出門。這時，天空瀉着微微的星光。遠處有狗叫，叫得那麼怕人。村道是狹狹的，從老六堂的家跑到村頭去，須得經過一座小橋，一個疏疏的竹園，和幾個十分荒涼的古墓。現在這二個孩子，熬着餓，無知地跑往村頭去候祖父。他們越過小橋，竹園，古墓，將到村頭不遠，七歲的孩子忽然發現村道前面，有一個瘦長的黑影在那兒踉蹌地移動。

「看前面呀！看到了嗎？」

「是不是祖父呢？」

「怕是祖父吧。」

意外的興奮，忘記了肚餓；他們不期然的搶前奔去。果然，走近看時，正是自己年老的祖父。「祖父！祖父！」二個孫子叫着，但老六堂木然地，不但不驚異他們到這

兒來接他，且連一個應聲也沒有。孩子走在前面，老六堂跟着，三個長短不齊的黑影，便在不大明亮的村道上彳亍。

到家裏，六堂嫂馬上點亮燈。她看見丈夫滿面憂愁，也不見他掬着米袋，心裏早知道他到鎮上去又受了什麼冤屈。六堂嫂怕得不敢問。坐在一旁的老六堂，看到妻看到孩子，又想到一天的挨餓，和今天胡老爺的惡狼，滿肚子悲憤，真不曉得怎麼說起！他坐在一張點着菜油燈的板桌旁，那脾氣平素溫和的老六堂，兀的變得粗野起來，把煙管頭擊着破桌子：

「大家死了吧，乾乾淨淨！這年頭怎麼還活得下去！窮人不是人，那一天死都可以……！」

這話剛停下去不久，六堂嫂聽得喉嚨發癢，搶着問：

「胡老爺不肯出貸嗎？」

「誰說不肯，怕他缺少了三斗白米？」

「那麼你怎麼不貸？」

「貸嗎？哼！有這麼容易，要貸米，先要抵押品，店家保，還要寫借契，貸三斗的，到明年秋收，就得還九斗！而且米

要上等的香粳，粒粒要粗的……」

老六堂的話，說得她啞口無言。二個孫子，望着祖父陰沈沈的臉孔，嚇得不敢妄動；連肚子叫都不會覺得。夜是這麼靜穆而且可怕。老六堂的話好像沒有說完，在這樣呼吸也感到緊張的當兒，滿月的毛頭，躺在墨黑的屋角裏，宛似不耐煩似的，「呀呀」的哭了起來……

(四)

幾天工夫內，整個的農村已經動搖了。這幾天報紙上，天天登載着災農的慘聞：一個消息是一家八口，因為糧食告盡，借貸無門，才於×月×日閉門服毒，全家自殉；一個消息是某村農民，離開自己的村莊，餐風露宿的到處流浪，過着一種難民的乞食生活；又一個消息是某省某縣某村的農民，成羣結隊，以竹筒爲號，挨戶搶米；又一個消息是，把親生的女孩子，賣到妓院裏去做神女；又一個消息是鄉下人結了隊，到財主人家坐吃一頓……像這些可怕的，不安定的現象，好像流行性的傳染病，各處蔓延着，擴展着。事態一天天嚴重，雖然政府和各地紛紛

組織賑災委員會，每天派人到鄉下來調查災况，或是說預備幾百擔白米救濟災農，但十多天來，陷在饑餓與破產中的農民，那裏吃到過半粒賑米！傳到他們耳朵裏的，祇有那些不好的消息：正當他們日夜屛水的時候，縣政府還發令全縣各莊書，（收錢糧捐的人）開徵本年上忙的钱糧，這不是要他們老命是什麼？因此，在這典衣不值銀，賣人無人要，米價飛漲，賑災委員落腰包，縣府勒令徵收錢糧的空氣裏，一般災黎的生命線，幾乎統到了危斷的時候。

經過了二三天，的饑餓，沈家村上有些不安分了。只見男的女的，三三五五的集攏來，絮絮叨叨的講着話；有的還到鄰近的村莊上，集合了其他的饑餓之羣，有老的，也有小到幾個月的毛頭；有壯男，還有婦女。這批饑餓了的靈魂，統統集在一起，終於在今天上午，浩浩蕩蕩的往縣城走去。

太陽蓋在他們頭上。那饑餓的羣，受不了熱與飢渴，婦人和小孩子走不到三四里，已經筋疲力盡，再不能走路；於是在路旁的田野裏歇息了。

「媽媽的，快些趕路呀！」

「大家再走吧，到縣城去還很遠呀！」

「要命的！像這樣子走，到明年才到縣城哪！」

一羣年輕的，粗野的男子暴叫着。他們不體恤婦女的羸弱，只是恨不得馬上趕到縣城裏去告荒。至於告荒後怎麼樣？他們又捉摸不定，並且又沒有好的計劃和步驟。他們實在餓急了，使他們的性子變得這樣暴躁。

「爸，餓呀！」

「媽媽，我的肚子餓呀……！」

于紛擾和威脅下，婦女與孩子只得再拖起腿來趕路。老六堂的孩兒在人羣裏叫餓，但老六堂當這個時候，可有什麼法想呢？沒有，沒有，真是一點辦法都沒有。各人的肚裏全是空空的；在他們腦子裏，抱着安慰和希望的，無非是憧憬着知縣老爺對於他們告荒後的答覆。所以他們忍住餓，發瘋似的，在火熱的太陽下面，無遮無蔽的走。好不容易走到縣城，進得城門，逕向縣衙門直走。到了衙門前，沿街站着告荒的災農，塞得水洩不通。縣長得到告荒的消息，便誠惶誠恐的加派了兵，看守着衙門口，預防

那批災民闖進來搗蛋。鄉下人既到衙門口，淩淩亂亂的，像烏鴉般亂噪起來。

「不見知縣老爺，我們大家死在這兒吧！」

「我們真餓煞了呀！求知縣老爺救救……！」

一陣叫喊接着又是一陣。饑餓的羣，起了一會不安定的騷動，終於在人羣中走出一個人來，那人大家都是認識的，便是老年的老六堂。老六堂走的熱了，滿頭淌着汗，站在衆人面前說：

「大家靜下來，靜下來！不准再亂喊！知縣老爺已經去請了，等一會靜聽答覆。」

那一陣大風樣的叫聲，隨着被老六堂的話壓下去了。騷動也平靜了，抱着毛毛的婦女以及小孩子，這時都退到人羣的後面，坐到店家的階石上，袒着瘦黑的胸脯，給小毛頭餵着乾癟的奶頭。年齡在四五歲到八九歲的孩子，沒有一個不餓得啼哭。他們的父親看見孩子哭，雖然是硬心腸的粗漢，但看見了也着實心酸。他們袋裏沒有銅板，連買一二個燒餅的錢都沒有！從酒店家噴出來的油鍋氣，只給他們流唾涎……

「怎麼得了！等了半天還不出來呀！」

「再不出來，我們進去好了，管它媽的娘……」

正當第二次騷動後不久，站在頂前面的人忽然叫起來：「知縣老爺出來了！」一聲喊，後面的，都拼命的抬起頭來張望。果然，在一排手槍衛隊中發現一個很體面，穿長袍，年紀約摸三十多歲的人。

「靜一點！聽老爺說話！」又有人喊。

於是亂鬧的叫喊又平靜下去。他們便聽到這幾句話：「你們的災情我已經曉得了，現在我可以把你們的意思，呈稟到省裏去，等幾天再聽消息罷。本縣實在沒有能力救濟災農，望你們大家明瞭……完了！」站在後邊的聽不清楚，正想好好的聽一下，但是再聽不到半點聲音。伸長頸子望視線到處，再望不到知縣老爺。他們驚異了：「知縣老爺走了嗎？」於是第三次的騷動，又跟着開始。這時候，前面的壯男，提着嗓子說：

「這樣就完了嗎？」

「不行！再請知縣老爺出來呀……」

嘩啦嘩啦的大聲，叫得比以前更不成樣。叫了一陣，

饑餓的羣中又走出老六堂、阿福、龔和尚三人來，揮着手，勸他們不要亂喊。說是他們準備作第二次的要求……不料這時，警察啦，保衛團啦，商團啦，全是荷槍實彈，先先後後的趕到了，他們是奉了密令來驅散這批災民的，所以一到衙門口，就把饑餓之羣，在刺刀和槍桿下，一批批的壓出城外去。

城門口站着保衛團。

當晚，縣城裏戒了嚴。並在民衆揭示處，貼着堂皇的安民「告示」，告示內說：「……近村災黎，因受不肖之徒，從中煽惑，成羣結隊，到處騷擾，實有碍地方治安……」告示貼出後，看的人很多，但被驅逐的飢餓之羣都不識字，根本不知道告示內說了什麼鳥話。

(五)

饑餓的羣被壓出了城外。

天漸漸黑下來了，天空中掠着歸巢的鳥，但這批被逐的流亡者，他們丟了茅舍，丟了一些僅有的財產，只有哭哭啼啼的，轉往縣東的干窰鎮去——

一七三四年十一月初於真如，暨大。

中世紀我國的新文學

李冰若

中世紀我國的新文學，成績甚佳，影響最廣的，要算詩，詞與小說三種之分道揚鑣，各趨極詣，流傳着不少的名著，在文學史上放一異彩。本文僅就詞加以申述，以供學詞者之一助。

詞的起源及其成立

因着國人有好古的積習，往往將極不相干的事物，穿鑿附會到古代去；治詞學的人，亦多犯些毛病。他們引說文解字上詞字定義來講：『詞者意內言外也』又說：『詞託體風騷，有裨政教』又說：『詞者詩之餘也』其實詞爲中世紀的新興文學，與這些託古的話，沒有關係。不獨漢代許叔重作說文解字的時候，未曾夢見後來的詞，就把意內言外四字來釋詞義，亦相去十萬八千里。風騷雖然多屬抒情的，平民的文學，却與詞的淵源各別。遙遙華胄，毋須依托。至於詩餘的話，據他們有兩種解釋：一者詞是效法詩之長短句而成，故曰詩餘；二者詞是詩的泛聲（和聲），用字填上去變成的，故曰詩餘。由前之說，所以把詞上推到古樂府詩，再上推到三百篇去，爭作正統文學的宗子，意在提高詞的地位；由後之說，從音調上把詞接到唐之五七言歌詩，再上也接到樂府詩經去，其用意與前略同，但說法是比較圓通了些。不過，似此將詞的本來面目遮蔽不提，而自取麻煩地紛爲解釋，我們覺得不必。直捷了當說來，詞是因胡樂的輸入而形成的一種新詩。雖偶然披上了樂府詩，長短句古詩的外型，然實際並不是固有的文學，恰似一個西洋人偶穿長袍馬褂，說幾句青藍官話，可是他原非我國同胞。

爲什麼詞是胡樂的產兒呢？在國民文學第一期中我有一文，曾提出我國文學的發展原動力，一個是外來的影響，一個是民間的創作。本此二因，然後轉到一般文人手上去的。詞的演進，亦復如此。當我國古樂至中世紀初年，已日

就衰微，六朝至唐，胡樂盛行，尤以西涼之龜茲音樂爲最占勢力。(二)以人情惡舊喜新的心理，與韻文隨音樂而變化的定律，兩者相接合而產生了新詩，此種新詩——詞——卽爲合樂好聽的關係而日趨發達，活唐初至兩宋逐步演進，逐步完美，不特遍佈於民間，亦且成爲王公學士的嗜好。在初期名今曲子，並不叫詞。王灼的碧雞漫志上說：

唐中葉雖有古樂府，而播在聲律則渺矣。士大夫作者，不過以詩一體自多耳。蓋隋以來，今之所謂曲子者漸興，至唐稍盛，今則繁溢，殆不可數。古詩變爲古樂府，古樂府變爲今曲子，其本也。

這個今曲子卽係西涼龜茲的音樂，初輸來時，大抵有聲無辭，傳流於中下級社會，卽使有人就聲填字，或則未經通行，或則過于粗陋，不會上級社會所重視。然聽慣了舊式音樂的人，忽然聽到新聲，總是會起新奇之感的，經多次的試聽，不知不覺地就愛聽新聲，且取其譜而自填字句，更進而自製新辭，倩樂工爲被之弦管了。歐陽炯序花間集說：

陽柳大堤之句，樂府新傳，芙蓉曲渚之篇，豪家自製。

就是說明此意。所以詞樂的輸入，雖在唐前，面由曲子變爲詞，詞名的確立，却在晚唐之際。今查崔令欽教坊記所載隋唐雜曲，其中詞名頗多，(二)卽舊唐書音樂志所稱：『自開元已來，歌者雜用胡夷里巷之曲。』(三)是詞純爲胡樂所形成，初不以其襲用長短句之外型偶似，而遮蔽其本來面目，彰彰甚明。此合於我國文學之變遷，受外來的影響之定理者一。其次，詞之初入爲今曲子時期，倚聲填詞的人，多爲無名作家。教坊倡女，尤爲最易接受新聲的。崔氏所記雜曲，可惜其辭不傳。中唐詩人如劉白諸氏所製詞，亦均採聲於民間而後填字，特辭意雅麗，已爲文士之詞。我們欲考求當時民間之詞，材料甚少，幸而還有敦煌發見之雲謠集雜曲子一書，保存唐人流行之曲子十餘首，其辭多拙劣，情專愛怨，正是平民文學之特色，亦爲文士之詞的淵泉。此合於我國文學之遷變，受民間的影響之定理者二。

詞的發達及其衰落

詞的成立，既定爲晚唐，專家詞人，自應以溫庭筠爲首。前此如劉禹錫白居易等未嘗無詞，然僅數首附於詩末，可

見其並不專攻此體。至相傳太白三詞，則爲依托無疑。故論詞自當推溫氏爲第一詞人。與溫氏作風相近的詞，大都彙集於今存的花間集中。由花間作風到北宋的歐晏，大致均以婉麗爲宗，抒情爲主。今世盛稱的南唐二主及馮延巳詞，然後主（李煜）的詞，近于鹿虔扈，馮氏之詞似韋莊，仍是花間一流，並未創出新境。當北宋承平日久，汴京繁富，士大夫嬉游酣宴之際，覺得以前的詞，盡爲小令，猶憾不足以表示流連光景的情境，乃增加詞句，漸有長的慢詞出來。衡以文學進化由簡而繁，由疏而密的理論，自是應有的現象。然此一派完全爲上層社會的，與前段所提雲謠集雜曲子所載的平民詞異趣。其能繼承平民作風的詞人，當推柳永爲代表。柳永生活極其浪漫，然天才獨豐，慢詞由他開展，通俗以他最宜。當時人說：『凡有井水處，都唱柳詞。』可見其詞流傳之廣了。柳氏這一派通俗之詞與溫章一派雅麗之詞並盛行於北宋，至周邦彥提舉大晟樂府，擴充詞牌名目，考訂詞樂音律，詞之發達，臻於極盛。惟其內容都帶綺羅香澤之態，至蘇軾王安石出而詞境益加擴大，把豪情壯志哲理玄思一並融入詞中，劃出一個新境界來，自此以後，迄於宋亡，詞壇中就只有這三大派別乘除消長。這三大派就是以溫章爲宗的婉麗派；柳張（先）爲宗的通俗派；蘇辛（棄疾）爲宗的豪放派。其間出此入彼，取彼注此的詞人，名家甚多，不及遍舉了。

原來詞的精華，是合于新樂的。三唐兩宋的詞，儘管作者不同，作風不同，而其必合音樂則一。南宋之季，元人逐漸南逼，北方的音樂席捲中原，又是一種新的外來音樂，宋亡而詞譜零落殆盡。舊樂敵不過新樂，舊文學不及新文學，於是詞遂一落千丈，此其衰落之一因。再則一種文學由創造而完成而衰亡，均順着自然的趨勢，是文學史數見的事實。因爲當創造時候，僅可技巧不精，意境不備，然總具一番朝氣，一種新力，及後作者輩出，改良進步而至于成熟，已如日之中天，潮到最高之點，難乎爲繼。於是依草附木，天才缺乏之人，在舊境界中找不出新的生命，便從技巧纖細各方面去用工，似乎捨本逐末的結果，馴致內容空虛，如紙花假卉，毫無生氣。詞到南宋以降，即是陷入此境，如吳文英等所作，等于字謎和辭彙，自然不能動人，由敝而衰，歸於消沉。此其衰落的又一個因素。從此詞遂變成不能合樂的長短句之

詩，與古樂府同歸一樣的命運。雖後代有學詞的人，可是沒有詞的歌法，徒取舊詞，按字填上，可謂軀壳尙存，精神全失的了。

詞的組織與其特色

前段將詞的來源發展及其衰落，爲粗疏的縱的敘述，當再從橫的方面，說明詞的組織和特色，我們已知詞與詩不同是音樂的區別——指不合樂的詩而言——因爲有了外國音樂而沒有辭，但就傳入之樂譜而把中國文字填入，所以叫作詞做填詞。後有詞人能通音樂的，便自製新腔，自填新詞，所以名家多有自度腔。又有不明音樂的作家，作好了詞，倩樂工作譜，也是新腔之一。因是詞的組織，就內容講，全在音樂一點上考究。昔人評詞，也常注重此點。如謂：「東坡之詞，是曲子縛不住的，而片玉白石詞則音調諧美」之類。然音譜失傳，無從臆度。今傳白石十九譜，旁僅有音符而無板眼，亦不確知其歌法——曾聽吳瞿安先生按譜吹笛，然并不好聽，且一字一音，亦復單調——不過詞的音譜雖失傳，還可考知當時的音律，決不是後人所講的四聲陰陽之類，而是依月用律的。張炎詞源說：

美成諸人，又復增演慢曲引近，或移宮換羽，爲三犯四犯之曲，按月律爲之，其曲遂繁。

揚攢作詞五要復加說明

第二要擇律，律不應月，則不美。如十一月調須用正宮，元霄詞必用仙呂宮爲宜。

至於如何依月用律，則已不得詳知，惟知詞的事情，必與其調相應，如六州歌頭爲激壯之曲，（四）不宜寫哀婉淒切之情，浪淘沙爲淒清之曲，不宜寫豪放之境。按之舊製，皆可參證，則詞以音樂爲本之義，實爲其組織之要點，亦卽爲其第一特色。

我國舊詩，本有入樂不入樂之分。大概初爲徒歌，後乃合樂，繼乃分流並進。詞的盛行之原，一部份也因唐詩不盡合樂，乃起而代之，使新樂新辭，相得益彰。除此以外，詞之組織外形，其修辭亦較詩爲自由，爲美麗。試舉二詞爲證，以見

詞的組織上之特色。

怨絲窗獨坐，修得爲君書。征衣裁縫了，遠寄邊隅。想得爲君食苦戰，不憚崎嶇。中朝沙磧裏，只憑三尺，再戰好愚。豈知紅臉，淚滴如珠。枉把金釵卜，卦卦皆虛。魂夢天涯無暫歇，枕上長噓。待卿迴故里，容顏憔悴，彼此何如。——鳳歸雲，見雲謠集雜曲子。

這是屬於平民的詞。

香冷金猊，被翻紅浪，起來慵自梳頭。任寶奩塵滿，日上簾鉤。生怕離懷苦別，多少事，欲說還休。新來瘦，非關病酒，不是悲秋。休休！這回去也，千萬遍陽關，也則難留。念武陵人遠，烟鎖秦樓。唯有樓前流水，應念我，終日凝眸。凝眸處，從今又添，一段新愁。——鳳凰臺上憶吹簫，見漱玉集。

這是屬於文人的詞。兩詞的題材情緒，都甚相同，但表現的技巧有文雅與粗俗之異。但雖不技巧一樣，而句法的組織，抒寫的層次，均能婉曲達出作者所貯蓄的情感。然又與詩歌作法相異。其相異處，除了音節句法之外，那種纏綿委曲之筆，便是詞的特色之一，不但言情悱惻之詞若此，即豪放悲壯一派的詞，也與豪放悲壯的詩歌不同。如岳飛最膾炙人口的滿江紅。

怒髮衝冠，憑闌處，瀟瀟雨歇。擡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此詞本爲激烈之音，以寫悲壯之情最爲合宜。此詞中激烈憤慨之情緒，由句法音節上的表現，遠非詩所能達出來的。是故詞在修辭上的精麗處，實掩有舊詩之長而更加進步；擷取駢文之妙而益加融鍊。下至專琢字句，好研音節的詞文，其修辭的奇彩巧式，更難枚舉。大凡好的詞，必備具此項條件。李清照說：「本朝柳屯田永，變舊聲作新聲，出樂

章集大得聲稱於世；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至晏丞相，歐陽永叔，蘇子瞻，學究天人，作爲小歌詞，直如酌蠶水于大海，然皆句讀不葺之詩耳。又往往不協音律。（五）以協律與修詞並重，可見詞的組織上修辭之重要，亦卽爲其第二特色。

總括言之，詞的根本在合樂，故其組織第一是重在選調——選聲情相稱之調；第二是修辭，修辭中尤重在選宜於本調之音韻及其詞藻。第三是布局造句，在在求其精美。然後成爲聲情並美，辭意兩適之作品，然後成爲第一流之詞。

詞往何處去

中世紀新興文學的詞，已完成他本身的使命，活躍了數百年，由生長而衰落了。宋亡之後，詞譜不傳。然填詞的，歷元明清而至現在，仍然代不乏人。雖然詞的音樂喪失，僅存文字，僅成爲長短句之詩。無論後人如何研討，如何臆測，總歸只能做到文字上的工夫，對於音譜，全無辦法。有人說：「詞到今日，恰像繡花弓鞋，任繡工如何精美，然已沒有三寸金蓮的小足來穿了。」又有人說：「不作繡花弓鞋則已，欲作時，必得作到如舊式的精美，不管有人穿與否。」於是前一派的人索性不作。後一派的人却拚命地苦守舊詞的句法，字法，什麼詞譜哪，詞律哪，四聲哪，陰陽哪，關得五花八門。我們平心而論，詞是已經成爲古董的了。他的音樂不須再去苦求，求出來也未見得合于今人之耳。拿向故紙堆中推求舊譜的時間精力，不如去研究今代的音樂。我們熟通了今代音樂，便可創造現代的合樂的新詞。豈不是合算的事？何況四聲陰陽諸說，既不合于古代詞的原則，抑且說者于古詞中找不着圓滿的歸納的法則。（在前人同一作家作同一詞調，其中尙且自相矛盾，其例甚多，何從得到規則？）而且費盡千辛萬苦，縱使得數詞數十百詞的一定音節，而詞的樂譜，久已亡失，亦不能合樂，又有何用？所以對必照式作繡花弓鞋的先生們，除了佩服他抱殘守缺的精神，羨慕他時間精力有餘之外，別無道理可說。至於索性不作，誠爲不知則不爲的絕妙方法，除了佩服他的爽快直捷的態

度之外，也無別話。惟是對一些歡喜看詞或偶然想作詞的人，却想談談詞到何處去的問題。

詞到何處去呢？詞由音樂而生，詞失音樂而死。但文化的進展歷程，常常有其揚棄作用，詞的音樂棄了。詞的文字上的收穫，仍然存在，仍然有揚的作用。上文說過，詞在修辭上有他的成功，他即以此成功，而延長着他的體裁，保持着他的餘勢。我們今日歡喜看詞，無異看古代合樂的詩。其音樂是同樣的喪失，然文字仍然打動我們的情感。自從新詩運動以來，作品不可謂不多，求其能合樂的百無一二，能作徒歌——有些新詩還可念，有些連念也不便，更談不及歌了——的十有四五。可是並不因此而宣告新詩的絕望。於詞，不妨用看，用念新詩的態度，去欣賞他文字的美妙。此為詞的去處之一。其次，假如有妙習音樂的人，能熟譜能讀詞，不妨取文字極工表現極好之詞，為之訂譜，等子自度新腔，亦是快意之事，且省下自己造詞之煩。此為詞的去處之二。又其次，假如通音樂之人，或有通音樂之友，於研求之餘，採取名曲，自造偉詞，連譜帶字，公諸世人，自開新詞途徑，或剪取僅詞名作，增和新腔，以抒寫個人心情，或發揚國民意氣，亦學人之一樂，當代之所需的。此詞的去處之三。萬一愛看詞甚至愛作詞，則不妨屏棄一切陰陽怪氣的譜律，假舊詞的格式與昔人的技巧，來寫現代精神的感動，使長短句法之詞中，含有新時代的生氣，在我國徒歌中，當然有其存在之可能，亦不失為舊皮袋中盛新酒之辦法，此為詞的去處之四。此外或以為考據之資，或借作文化史社會史之探尋，則方法萬殊，不獨為詞之去處，凡百古書，盡有化腐與為神奇之可能，茲不詳說了。

(註一)隋書音樂志：先是周武帝時，有龜茲人曰蘇祇婆，從突厥皇后入國，善胡琵琶。聽其所奏，一韻之中，間有七聲。因而問之，答云：「父在西域，稱為知音，代相傳習，調有七種。」以其七調，勘校七聲，冥若合符。一曰娑陁力，華言平聲，即宮聲也。二曰雞識，華言長聲，即南呂聲也。三曰沙識，華言質直聲，即角聲也。四曰沙侯加濫，華言應聲，即變徵聲也。五曰沙臘，華言應和聲，即徵聲也。六曰般瞻，華言五聲，即羽聲也。七曰俟利筵，華言斛牛聲，即變宮聲也。譯因習而譯之，始得七聲之正。然其就此七調，又有五旦之名。且作七調，以華言譯之，且者則謂韻也。其聲亦應

黃鐘大簇柝鍾南呂姑洗，五韻已外，七律更無調聲。譯遂因其所捨琵琶弦柱，相次爲韻，推演其聲，更立七韻，合成十二，以應十二律。律有七音，音立一調，故成七調。十二律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盡皆和合。又新唐書禮樂志云：

『周隋雜曲數百，皆西涼樂也。鼓舞曲，皆龜茲樂也。』據此知唐代西涼龜茲音樂之盛，而其樂又以琵琶爲主器可知。

(註二) 教坊記所載雜曲名凡三百二十五。與詞調同名者如浣溪沙，鳳樓春，河瀆神菩薩蠻等甚多。

(註三) 唐書音樂志：自長安已後，朝廷不重古曲，工技轉缺。能合於管弦者唯明君楊伴等八曲。

(註四) 程大昌演繁露六州歌頭，本鼓吹曲也。近世好事者，倚其聲爲吊古詞，音調悲壯，又以古興亡事實文之。聞其歌使人慷慨莫不與鬪曲同科。

(註五)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引。

十二月五日於真如

加賴爾爲德國國社黨的導師

去年在柏林舉行文學教授大會時，有W.契拉教授其人，發表一篇演說，題名：

『加賴爾與印度之支配。』他說：『以著衣裳哲學及英雄崇拜論聞名的加賴爾實在是反對當時風靡一世的民主主義，自由平等主義思潮的唯一的人物。他也排斥以養成紳士爲目的之傳統的英國教育，而鼓吹崇拜英雄。故加賴爾漸次和當時的普魯士主義相接近了。一八七〇年，他曾寄稿泰晤士報，極力讚揚當時的鐵血宰相俾士麥。當時的自由主義，民主主義者都異口同聲反對德意志的軍國主義。但加賴爾則表示擁護德國的態度。假定加賴爾尚生存于今日，必然稱讚新德意志及其統帥者希特拉，則可無容疑』云。

漢賦在中國文學上的地位

吳烈

(一) 詩賦的區別及其源流

中國文學到了屈原宋玉以後，像詩經裏的那樣富于抒情的詩歌，是很難看得見了。在那時候代之而起的是冗長的辭賦。可是在屈宋這些人的作品裏，還是蘊蓄着優美豐富的情感，並不像到了漢代那些賦家所作的富于雕飾浮詞和堆砌故實。故在漢賦中，我們欲從某個作家作品中看到他的個性及情感，實在是不容易的了。

「賦」可說是中國文學裏面的一個獨特的文學形式。怎麼樣呢？因為「賦」自有它特殊的體裁，它已不是文，而又不是詩，所以在劉勰文心雕龍裏明白的把它分爲明詩和詮賦兩篇，而加以說明。這種分法雖不見得恰當，但在體裁上總可以說得過去，因為中國的文學假如是詳細追討起來，不論它是屬於那一類，至少仍有相互的關係。比如在劉勰的詮賦裏說的：「詩序則同義，傳說則異體，總其歸塗，實相枝幹。」班固在他的兩都賦序裏也這樣說：「賦者，古詩之流也。」又章實齋在文史通義詩教下裏說：「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所以我們從這幾點看來，詩賦在現在固然是站在不同的體例裏，可是在古時還是同屬一流的。至于它的區別點，大約是這樣的：詩大序說：「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詮賦說：「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又劉勰的釋名裏說：「賦，敷也，敷布其義謂之賦。」皇甫謐的三都賦序裏說：「賦也者，所以因物而造端，敷宏體理。」鍾嶸的詩品說：「直陳其事，寓言寫物，賦也。」漢書藝文志裏說：「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又「不歌而誦謂之賦。」綜觀以上各點，詩賦的分別，一是可以歌唱的，抒情的；一是不能歌唱而各宜於誦的，鋪采摛文，體物寫志的。總而言之，我們若根據傳統的說法，詩則有六義，即所謂「風，雅，頌，賦，比，興。」那末，賦也是詩裏的一義了。所以追溯上源，原是屬

於一家的，不過到了後來漸漸的趨於異途，而傾向到散文那一方面去。好像姚鼐所編的古文辭類纂，他把辭賦和詩歌分作兩類，這是很明顯的告訴我們辭賦和詩歌已經是分了家了。

(二) 漢賦發達的原因

賦在漢朝時代可說是佔有最主要的地位了。當時的文人幾乎沒有一個不是在賦裏面發揮他們的才華。故站在中國文學史的立場上說，漢代是賦的時代。但是賦何以不發達在前也不發達在後，而獨發達在漢代呢？這不能不要使人注意的問題了。文心雕龍時序篇說：「逮孝武崇儒，潤色鳴業，禮樂爭輝，辭藻競鶩……遺風餘采，莫與比盛。」可見賦到了武帝時候已經達到了黃金時代。推其原因，約有下列數端：

a. 秦政統一中國，不獨六經之學不能遽顯，甚至焚書坑儒。到了漢武帝徵當國時，七十年間，國家太平無事，非遇天災，則家給人足，京師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大倉之粟至紅腐而不可食。物質豐富，社會安謐，是於歌舞昇平，思想也漸漸發達，精神也愈益奮發，游揚德業，鋪張揚厲之事，就為一般知識份子所趨向。故當此太平時代，一般文人為欲得君王之一粲，自然是竭力提倡歌頌太平的文學。賦的體裁本來就是以「鋪采摛文，體物寫志」為能事的，故這時代正是它發揚光大的絕好機會了。這即是漢賦所以發達的第一原因。

b. 由君主的提倡，上行下效。因為當時武帝本人是個愛好文學的人，最先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讀子虛而善之，從枚臯使秦賦，並且起用朱買臣嚴助司馬相如東方朔之倫。甚至宣帝的太子倒臥在病榻中，也要後宮貴人左右文人，整天地誦讀或歌吟這種韻文，以消遣病中的時日。又如梁孝王之門，有枚乘嚴忌司馬相如之輩，淮南王安博辭善為文，廣羅文人術士數千人。可見當時的文人辭賦家，受帝王「俳優畜之」了！因為在那時候一般賦家所揚厲的，大抵是郊祀遊獵，稱符頌聖，以及祥瑞寶物，角觝奇技，凡是炫耀權威，粉飾大平的，莫不用文字誇張起來。這是漢

賦所以發達的第二個原因。

c. 張衡疏裏說：「書畫詞賦，當代博奕，以此取士，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破引經訓風諭之言，其下者連偶俗語，有類俳優，臣每受詔於盛化，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從這點看來，當時已有試賦之制了。無怪一般文人皆沉醉于辭賦之中，蓋以應制以博祿位也。總之，此時辭賦之發達，不論其爲官方職司，或係私家著述，都無非是由舉業之提倡所致，風動於上，波震於下，這是千古一樣的道理。故有人說中國的文學，上古的出自民間，中古的出自史官，漢以來的出自攷試，也許有一面的道理吧。這是漢賦所以發達的第三個原因。

d. 漢代對於小學的注重，實爲中國歷代所獨有的。比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揚雄作訓纂篇，班固續揚雄訓纂，可見漢代的賦作家他們都是精研小學，而且以其小學餘緒發爲辭賦的。文心雕龍練字篇裏說：「漢初舉律，明著厥法，大史學童，教試六體。又吏民上書，字謬輒劾，是以馬字缺畫，而石建懼死，雖云性慎，亦時重文也。至於孝武之世，則相如撰篇，至宣成二帝，徵集小學，張敞以正讀傳業，揚雄以奇字訓纂，並貫練雅頌，總閱音義，鴻業之徒，莫不洞曉，且多賦京苑，假借形聲，是以前漢小學，率多瑋字，非獨制異，乃共曉難也。暨乎後漢，小學轉疏，複文隱訓，臧否大半。及魏武綴藻，則字有常檢，追觀漢代，翻成阻與。」又漢書藝文志六藝略叙小學說：「漢興，蕭何草律……大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尙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不正，輒舉劾。」許慎說文解字裏說：「尉律，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乃得爲吏。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大史，并課最者以爲尙書史。書不正，輒舉劾之。」從此可見當時的人以諷書識字之多寡，爲對舉業失得及標準了。這種風尙正適合于那種好堆古文奇字，不惜連篇累牘，誇多鬥靡的賦體了。是以當時人讀賦風氣之盛行，難怪被後人諷之爲無異于讀活字典哩。這是漢賦所以發達的第四個原因。

(三) 漢代的賦家

說到漢代的賦家，若是單以賦出名的來說，便要推司馬相如了。他是一個純粹而且生活浪漫的文人。王世貞在《藝苑卮言》裏說：「長卿之賦，賦之聖者也。」司馬相如的賦是否配稱為「聖」，我們暫不去討論他，總之，他是一個以賦得享盛名的人。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生於公元前一百七十九年，死於公元前一百一十七年，是漢代最享盛名的大賦家。史記稱他：「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故其親名之曰犬子。」他最先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後因意志不相投，乃從梁孝王為客，和一般文士如鄒陽、枚乘、嚴忌等同遊。作子虛賦，梁孝王死了以後，他回到成都，後因家貧無法生活，便至臨邛，令王吉處。適王宴於富人卓王孫家，卓氏是女文君新寡，相如赴宴，以琴挑之，文君為其所動，夜逃奔相如，相如偕歸成都，但以家徒四壁，無以度活，是於復回臨邛，買一酒舍，酤酒，文君當鑪，相如著犢鼻褌，和保傭雜作，洗滌器用於市中。卓王孫聞此，深以此事為恥，不得已遂分子文君僮百人，錢百萬，相如因而成為富人了。他的作品據漢書藝文志的記載，相如共有賦二十九篇，但仍傳於現在的僅有六篇：美人賦、上林賦、長門賦、子虛賦、哀二世賦、大人賦。在這六篇裏，美人賦和哀二世賦，有的人還懷疑是後人的偽作，所以可靠的只有四篇了。子虛賦和上林賦是描寫田獵的事，尤其是子虛賦描寫得無微不至。大人賦是描寫神僊的事，讀之有飄飄凌雲天地間之慨。劉彥和文心雕龍風骨篇說：「相如賦仙氣號凌雲，蔚之祠宗，迺其風適也……」由此可見其描寫神僊的意到筆隨了。可惜都為迎合帝王心理的作品，雖然詞藻闕麗，但很少文學的價值。長門賦序說：「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妒，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為文，奉黃金百斤，為相如文君取酒，因於解愁悲之辭，而相如為文以悟主上，陳皇后復得親幸。」其詞：「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遙以自虞。魂險佚而不返兮，形枯槁而獨居。言我朝往而暮來兮，飲食樂而忘人。心嫌移而不省，故兮，交得意而相親。伊余志之慢愚兮，懷真慙之懽心。願賜聞而自進兮，得尚君之玉音。奉虛言而生誠兮，期城南之離宮。」以上是描寫陳皇后被遺棄後，獨處離宮，而時刻期望着人君之幸臨的殷殷之情。其次：「浮雲鬱而四塞兮，天窈窕

而晝陰；雷殷殷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白鶴噉以哀號兮，孤雌跼於枯楊。日黃早而望絕兮，悵獨託於空堂。懸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於洞房。援雅琴以變調兮，奏愁思之不可長……左右悲而垂淚兮，涕流瀉而縱橫。舒息悒而憎秋兮，躑躅起而彷徨。』這段是歷述離棄後的悵望，思之至切，至無聊而細望，而悲哀而流涕，但是仍然是日落空堂，月照洞房，最後在愁思萬束時，唯有擁雅琴以奏相思之曲了。其詞繼續說：『榆長袂以自翳兮，數昔日之譽殃。無面目之可顯兮，遂頹思而就牀。搏芬若以爲枕兮，席荃蘭而莖香。忽寢寐而夢想兮，魄若君之在旁。惕寤覺而無見兮，魂廷廷若有亡。衆雞鳴而愁予兮，起視君之精光。視衆星之行列兮，畢昂出於東方。望中庭之藹藹兮，若季秋之降霜。夜曼曼其若歲兮，懷鬱鬱其不可再更。澹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復明。妾人我自悲兮，究年歲而不敢忘。』以上是描寫陳皇后孤獨的處在離宮裏，長夜曼曼夢寢睡難安的情景。由省過而入夢，由入夢而見君，由聞雞鳴而起視星月的種種情緒，使人讀後確有無限的悲思。

除司馬相如以賦著名爲一純粹的文人外，其他作者都是以經史學家或政論家兼爲賦家的。比如賈誼枚乘嚴忌東方朔揚雄班固張衡蔡邕……他們都是負有盛名的賦作家，現分別的介紹如下：

賈誼他是最初的賦作家，生於公元前二百年，死於公元前一百六十八年。文帝初召爲博士，遷大中大夫，謫爲長沙王太傅，徵拜梁懷玉太傅。因爲他懷才不遇，在政治上啓遭遇的不幸和屈原同樣，啓以他的弔屈原賦，惜誓都是因感到自身的遭遇和前賢一樣，故雖說爲前賢共鳴，實則無異悼自己。他的鵬鳥賦，借不祥的鵬鳥來發洩他胸中的隱恨，無奈所遇皆非，故強作達觀曠懷，聊以自慰罷了。他的賦在漢代是最能表達個性的，但他的論文還要來得深刻能感動人心。

枚乘字叔淮陰人，生年不詳，死於公元前一百四十一年。最先爲吳王濞郎中，景帝召爲弘農都尉。迨後遊於梁，孝王以上賓之禮敬之。他的賦最有名的是七發，假吳七事以啓發太子，大意是：『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想以美詞

妙語以愈太子的病，但歷說以妙歌，豐殺，畋臘，觀濤之樂，太子皆不爲動，最後說及將爲太子使方術之士，如莊周、魏牟、楊朱、墨翟之倫，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孔老覽觀，孟子持籌而算之，萬不失一。於是太子使澀然汗出，霍然病已。這種體裁影響到以後賦家，做效者不少。

嚴忌（亦作莊忌），會稽人，最初事吳王濞，吳王敗後遊梁，和鄒陽、枚乘等作客於梁孝王，當時除枚乘之外，在梁王門中最負盛名的要推嚴了，故世多稱爲枚先生、嚴夫子。漢書藝文志說他的作品共有二十四篇，他的兒子助亦長於賦，亦有三十五篇。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武帝時官至太中大夫，後爲中郎。他爲人善口辯，當談諧，好做滑稽的文章。他的作品有七諫、答客難等篇。他的賦和其他的賦不同的地方是：其他的賦家很少在賦中能表現個性的，而朔則能表現濃厚的個性。他的答客難頗爲後人所做作。

楊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生於公元前五十三年，卒於公元後十八年。他不獨善以作賦，而且很善作論文，辭意溫雅而整練，是西漢最後的一個大賦家。他的賦仍遺留於現在的，有河東賦、羽獵賦、甘泉賦、長楊賦、蜀都賦、大玄賦、反離騷等篇。他很喜歡摹倣古人，創作的精神很少，故有摹倣文學的始祖之稱。就是他的賦，也是多半摹倣他人的，比如他作賦做司馬相如，依楚辭作反離騷，廣騷畔牢愁，效東方朔的答客難，作解嘲。他的賦以甘泉、羽獵、長楊等篇爲最有名，其實也不過多堆砌些奇字美辭罷了。

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生於公元三十二年，死於公元九十二年。年九歲能屬文，能誦詩賦，及長，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讀。爲蘭臺令，并著漢書成千秋之業。他的賦亦爲當時的人所推重，其最著者爲兩都賦。賦的結構，很像司馬相如的子虛賦，雖然他的賦是很享盛名，可是總不及他的歷史家的名稱來得普遍些。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生於公元七十八年，死於公元一百三十九年。安帝時徵拜郎中，遷太史令。順帝時出爲

河間相徵拜尚書卒。他很善做賦，有東京賦、西京賦、南都賦、大象賦、思立賦、髑髏賦等篇。據說他的西京賦寫了十年，享盛名於世。

蔡邕字伯喈，陳留人。生於公元一百三十三年，死於公元一百九十二年。是漢末的一位最有名的文學家。他做的賦很多，但以述行、短人、釋誨等篇為最好。

此外在當時以賦著稱於世者尚多，現以篇幅所限，未便多錄，故僅將較要的介绍如上。

(四) 漢賦的盛衰及其對於駢文的影響

在文學的發展的歷史上說，從屈原的生年至賈誼的生年，一百四五十年間（約當西元前三百四十年至二百年）可以說是楚辭的時代。從賈誼的生年至趙壹之死，四百年間（約當西元前三百年至西元後二年）可以說是漢賦的時代。故漢賦是繼承楚辭的產兒。佔有了四百年的文壇歷史，產生了無數的作家。雖然遺留下來的作品不多，價值很微，可是在文體的系統上來說，它是遠承三百篇，近接楚辭的影響而產生的特殊的一種文體。賦的源流雖來自戰國而盛行於兩漢，但是到了魏晉的時候，便漸漸的衰廢下去了。章炳麟在他的國故論衡辨詩裏說：「自屈宋以鮑謝賦道既極，至於江淹、沈約稍近凡俗，庾信之作，去古踰遠。世多慕小園、哀江南輩，若以上擬登樓、閒居、秋興、蕪城之備，其靡已甚。賦亡蓋先於詩。繼隋而後，李白、賦明堂、杜甫賦三大禮，誠欲為揚雄、臺隸，猶幾弗及。世無作者，二家亦足以殿，自是賦遂滅絕。近世徒有張惠言、區區、修補、黃山諸賦，雖未至庶幾、李杜之倫，承千年之絕業，欲以一朝復之，誠難能也。」這很明白的歷述了賦的盛衰的原因。漢賦到了魏晉時雖漸趨衰萎，但那時盛行的駢文，也是直接間接的受了賦的影響脫胎而來的。司馬相如論賦說：「合纂組以成文，列錦綉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所謂纂組成文，錦綉成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只偏重在形式上。

的整飭，而忽略內容的存在，這實是開魏晉駢體的源流。又劉勰《文心雕龍·麗辭》篇說：「詩人偶章，大夫聯辭，奇偶適變，不勞經營。自揚馬張蔡崇盛麗辭，如宋畫吳冶刻形鏤法，麗句與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韻俱發。至魏晉羣才，析句彌密，聯字合趣，剖毫析釐。」可見文章到了魏晉時期只重形式而略內容，只以鋪張爲事，以麗辭爲主，正如司馬相如揚雄之倫，好羅列事物，慣用偶句一樣了。後來張衡蔡邕之輩，更以專用華富奇字爲旨，因此對偶四六之調，便漸漸的多了。迨後更加上曠世逸才的曹植的倡導，偶儷，鄴下七子的和唱，互相以綺麗的辭句爲標榜，而陸潘又相倣效，所以四六之體便縱橫一世了。

——完——

一九三五，二月十五，夜於真如

命令

國民政府十八日令 茲以孔子嫡系裔孫爲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以特任官待遇，此令，又令，茲以顏子嫡系裔孫爲復聖奉祀官，曾子嫡系裔孫爲宗聖奉祀官，子思子嫡系裔孫爲述聖奉祀官，孟子嫡系裔孫爲亞聖奉祀官，均以簡任官待遇，此令。

（採自一月十九日上海申報）

編者按今日之特任官待遇與遜清之衍聖公相較未知孰尊孰卑總之先人有德子孫便有享永久坐食之權利也。

文學與社會及時代精神

日本文學博士 佐藤清著 張資平譯

——國民文學之一註釋——

如像研究個別的作家的作品，必須參考該作家的生活歷史一樣，若研究各作家的本身，也必須參考該作家所生活的時代及社會的精神，這是極其重要的。偉大的作家，他們決非可以分離而獨存的，他們是過去和現在的結合，使讀者能夠通達與該作家同時代及前代的人們的精神。這即是國民文學所依存的要義。所謂國民文學，它本身固然具有它的不斷的生命，同時也是經歷變動無常的諸時代而達成其一貫的進化之有機體。即國民文學所具有的是：（一）川流不息的活潑的國民精神，（二）由這種精神之不斷的活動而展開的各種局面——即國民精神所通過的在變動中的各時代之表現。

每一作家當然具有和其他一切作家不同的特殊的性能。在某一特例，或許也有完全與國民全體氣質不相同的作家產生出來。但是這個作家仍然是賦有國民的特性的，即賦有同時代的代表的作家們所具有的特性。那種精神是貫徹於該時代的人們全體之明確的精神。即各國作家的特異性完全抹殺了之後，仍然可以發見其國民性的痕跡。這種國民性在文學上實有最明顯的表現，故研究國民性與其從歷史着手，毋寧從文學入手較為便利。研究了某一作家的特性和一般性，即可以捕捉其時代的狀況和傾向。個人的特性和非個人的要素即形成各個作家之獨創性。今若在便宜上僅抽出此種非個人的要素，國民性便很顯然地表現出來了。一國的文學必具有其所共通的國民性。同時一時代的文學也必然具有其所共同的時代性。這是最須注意的。一國民的生活情調有時高，有時低，有時是堅強的信仰，和剛健的理想主義極發達的時代，但有時又有懷疑，絕望，幻滅等佔優勢的時代。這種時代精神

的變化自然會留印於各個作家的作品裏面的。能應時代精神的作家的作品裏面必然地反映着時代精神。縱令是反時代的作家的作品，也仍然離不掉時代的影子。

今再考究文學和社會的關係。如上所述，文學和生活是不可分離的。故真欲了解文學必須歸向於孕育文學的場所的生活，及包容這生活的社會。一作品的根柢是作家的性格。國民文學的根柢則是種族精神。無論是任何時代的文學裏面都有個人的特質與非個人的特質的聯合力在作用着；而形成時代的文學。在時代上作用的多數的勢力以政治、經濟、宗教、哲學等的形式而表現於多方面。文學祇是這種勢力之一表現而已。故為要立體地了解時代的文學，一定要聯結在時代上作用的文學以外的諸種勢力加以研究。

關於以上所論，今試介紹法國泰奴氏（Taine）的學說。

據泰奴氏之說，人類的感情及觀念是具有一個系統，這個系統以一種性質為其動機。這即是一民族，一時代，一國家的人們所共通的智力及感情之一般的特性。就礦物學為說明時，水晶雖有各種各樣的結晶體，但究竟是由簡單的晶面（物形）組成的。同樣，就歷史為說明時，各種文化雖有種種多樣，但也是僅藉簡單的精神的形式而作成的。前者可以原始的幾何的要素為說明，而後者則可以原始的心理的要素為說明……人類的心的組織到底是什麼呢？我們看見了樹木、動物等之後，它們的像，暫時之間，在我們心中發生作用，時而消失，時而表現。這即是主題的成立。由主題的發展，或成為概念，或變為實際的解決。其表現也或為內省的，或為實際的。這即是人類全體所由凝縮。在這狹小的範圍中，以綜合人類的異同……其要素無論如何微細，但將它們集合起來時，便成巨大的東西了。若稍為變更一下這個要素，便會發生莫大的變化。表現或明瞭，或混亂，或朦朧，因其本身或含有多數的特性，或含少數的特性……人類活動機能的一切路徑也就隨之一變。民族的性質不同，故作成不同的文化……但對作基礎的本源，我們若加以不斷的注意，那即是一般的心的氣質。這原來是先天的，或在本質上為該民族所賦有，或由於向民族作用

的某種事情而作成之後，天的氣質。這本源一經成立之後，便漸次發生效果了。我的意思是：這種氣質在數世紀之後，能將國家導入於宗教的，文學的，社會的，經濟的之新的事情中。這種事情與新的努力相結合，——時而好，時而壞，時而緩慢，時而敏捷，而造就其他的事情。故我們以為各個明確的文化之進路全體，乃由其周圍的事情的變化，無論在什麼時候，皆能變其活動而進展之永久力的結果。

在這個本源的心的狀態之作成上，有三個不同的原因，那即是民族，環境，及時代。所謂民族即是人類生來即具有的遺傳性，一般與氣質及身體構造之差異有關聯。這種性質因國民不同而有差異的……其次應該考察的是民族所依存着的環境。包圍着我們人類的是自然和同胞。偶然的第二次的種種傾向常包圍着本源的傾向。物的或社會的環境常擾亂及強制依存於該環境的性格。有時風土亦發生效果……故第三原因是時代的影響。

據泰奴氏之說，在某時代的某一國民不外是以上所述非個人的力的產物而已。無論研究任何作家，最須注意的是該作家以外的多數作家所共受的，同時也是該作家所受的種種影響如何地表現於該作家的作品中。泰奴氏以為個人僅是該種族，該環境，及該時代的代表者。故個人本身是無多大價值的。但若以有天才之稱的個人，也不外是非個人的勢力之結果，則亦未見妥當。天才固然具有這種共通的要素。但他尚有他本身的特質。像泰奴氏那樣否定個人的性格，則似嫌武斷了一點。在文學的研究上，若除却了這種個人的性格的要素，那真可說是失却其精華了。不過，視文學為該社會之一現象，決不會減損其價值的。因為以文學為社會現象之一，則必須使與社會活動相聯結而加以考察。這種工作唯有增進文學的興趣，決不會減低文學的趣味。以這種態度為立腳點而研究文學，則文學在本質上是個人的個性的產物，同時亦可視為一般人類的紀錄。故可以說：文學是包括範圍極廣的人性的產物。

(完)

論藝術家的姿勢和態度

壽岳文章作
梁國專譯

無論怎樣纖小的露珠，它在日光的下面，轉動着的時候，在它的表面上也可以看見無數的反射面。同樣，我們從人類生活截取任何一斷片，也可以明瞭地無矛盾地看見生活者的姿態。我們希望這個生活姿態要和其他的部分能夠若合符節地相聯結，如像小露珠的反射面那樣的自然。我們的生活並無需要某種特殊或玄秘。我們也並不要使他人看見會難為情的特別的私生活。我在生活上是取這樣的方針。關於創作，我更是取這樣的態度。

所謂態度 (Attitude) 並非特殊的強化了的姿勢。假如你像兵隊那樣取立正的姿勢，在長時間中，立在一地的地點，那末你的雙足，便會感着疲勞，辛苦，最後唯有倒斃下去吧。這種立正的姿態即是姿勢 (Pose) 並非態度。出乎我們意想不到的便是在這世界上多是沒有態度，而祇是專取姿勢的人——特別是在藝術界裏面。

俳優要上舞台，這舞台是表現態度的所在，並不是故意表示姿勢的地點。故真正的名優一定要當舞台上的表演是他的化粧室，街頭上，或住宅裏的延長。舞台決不是俳優表現特別的「我」的地點。在藝術上或學問上所謂升堂入室，也不外是能夠捨去不自然的姿勢而取自然的態度的意思。其實取這種態度是最容易而且最愉快的。但是有許多藝術家都是莫明其妙地捨去自然的態度而專取不自然的姿勢。即他們常想蹂躪一貫全生活涯的我，而熱心于強烈地表現其不自然的一部分。但是從這種姿勢是不能產生偉大的作品或完美的生活的。

或許亦有人會懷疑而提出質問吧：藝術家若捨去了特殊的姿勢而專取日常生活的態度時，豈非斷絕了表現之途，又何從產生作品呢？我敢斷言：這種懷疑祇是多餘的煩惱。因為真正的表現唯有產生于無時無刻

不在我們所懷念的及繼續保持着的態度中。將種種的原礦加熱至一定的溫度，使它繼續着熔融，自然可以獲取我們所要求的金屬，無須要人們加以探求。能具體化的，仍然會具體地表現。態度是愈純粹則愈能夠具體化。故真正的偉大的藝術家是從一貫他的全生涯的態度中，以某種形式，表現其超越意識，超過生活的極自然的部分。即偉大的藝術家不是強化姿勢，而祇是強化態度。不幸的是在這世界裏很少能保持繼續一貫的態度的人。故能將其態度強化于表現世界的作家，更屬稀罕。就連偉大的哥德，在他晚年，也曾嘆悔他在青年時代的表現之不得其當。故在這世界中，足稱為真正的偉大的藝術家的實在很少數。當然，在現代以藝術家自任的人却非常之多。但是因為感着激烈的內心的熱意，應必需的自然而表現的藝術家，果有幾何耶？他們不是應內心的要求而表現，而祇是應社會或大眾的興趣而動筆。此種藝術唯有令讀者發生厭惡而已。

能夠保持一貫的態度，結果即是人們的最自然而最愉快的道程，也是從這樣的態度才能產出完美的藝術。

但是大部分的藝術家都是喜歡捨去此種常道而故意粧模作樣，取凌亂的姿勢。採取這種姿勢，在一方或許有非常愉快的境地，但在另一方面，同時也有極苦痛的境地。人類本來具有喜歡從側面觀察的性癖，很容易陷于姿勢的誘惑，而環境的事象又在不斷地厭迫着作家的純粹的態度，而不容許他們有片刻的鬆和。並且這種環境對於作家的要求並不是一時的興奮，而是不斷的努力，不是例外，而是定律，不是波動，而是沉靜。譬如在最大速度的圓運動中的陀螺，它的姿態，外觀上是極其勻整而安閒。但究其實，它是在繼續它的最激烈的迴轉。破格造成一件物品是極容易的。想成立一格而產出一件物品來，却甚難了。一面說着妙想天開的禪句以表示自己之澈底大悟的禪僧的私生活，比一般的凡俗者更為支離滅裂。這恐怕是由于他的不統一無紀律的生活所使然吧。

因為引禪僧為例，便會想起一件事來了。去年的夏季，我伴着英國的一位陶工里芝氏到松江去參觀小泉雲八的舊居。在小泉氏的書齋裏，掛着一幅中堂，上面題

着：「恆心即道也」五個大字。我覺得這五個字實可以完全表示藝術創作的態度。所謂「恆心」當然是指無歪曲不誇張的世界，不主張自我意識的世界。但這裏所謂不主張自我意識並非無意識（Unconscious）或潛意識（Sub-conscious）的意思，毋寧說是將有意識可能的一切意識盡了的超意識（Super-Conscience）的世界。換言之，即是經過了變革的無意識的世界，在過去有所謂修練、體驗、努力、悲哀、歡樂等種種的追憶。一言以蔽之，即在時間上及空間上，背負着許多的傳統，但是將它們隱藏着而不向外表現的世界。故表面上雖浮現出自然的純樸，但其內容却完全相反。本來卓越的藝術決不是從一生下來的自然兒所能產生的。無論如何不注意地加以觀察，也會發見在卓越的藝術的背後一定有以某種形式而再生之契機及否定之累積。——這種意義即與所謂「恆心」有關係。

★ ★ ★ ★ ★

東洋的藝術家常以「三昧」表示最高度的藝術。這是我們所不敢贊同的。因為這種態度容易陷于像前世

紀末期的唯美主義一樣的危險。也因為這種「三昧」將有一面凝視着最純粹的境地而不知不覺使自己生活遊離出來的結果。我是不贊成安于此種境地的藝術家，寧希望有與時俱進常緊張着生活的藝術家。

當一八八三年舉行瓦慈華斯（Wordsworth）協會第四回倒會時新任會長阿諾特氏（M. Arnold）曾作就任的演說。我是極佩服阿諾特氏之歲數愈老，志趣愈高的態度。我現在將它的演說摘譯出來，以結束我這篇文章吧。

「我是很忙碌的人，並且年歲也老了。（當時阿諾特氏六十一歲）我欲將我的餘生專精用之于反省及向上的生活裏面去。我努力着防阻我的心之轉向。老實說，我是不想加進這協會的。但是却意外地竟被推舉為本會長了。想辭退，又覺太過於拂了大家的好意。不過，我翻想一回之後，又覺得我之出任會長，正是我的正當的義務。從前的哲人，每至老年，便加進修道院。但是現在的時勢變了。誰也不想加入修道院了。所以我以瓦慈華斯協會代替了修道院。因為瓦慈華斯在他的全生涯中所

躬行實踐的，不外是能安于約束中世修道院生活的貧窮、樸質及清高三德而已。至現代的社會是務求貪婪、污濁及浮華。在這種時代相的重壓之下，煩惱着的人們必須以瓦慈華斯的生活和創作的態度為師表。瓦慈華斯可以為吾人的模範很多。就中，一個人每當漸趨老年，再無餘裕的光陰浪費於多餘的事務上去的時期，所能痛切地感着他的最美點便是：他是認為必須說才說的

Sanism

俄國作家阿爾采巴綏夫有一篇小說『沙寧』。 (以該篇中之主人公之名為書名) 其主人公沙寧抱讚美肉慾的思想，在肉慾之前，無社會，無國家，亦無道德。對於一人之心慾滿足厭倦之後，再移至他方。又以自由戀愛為生活之全意義，且須常滿足其情慾。這種傾向謂之沙寧主義。而此種人則名之為沙寧主義者 (Sanist)。

一位詩人在哥德晚年時也有這種創作態度。又和瓦慈華斯生於同時代的意大利的偉人厭世詩人勒奧帕蒂 (Lopardi) 也有這種態度，不過，瓦慈華斯認為所必須說的是和勒奧帕蒂的相反對，即對任何事物都感着柔靜的幸福，希望和愉快的力，從墓碑那邊向我們招手的崇高的力！我們之所以景仰瓦慈華斯正是因為我們也感着這些力！

(完)

Sadism

此為變態性慾之一種。因法國小說家Sade氏最初創此種描寫，故有此名稱，若加以義譯，當是『虐待淫亂症』或『自動的傷痛淫亂症』即由虐待對方以滿足自己的性慾，或由同樣方法增高其性慾。例如用捏，咬，毆或侮辱，威嚇，監禁等方法；或刺殺陌路的女子等病的傾向，都屬此類。又有專向異性同學作對或為難者，亦如 Sadism 之一現象。法國自自然主義發生以後，在文藝上都主張露骨的描寫，因性慾描寫較之從前細膩而深刻，結果多受了 Sadism 的影響。

文化小園

(譯自日本世界文學上代文學篇)

(一) 古代文學在文學上之重要意義

歐洲文藝之花最初開放于希臘紀元前五百年，希臘已經有歷史和文學的傳統了。但在那時代，在歷史上的希臘並不限于地名希臘的領域中。因為當時的希臘由地中海至黑海一帶沿岸都有她的殖民地。統一這些殖民地的即是她的傳統和言語。雅典、斯巴達及特貝斯 (Thebes) 皆具備有可以成立為文化中心的資格。但繼承其傳統，至于今日的最主要的中心，還是雅典。在雅典的文化裏面，表現傳統特別明顯的即是文學。

希臘文學的發達形式是按着敘事詩、抒情詩、劇詩的順序。最著名的是荷馬的敘事詩伊利亞斯及奧德塞 (Iliad and Odyssey) 便是古代一切文學中的最高峯。不論希臘或拉丁不論中世或近代，西洋的一切文學，若追溯其根源，盡都是發源于荷馬之高峯，然後分派出來的大小起伏無定的山脈吧了。這決非故意誇大其詞。荷馬的敘事詩是這樣地充滿着西洋傳統的原型的情調。因為有荷馬的詩，不僅敘事詩的敘述法由是決定了，並且其他部門的詩的形式基礎也算奠定了。在古代詩並不是寫給人讀的，而是唱給人聽的。不論是敘事詩、抒情詩及劇詩都是訴之于聽官的詩歌。故音樂和跳舞早既消滅于無形。獨有言語所具有的音調之美能永久保留着。

在希臘以藝術哲學及科學為文化的中心，而其全盛期則在紀元前五世紀。在那時代，特別是歷史和傳統能保持其調和。又在那時代，因為希臘脫離了波斯的羈絆，從亞細亞的勢力下獨立起來，成立了以雅典為盟主的聯邦的組織，民族精神之高揚，在當時，各國實無其匹。在希臘的藝術中，又推彫刻、演劇為最優越，但未能長久持續其全盛耳。

等到她的內部聯盟開始弛解時，她的文化也就傾向于衰頹了。

繼承希臘的便是羅馬的繁榮。但羅馬則以法律、政治及權威為她的文化的中心。羅馬的繁盛實始於紀元一世紀。但在文化本質上說，最少在文藝方面說，一直至二世紀為止，還不外是繼承着希臘的傳統。其後相連續的四世紀間，則完全是羅馬的傳統。若比較希臘和羅馬的特長，則前者以多產各種天才為特徵，而後者則以統一為其優點。這就是在文藝上，希臘所以偉大的理由。至羅馬文藝雖有多少優越之點，但若加以詳細的研求，則仍然是多以希臘文學為其原型。

其次埃及、巴比倫、阿西利亞等文化，嚴格地說，在民族上及地理上仍屬東方的文化，其與以希臘羅馬為祖先的西洋文化完全不同，屬於異樣的傳統。

基督教文化的起源確是東方的。但到後來，和羅馬文化相融合而造成西洋之中世文化。這點是吾人應加以注意的。

以下當介紹古代希臘羅馬之燦爛的文藝——即所謂古典文藝——以供有志文學者之參考。

(二) 希臘神話

希臘民族的神話，在殘留至于今日之一切民族神話中，是最高貴最美麗的神話。不過在最初，尙未作成像今日一樣的文學的形式。據赫羅多阿斯（Herodotos 註一）說，赫西奧多斯（Hesiodos 註二）編神統記（Theogonia）的時代實距他的時代約四百年以前。故可以說是在紀元前九世紀的後半期。至若以荷馬之名而發表的伊利亞斯及奧德塞之產生時代則當更為古遠。最少亦在紀元前九世紀中期以前也。有人且推定其當在更悠遠的古代。在這些詩裏面，大體都是將神描寫得極其高貴而美麗。其中也有一部分是非按原始人的想像法去想像不可的描寫法。但就全體說來，都是充溢着高貴而美麗的描寫。不過我們雖佩服其描寫之美，同時在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視了，在這些美

的表現裏面所包藏着的不合理及野蠻諸點。因為是神話正是以不合理及野蠻為其最重要的本質。

美拉氏 (Max Müller 註三) 說：這種不合理和野蠻實其是人類頭腦形成所必須經過一次的準瘋時代之產物。原始人在他的貧弱的經驗範圍中，不憑理性，全憑想像去解釋自然現象。這是心腦尚屬幼稚時代不可避免的事實。原始人以爲一切實質的存在都是和他們一樣地會說話、欲望、及思考。所謂『萬物皆有靈性』(Animism) 即是兒童及野蠻人的精神活動的樣式。想像力達至最高度，理性却完全不發生作用，像這種情狀，即可以說：這個人是在準瘋狂時代。最初的原人不僅不能像我們一樣地想像，並且連我們爲他們所假想的思考程度也尚未達到。以上是美拉氏的見解。若就希臘之例來說：這決不是紀元前十世紀或九世紀那樣的新近的時代。據考古學者的推定，杜羅亞 (Troy) (註四) 的戰爭至少亦在紀元前十五世紀初葉以前，在印度歐羅巴人種由歐洲中部多腦河流域移動之後，即在希臘民族移至希臘杜拉西亞 (Thracia) 佛留基亞民族 (Phrygian) 移至小亞細亞以後之事。在此戰爭之前，有美契尼 (Mykenai) 文化，有克勒特 (Krete) 文化，都是屬於先史文化之極古遠的時代。但是，我們尚可以上溯至更古遠的時代。考古學者能溯至石器時代以後的諸時代。人類在石器時代以前已經存在着，且經過此石器時代以後的時代更爲悠久的時代。不過我們可以這樣說：人類由能夠運用其頭腦以後，不久便有神話的發生了。克羅諾斯滅了烏拉諾斯這恐怕是人類所有的最古的記憶。

當克羅諾斯追逐了父親自稱上帝支配世界的時候他的母親格亞 (Gaia) 即預言克羅諾斯亦斯爲其子所廢逐。克羅諾斯聽見後，非常不安每生一子，便從其妻利亞 (Rhea) 手中奪了過來，吞嚥下去。他一吞嚥了五個嬰兒了。利亞甚爲悲痛，因訴之於母。母教她：這次生了兒子時，要趕快把他隱藏起來，另取一石塊以替代嬰兒，包裹進襁褓裏而去，便無事了。利亞聽從了母親的話，照樣做了，把生下來的，祝埃斯隱藏於克勒特島的洞穴裏面，由山羊喂乳給他吃。這小孩子很強健地長成起來了。僅一年，便變爲成人了。又絡亞給克羅諾斯喝下去的飲料，使他將吞嚥下去的五個嬰兒全吐出來了，變爲二男三女。這些

青年的神和舊神相戰，十年之後，始告成功，將舊神完全放逐至塔爾塔羅斯(Tartaros 註五)去了。

以上所述是很明瞭地表示着神話中野蠻的分子。我們由此神話可以知道下述諸事實：即(一)種族之長常取他種族之長而代之；(二)種族中老嫗的預言之尊重；(三)有食人肉之遺風；(四)崇拜石塊；(五)山羊之哺育嬰兒；(六)青年種族追放老者的習慣；(七)最年輕者之獲得相續權。這類神話必然是見於原始人社會的事實之記憶。比較神話學及土俗學，在其他的民族神話中，亦發見有與此相類似的神話。在今日的未開化人種之間也發見了與此神話中所述的相類似的現象。

(三) 世界創造

關於世界之創始，在希臘人間亦有許多不同的想像。荷馬以爲世界是一個圓盤，圍繞着這個圓盤有所謂海洋(Okeanos)的流動，這即是萬物的起源。另有一種解釋，則謂在最初的物質是完全的『黑暗』。在這黑暗中，忽然發生了光輝。第三種見解則先有『時』，然後有所謂 Khaos(渾沌)，由是分裂爲天地，由是有愛(Eros)的出現。據神話的整理者赫西奧多斯氏的意見則最初有 Khaos 其次產生廣漠的大地其次則產出美麗的愛(Eros)由 Khaos 又產生(Erebos)(冥府註六)和夜。由此兩者相交則產出大氣(Aether)和白日。凡古代人所描想的世界盡都是極端和極端的接觸，由無形之醜惡的東西產生有形的美麗的東西。最可怕的東西的傍邊，即有最可愛的東西存在着。

因愛(Eros)的出現便有性別了。由大地上昇爲天(Uranos)而掩覆着大地，大地是作母性的女神格亞。由格亞自身，早產生了山和河。但她和烏拉諾斯相交，又產生了多數的偉壯的兒女，即有多數的怪物之一族，Kyklopes 之一族，及 Titans 之一族。

怪物的巨族中有百手的 Kottos, Briareos, 及 Gyges。一般解釋爲地震、海嘯及暴風雨之象徵。

Kyklopes 族是僅具隻眼的 Brontes, Steropes 及 Srges。——是即象徵雷鳴、電光及雷火。

Titanes 是以最可怕的勢力滅絕萬物的自然力之神之人形化。荷馬所舉出的 Iapetos 和 Kronos 即屬此族。赫西奧多斯再舉出十名，即：Okeanos, Koros, Kreios, Hyperion, (以上男性) Theia, Rhea, Themis, Mnemosyne, Phoibe, Tethys (以上女性) 其中以未來之支配者克羅諾斯為最年輕。

烏拉諾斯看見這些可怕的勢力，想把她們幽閉于大地底塔爾塔洛斯中。母親格亞非常憤恨，叫兒女輩起來和父親抵抗。但是除克羅諾斯一人之外，其餘不能奮勇起來。唯有克羅諾斯揮着母親給他的鐮刀切傷了父親的睪丸，由這些滴血再產生了復讎心極熾烈的 Erinyes 和威脅着神的巨人們。一說則謂：烏拉諾斯被截斷了的一部分落在海中，海便懷孕了，由騰沸着的海泡便產生了美和愛的女神 Aphrodite。由這個爭鬥與擾亂之結合產生出來的美麗象徵，可在羅馬博物館中所保存的浮雕上看出來。

Titanes 族也開始蕃殖了。這是由于 Okeanos 與 Tethys 的結合便產生了美麗的河海之神 Nymphes。(水妖) Koios 和 Phoibe 相結合，產生了將來為祝埃斯后妃的一人 Leto 及 Asteria。(Hecate之母註六) 又由 Hyperion 與 Theia 的結合，便產生了光輝的曙光 (Aurora) 日光 (Helios)，及月光 (Selene)。又 Iapetos 和海的女兒 Klymene 相結合，產生了以肩膀支持大地的 Atlas，後來作人類保護者的 Prometheus 及 Epimetheus 等。得 Kreios 和海的女兒 Eurybia 相結合，產生了 Astraeus (風神之父) Pallas, Persees 等。

新神的系統則由克羅諾斯和他的姊姊 Rhea 的結合而開始蕃殖。他倆間產生了三男三女。三女是司灶的 Hestia，司五穀的 Demeter，及將來為一切女性之主的 Hera。三男是下界之主 Hades，海之主 Poseidon 及後來為 Olympus 王的祝埃斯。最幼之子祝埃斯在開始其新統治之前，先負有兩種使命：即 (一) 和破壞萬物的『時』之神戰爭，(二) 和攝藏萬物的『渾沌』之神戰爭。

破壞一切的『時』之神是克羅諾斯。本來他早經預言者預言其將為他的兒子所破滅，則既如前述。

克羅諾斯因爲他的支配時代達到了末路，吞嚥在他腹內的五個小孩子皆吐出來了。祝埃斯即與五位兄弟相合力，與父親作戰。但 Titans 族皆附隨克羅諾斯。祇有百手巨人和隻眼巨人因得祝埃斯的援助才能從幽閉的地獄底下出來，故他們參加于祝埃斯的方面。

新的諸神守着 Olympus 山，與據 Othrys 山的舊神相戰，戰爭極其激烈，最後勝利歸于 Olympus 山了。舊的諸神 (Titans) 都被投進地底的深淵裏了。Titans 的本質是無形的無制限。無形的無制限爲一種醜惡。Olympus 山之神是賦有人形的人類的創生和神同形，才是正當的解釋。故 Olympus 山的諸神之勝利，可以解釋爲均整，調和對於無形無限制的優越之意。

(四) 奧林波斯山之支配

在 Olympus 山方面決定了新支配的分擔。祝埃斯司天，Poseidon 司海，Hades 司下界。至于地上則歸他們共同支配。

舊的諸神雖失墮了勢力，但尙未完全被一般所忘却。例如古太陽神 (Helios) 可由新的 Apollo 的形態略推其大概。舊的海神 Okeanos 的形像則作戴有三叉之冠的新海神 Poseidon 的原型，描成像雲霧一樣。總之，新的諸神對於舊的諸神之關係並非如善良而有益者之對於不良者有害者之關係，乃是一種力對他種力之關係。故戰勝雖可以增加新的諸神的偉大，但舊的諸神的印象則決不因此而消失。

關於 Olympus 的主要之神，當述之如次。但有主張十神者，又有主張十二神者。即有人主張省去最後之二神，又有主張加入最後之二神。

(一) Zeus 此爲 Olympus 之主神，天之支配者，世界之最高權威者。一切的神和人之父。彼自己亦作豪語謂：縱令 Alympos (諸神相結束，亦非其敵手云。彼雖爲偉大之神，但在另一方面，又有不類似神而類似人之處。即他並

非絕對的全知全能，亦未能完全超脫于運命力之上。最少，荷馬所述的祝埃斯即是這樣的。其後詩人所描寫的祝埃斯（例如 *Aeschylus*）之性格便漸次道義化了，對於一切問題作公正的審判者，對於一切集會作有力的支持者，又對於家庭則作保護者，因得一般的敬仰。

但一般推定其本來乃自然之一部分之人性化的存在。在 *Arcaia* 及 *Dodona*（註七）以柏和鳩屬於他的脚下。有人說這即是表示他的遺影。又在更古昔的時代，即在荷馬的時代已經以祝埃斯為政治之神，及國民之神了。故他實是法律、習慣、宗教等所承認的一切制度之保護者。

又他亦作平定天下之軍神而表現。並且能驅使雷電，召集雲雪。於他亦有此等特殊之綽名。又他支配天，調節季節，故又能變更光和熱。

祝埃斯的正妻為 *Hera*。她雖是祝埃斯的姊妹，但由另一人在別處地方撫養長成的。

祝埃斯除 *Hera* 之外，尚愛過多數的異性。——例如 *Themis*, *Dione*, *Mnemosyne*,（皆為 *Uranos* 之女）*Metis*

Egynome（皆為 *Okeanos* 之女）*Maia*,（*Atlas* 之女）*Demeter*,（其自己之姊）*Leto*（屬 *Litaneis* 族）*Io*,（*Inachos* 之女）

（註八）*Aigina*, *Antiope*,（皆為 *Asopos* 之女（註九）以上為屬於神的系統之女性。又有女妖之 *Kallisto*。（*Lycos* 之

女（註十）人類的女性則有 *Cadmus* 王（註十一）之女 *Semele*, *Elethonius* 王（註十二）之女 *Alkmene*, *Acrisius* 王

女 *Danoe*,（註十三）*Tyndareus* 王之妻 *Leda*,（註十四）*Agenor*（註十五）王之女 *歐羅巴*（*Europa*）等。這些女性皆為

祝埃斯神所寵愛而變為神或英雄之母。

祝埃斯所寵愛的女性何以如此之多？因一般以他為司生產之神，故以此說明他的汎愛。另一說則謂他實為希臘民族最高之神各地方的語言皆當附屬於他的意義。總之，我們可以視他為旺盛的自然力，常在變形，反覆無常之象徵。此種多多樣式而複雜的 *Olympos* 之宗教亦吸收了許多比它更低級的宗教之特質，此由祝埃斯的事情又

可被用之以代表其他部分事情一點觀之，即不難明瞭也。

祝埃斯又愛一青年名 Ganymede 因他曾化身為鷲飛至伊達山 (Ida) 掠來了一個青年當諸神宴會時即使他侍立于席傍以替代 Hebe。(見下項)

祝埃斯又為預言之神。Epyros 之 Dodona 即因此而特別著名。

羅馬人神話中的 Jupiter 似為祝埃斯之複寫。

(2) 希拉 (Hera) —— 祝埃斯之妻故在 Olympos 的 Partheon (神殿) 裏面佔有女王的地位。但這也不過是經過了後世之修正的。其實他僅是祝埃斯的一配偶者吧了。她常反抗祝埃斯，但在才智上，能力上趕不上他，故每反抗他，便被處罰。祝埃斯常打她，蹴她，把她從雲高處吊下來。荷馬所歌詠的希拉僅有一點可與祝埃斯相匹敵，即她也有預言的能力。荷馬的希拉是最長于嫉妬，即以這嫉妬為她的第一特徵。祝埃斯常追逐異性。希拉也常妨阻着他的濫愛。故夫妻之間，常相反目。她因此曾求過 Poseidon 和 Athena 的援助，也借用過 Aphrodite 的魅惑之帶。

但是希臘民族對於希拉的理解漸次增高了。原來僅是一個原始的妬婦，逐漸被尊崇為有光輝的婦德及有威嚴的主婦之典型了，如 Polycleus (註十六) 的彫刻所示。一說到希拉，便認為是女性中最崇高的典型。在 Olympos 的嚴密的意義上說，她祇是一位既婚之婦。(Aphrodite 雖是 Ares 之妻，但無人妻的資格，而為一般人所忽視) 為祝埃斯生了三個女兒，即 Hebe, Ares 及 Hephaistos, 一般尊敬她為結婚及兒女之守護者。

希拉和 Aphrodite, Athena 三人互相爭妍鬥艷。祝埃斯因命令在伊達山追逐山羊的杜羅亞王子 Paris 判斷三位女性孰為最美。三人皆出重賂，欲買收 Paris。但 Aphrodite 的賄賂最重，為一最美的女子，故 Paris 稱 Aphrodite 為最美的女神。此即當杜羅亞戰爭開始時，希拉與 Athena 對杜羅亞都懷敵意的原因，故參加于希臘軍方面。荷馬描寫她的眼睛說：『睜着牡牛的眼』，即以『睜着巨眼，緊結雙唇』的女王姿態為希拉的姿態。她的性格是高

矜而堅強，半點也不肯讓步的。孔雀是她所最愛之鳥。Argos 則為她所愛住的土地。此外，斯巴達和美契尼也是她所樂居的。

在羅馬則有 Juno 與希拉相當。

(c) Pallas Athena —— 祝埃斯之女，但無母親，因為她是從父親產生下來的。她是由這樣奇怪的誕生而出現的女性。據赫西奧多斯的意見，Metys (祝埃斯的最初之妻) 即是她的母親。當在母胎中時候，祝埃斯聽從烏拉諾斯和格亞的忠告，將 Metys 吞嚥下去。到後來只有 Athena 從父親的頭上產生出來了。Pindaros (註十七) 則加以補充說，在那時候，Hephaistos 以斧砍祝埃斯的頭，武裝的 Athena 便高呼一聲，飛出來了。一般都當她不似一個女性的女神。即據 Arpheus (註十八) 的讚歌，亦以 Athena 為具有在男女中間的性格。同是 Olympus 的處女神，但 Artemis 之高潔，自有一種處女性的貞淑。至于 Athena 寧可說是表示着一種與男性相似的剛強。故從來對於 Athena 的表像都是巨肩細腰，具有和青年相似的堅緊的骨格。

關於之出生尚有一傳說，即以她為有翼的巨人 Pallas 的女兒。她因為守其本身的貞潔，殺了 Pollas，以其皮為盾，以其翼纏附于足上。第三傳說則以 Libya 地方為背景，謂她是在此地方由海神 Poseidon 和湖水水妖 (Nymphae) 之 Tritonis 之間所生的女兒。據 Herodotos 的解說，她因為受了父親的叱責，便投至祝埃斯處，祝埃斯認為義女云。

Athena 的性格是以智慧和權能之極度的調和及發達為特長。有時，她為其父祝埃斯的參謀。長于智謀，常參與軍事。不過她的智慧多見用于平和的狀態。對於國家，例如在農業、產業、技術等方面，謀其繁榮及發達時，多用她的計劃。又保護一切物的成長，也用她的智謀。特別在雅典都市——故以她的名字為地名——以她為唯一的守護之神。此外在 Argos，在斯巴達，在杜羅亞，雖受崇拜，但都不能如在雅典之有特殊的關係。因為尊敬她而視為神聖的生物。

有梟，蛇，雞及橄欖樹等。

羅馬的女神 *Minerva* 與希臘的 *Athena* 相當，其主要的屬性皆模倣 *Athena* 的。

(4) *Apollo*——他是祝埃斯之子。荷馬說，他的母親是 *Leto*。赫西奧多斯則加以補充說：*Artemis* 是他的妹妹。*Leto* 因受希拉的嫉妬，頗受痛苦，常在各處徘徊，無所適從，到後來隱伏於 *Delos* 島上，產生了 *Apollo*。那天恰是月之七日，故以七之數為 *Apollo* 之禮拜，至為神聖。

Apollo 別名 *Phoibos* (如同 *Athena* 有 *Pallas* 之別名) 即光輝之意。因為最光輝的白日之神，故為一般人所敬畏，且亦為對不正之神，故他手中常持弓矢。他的箭自射中 *Python* 大蛇以來，百發百中。又有善救人的災厄的手腕。醫藥之神 *Asklepios* 是他的兒子。他並且是預言之神。*Delphoi* 即是他顯靈之地。

Apollo 又為歌和音樂之神。後人傳說，笛和豎琴是他的創作。在『伊亞利』敘事詩中亦述及當諸神宴樂時，*Apollo* 會唱歌奏曲，他對於都市之建設及制度之設定亦抱有興味。例如他曾盡力於杜羅亞之建設及 *Megara* 外廓之築造。他並且是家畜之保護者，也獎勵過其他文化的技術。

有人對有光輝之 *Apollo* 與古神話中之 *Helios* (太陽神) 表示有同樣之重視。有時且與埃及之太陽神 *Horus* 相混同。其實在此等之間，應有明瞭之區別。第一 *Apollo* 是疾惡如讎之神。其他特長都是由這個本質產生出來的。在 *Helios* 和 *Horus* 却沒有這些特質。

Apollo 所愛的女性中有：在敘事詩中作 *Muse* (註十九) 的 *Kalliope* 作水神 (*Nymphae*) 之 *Klymene* 及 *Kyrene*

Horens (註二十) 的女兒 *Psamathe*, *Phulegins* 的女兒 *Koronis* 等。 *Kalliope* 為 *Orpeus* 之母。 *Klymene* 為 *Phaeton* 之母。 *Kyrene* 為 *Aristaios* 之母。 *Psamathe* 為 *Linus* 之母。 *Koronis* 為 *Asklepios* 之母。

據托爾 *Apollo* 之愛則有 *Daphne* 和 *Marpessa* 兩人。前者為川河水妖，受 *Apollo* 之追逼，因化身為橄欖樹，

得免Apollo的擁抱。但此為羅馬神話。又Apollo亦曾愛過斯巴達王子名Hyakynthos的青年。

Apollo最初尚未為羅馬人所知。羅馬人初次信仰Apollo，最少在紀元前四百三十年以後，自是以來，Apollo便為羅馬人最尊崇的一神了。在今日所遺留之Apollo像中，以Belvedere的Apollo立像（Vatican宮殿）為一般所最賞識，因其能表示此神——為希臘民族所崇拜之的——之智的崇高和壯健的男性美之最大調和。

(5) Artemis——據說係與Apollo雙生之妹，故在性格的本質上是其兄的複寫。兩者甚為酷似，即強健、潔癖、剛毅，以弓矢懲罰不正，及喜野性生活，狩獵等。故她有「殺鹿者」的綽名，亦以橄欖樹為象徵，以Dios為聖地。在這諸點上說，Artemis即是女性的Apollo。

Apollo和Artemis都是獨身之神。但前者常與異性戀愛。至後者則永久不知有所謂戀愛。不僅她自誇純潔，且要求伺候她的女性都必須為處女。她如其兄之長於音樂及詩。唯專嗜狩獵。由Agamemnon, Orion, Actaeon, Niobe, 等故事中所述，即知Artemis為一意氣堅強的女神。

Niobe是Tantalus的女兒，Amphion之妻，和她的丈夫過着幸福的結婚生活，生了七男七女，故頗以此自驕，而輕視僅生兩個兒女的Leto。Leto大怒，將此事告訴了自己的兒女。Apollo和Artemis為母親的名譽計，用弓矢射殺了Niobe的十四個兒女Amphion因此悲痛而死。Niobe亦悲切不堪，遂化為石。

Artemis所嗜好的供牲為鹿，和野豬。犬亦為她所嗜好。無花果，在她，是神聖的菓木。

一般推定Artemis的故事中，交織有希臘以外的多數地方的傳說。例如Arcadia, Taurus, Ephesus等的傳說。羅馬人則將Diana與Artemis同化，而作成故事。

在希臘以太陽神(Helios)為Apollo的原型。同樣，以月之女神Selene為Artemis的原型。

(6) Ares——祝埃斯和希拉所生的兒子，是一位軍神。前述Athena亦為軍神，有深謀遠慮，且以保護人民及

都市爲責任。Ares 則爲喜歡爲戰爭之戰爭，勇敢絕倫，知進而不知退，卽爲蠻勇之神。故他爲凡人的勇士 (Dionides) 所傷。(因 Dromedes 獲得了 Athena 的援助，才能傷 Ares) 在多數之例，Athena 都可以和 Ares 作很好的對照，而相比較。他是不顧前後的蠻勇的男性。當他知道了其妻 Aphrodite 戀愛少年 Adonis 的時候，便化身爲野豬，噬裂了那青年的身體。

他在北方 Thracia 地方，早獲得了一般人的崇敬。但在希臘本地，却不見怎樣得人的信仰。
羅馬的 Mars 與希臘的 Ares 相當。

- (註一) Herodotus, 或作 Herodotus, 希臘歷史家, (484?—424? B. C.) 有 The Father of History 之稱。
- (註二) Hesiodos 或作 Hesiod, 紀元前八世紀之希臘詩人。
- (註三) M. Mueller 英國之梵文學者, 比較言語學者, (1823—1900) 原爲德國種。
- (註四) 在希臘傳說中, 有各 Troad 之古都在 Troy 戰爭中之劫地。亦爲 Priam 之首都。
- (註五) Tartaros 或作 Tartarus, 卽地獄底之意。
- (註六) Hecate 爲主宰天地及冥府之女神。
- (註七) Arcadia 爲希臘 Morea 半島中央部之高原。Dodona 爲希臘 Epirus 之往昔都市。
- (註八) Inachos 或 Argos 王。其女 Io 爲 Zeus 所寵, 遭希拉之妬忌, 因變爲小牝牛。
- (註九) Asopus 希臘神話中之河神。
- (註十) 希臘傳說. Lycaon 爲 Arcadia 之王, 因無信仰。化爲狼。一說因受電擊而死。
- (註十一) 據傳說爲 Phoenicia 王 Agenor 之子, 在 Boeotia 建設 Thebes 都市, 又從 Phoenicia 輸入希臘文字。
- (註十二) 希臘傳說. Hephaestus 之子, Atheno 之子。

(註十三) Argos 王 Acrisius 之女。初有預言者謂受神託預言，Danae 所生之子將殺 Acrisius。王甚怒，將 Danae 禁錮於高塔中。後為 Zeus 所救出，終實現神之預言。

(註十四) Tyndareus 之妻，Helen, Clytemnestra, Castor 及 Pollux 等之母。

(註十五) Phoenicia 之王，Cadmus 及 Europa 之父。

(註十六) Polycletus 紀元前五世紀末葉之希臘有名彫刻家，建築家。

(註十七) 希臘有名抒情詩人 (522—442 B.C.)

(註十八) Apollo 之子，以七絃琴有名。

(註十九) Muse 為司文藝美術之神。

(註二十) 司四季變化之女神，複數為 Horae。

國民文學

第十七世紀法國的文學者，因注重本國文學的傳統。故創立國民文學的名稱。以後，各國遂不以文學為個人的生產，亦不許其為個人所私有了。哥德與西勒拉以後的文學者則更明確地設立國民文學的名稱。總之，所謂國民文學即是一國民的文化之自身表現，且對於文化創造常有貢獻的文學之意義。例如但丁和哥德的作品是以國民精神為背景，個性表現，同時亦為構成次代的精神生活之原動力，故可以稱為國民文學。我國的水滸三國演義等亦不失為國民文學之一例。

日本制霸太平洋時英美將如何

英國前內閣總理 洛特喬治講

黃獨芳譯

倫敦的海預備會議，不僅沒有獲得何等明瞭的結果或前途，並且不得要領而匆匆閉幕了。在收容精神病者及神經衰弱病者的瘋人院中，因為怕擾亂了病人的神經，都要低聲細語地談話。同樣，在以經濟的恢復為主題的今日，假如不是一個蠢人的說話，誰也不願意去亂敲警鐘吧。不過認識了當前的一個重大而危險的預兆，還在佯裝不知，也是不妥當的吧。躲在附近之角落裏，自信一個人能夠撲滅的一星之火，若竟意外地擴大起來而『燎原』的時候，恐怕想再請他人來幫同撲滅，也無所措手足了。

這次英美日三國間的海軍預備會議之失敗，其對於國際政局的影響，雖不欲加以過大的評價，但是一無研究，而儘管對之樂觀，也決不是正當的態度。

最近在國際間開過了許多次數的國際會議，但結果多是失敗之後再加失敗。所謂『休會』不外是『失

敗』的別名。大家學會了這套飾詞——以『休會』替代『失敗』，便是近年來的國際會議的收穫。前年的世界經濟會議也一樣。大家都說『我們不久再會吧』，便宣佈休會了。休會之後，各國不僅急急地提高關稅，並且將通商限制增大至於二倍或三倍，終至於斷絕國際貿易之最後一點氣息。共存共榮，國際親善的呼聲確是極其熱烈。但是講到算盤問題的時候，各國代表便為他們本國的利益，連一文錢也不肯讓步。特別是世界經濟會議之舉行，位於首班的大國們都是為自己打算，你睨視我，我睨視他，真是水浸牛皮，絕無半點的通融，實在令傍觀者也看不過眼了。

上述的情形，在海軍問題上也是一樣。參加預備會議的三國中，沒有一國肯表示半點的讓步。特別是日本代表，仍然固持着在未由東京出發以前的均等要求的態度，沒有半點的變更。對於日本的要求之美國的反抗，

也是根據美國全國民的公意，而非常的強硬。處這兩國間的英國外交部的態度却是十分曖昧，實令吾人難於捉摸。不過我們相信，我們英國國民大眾都知道我們外交部是欲與美國相聯絡以反抗日本之新太平洋政策，此則為既定的事實。最少關於這點，我們是不抱何等的疑惑的。我們固然有可以使日本屈服的餘地，不過若欲和日本作圓滑的談判，則對於太平洋問題實有再從新的見地加以考究的必要。通閱報章上所發表的公式的聲明及宣言，足見政府是何等的苦心慘澹於圖使國民大眾能夠獲得一好印象——預備會議之順利進展的印象。但事實却和報章上所載的相反。會議祇是在絕對秘密主義的煙幕背後慢慢的燒炙着。

華盛頓海軍條約決定了英美日三國主力艦勢為五·五·三之比，最奇怪的是雖然有這項條約的限制，但日本的海軍力仍然不落英美之後。其實華盛頓條約正是在樹立在太平洋上的安全感的均等上，成功了的唯一的試驗。美國為要防護太平洋，大西洋兩岸的極長的海岸線，必須分割她的艦隊為兩部分。英國因為要守

護散在於世界各地的領土，也須分割她的海軍為數部分。唯有日本將她的全海軍集中於太平洋之上，便可以安全無憂。在過去三年間，以太平洋為中心不知起伏過多少的波瀾，這既經可以向世界上表明日本的軍略的地位了。縱令日本置世界諸文明國的攻擊於不顧，而決實行其最大政策時，不論英或美若僅以單獨的海軍力，則到底不能進出至遠東和日本相抗衡。現在怎樣呢？日本現在正企圖建設與英美散在於世界各地的同量的海軍力，欲一舉而實現她制霸太平洋的好夢了。

日本在遠東既擁有最強大的陸軍，英美兩國間若仍不能開誠相見，圖相互的諒解時，則不數年之後，擁有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在國際貿易上為最大市場的東亞便將完全歸入於日本支配之下了。這個事實即是潛伏於倫敦海軍預備會議休會背後的真相。

『海軍會議失敗豈不是要再發生建艦競爭了麼？』這是誰都最急於想知道的問題。日本對於這點却很巧妙地說：『若承認了日本在原則上的軍備的均等，祇要承認這一點，便可以高揚日本的國威，日本決不想有新

繼的建造。」但是，我們要注意：日本人是具有一種天才的，他們是長於轉化國民的感情爲渾然的國民力，由是再轉變爲國家的行動。他們決不是徒甘於擁有虛名的國民。他們所要望的並非紙上的均等，而是事實上的均等。並且他們的實現均等的方法是：先提議要求英美減縮主力艦的勢力，她自己可以不費一文而達到她的目的。如果英美兩國以爲日本的提議未免過於「一相情願」的，而表示反對時，日本便毫不客氣地根據條約上的均等而建設她的均等的海軍力了。

對於華盛頓條約廢止了以後的太平洋情勢，若認爲和德國擴張海軍後之進出北海的情勢相類似，那就不是吉利的前兆了。每當德國造船所舉行進水禮的時候，英格蘭和蘇格蘭海岸的住民便會感着一種陰慘的戰慄。

德國空軍費之激增

英國樞密院議長鮑爾溫氏日前曾在格拉斯哥講

爲防阻這種不經濟之極的，並且非常危險的海軍競爭，豈真再無何等的方法了麼？確實是有的！這是任何人都很明瞭的。即除英美兩國締結密切的協力以外，別無辦法。這是無需要同盟或條約，祇在太平洋上有共同利益的國家取根據共同政策共同原理的同共行爲，便可以了。若不如此，則建艦競爭是到底不能避免了。由這個建艦競爭，便會逼這個世界再陷於危亂的深淵。這是明若觀火的事實。其實可以這樣說：英美兩國能互相提攜，正是英美與日本間成立諒解的基礎。要能這樣地進行，太平洋始能如其名稱所示，成爲和平的大洋。最後敢爲親愛的日本國民一告的便是：世界上並沒有一國欲以同盟或條約以妨礙日本人由他們的優秀的頭腦，努及事業所獲得的正當的報酬。

法國前米爾蘭講
大總統
黃獨芳譯

演。他在演說中，引用了史麥克將軍的一句名言：「關於

戰爭的講演，比其他任何東西都容易於煽動戰爭熱，及引起戰爭；』並稱贊將軍的這句話是至理名言。鮑氏或許是對於自治領地故作投機的演詞；不過看英國政府及議會關於炸彈、要塞、毒氣等議論，一切都很謹慎；足徵英政府當局之熱望和平的苦心，這是可無容疑的了。不幸的是，明知關於戰爭的講話最易煽動戰爭熱及引起戰爭，但仍有不能已于言者，這到底是誰的責任呢？鮑爾溫氏本人在格拉斯哥講演回到倫敦後第二天，在下議院就很詳細地提出德國的空軍問題來討論了。這豈不是十二分的對自身的諷刺麼？

我們在一切明白了的證據之前，是不能掩着眼睛裝做不知不識的。凡是關心歐洲，特別是關心中歐及東歐政局的人，皆不會忽略可怕的德國之野心和威脅吧。鮑爾溫氏指出德國的空軍預算在一九三二至三三年為四千三百廿五萬金馬克，到了第二年增加至七千八百萬，現在又激增至二萬萬一千萬了。讀過了這個預算數字的人們，便知道查特爾氏在同下院作警告的演說決非故意誇大其詞的了。查氏怎樣說呢？他說：

「我今天在那裏並非想深刻地描繪德國的最近樣子。我所想說的祇是德國祇要有了充分的軍備，像去年六月三十日晚上敢決行清黨（Coup d'état）的不滿十人的幹部，看他們的決心如何，便可以向英國下總攻擊的。恐怕他們也無需何等的預告，而即移之於實行吧。」

查氏所憂懼的是半點也不會錯的。我們要無忌憚地正面觀察事實。鎗斃了史萊轍夫妻之後，再撲倒了奧國總理陶爾非斯的他們之魔手，今後在歐洲會鬧出怎樣悲慘的事變來，誰也不能預料的吧。並且他們常在說：

「舊的計劃——例如放棄德奧合併等計劃，不過是昔日的惡夢吧了。」

又在國社黨（N.S.D.A.P.）的聖典「我們的戰」裏面，他們的首班希特拉也公開地無所忌憚地說：

「無論採取任何手段，亦有所不惜。我們祇圖德奧合併之實現！」

不過，近來這位希特拉又像想着了什麼事體，停息了他的叫號了。由表面上看來，奧國似乎暫可以安於其

位。但事實却有大謬不然的。奧國前外交總長瑪塔亞氏關於這點，曾直截了當地說：

『希特拉和他所統率的第三帝國決沒有放棄合併德奧的野心，即在將來，也決不放棄這種計劃的吧。若不剷除喉使暗殺陶爾非斯總理的人，和平是永久無望的。並且暗殺陶爾非斯的犯人上絞首台時還高呼希特拉萬歲呢！由此事實，即可以明瞭在這事變的背後牽線的是如何的人了。即是說：陶爾非斯是在德國的名氣之下被處於死刑的奧國內閣總理！』

和瑪塔亞的聲明同時，德國巴本氏也破了他的長期間的沉默而宣言：第三帝國的目的並無何等的變化。在另一方面，試看德國的外交如何？他們的外交亦是看見令人擔憂的，一味左衝右撞，表示他們的盲幹與猛進，終於使列國的外交官不禁爲之啞然。例如希特拉的密使票本杜洛普氏等一班人頻繁地往來於歐洲各國之間，很巧妙地粉飾着德國的野心，以擾亂世界的輿論，欲從混亂的歐洲政局奪取漁人之利。不幸的是，好事

多魔。他們的這種計劃在中途實受了許多的磨折，終於未能遂願。

凡爾塞條約雖然將在長期間中呻吟於哈布斯堡皇室的桎梏下的人民解放出來了。但在長時代中分離了的同一民族，欲完全統一，恐是很難辦到的事實。

德奧的合併恐怕祇有時間的問題。這是由馬賽慘案以及匈牙利的態度可以看得出來的。匈牙利對於第三帝國所有的破壞計劃是最忠實的幕僚，最熱心的協力者。匈牙利也模倣着德國，不僅以再整軍備爲滿足。他們常挑撥及利用新興國的內爭，在改訂國境的口號之下，以運用他們的可怕的計劃。

當審議南斯拉夫所提出的對匈牙利政府的控訴時，國際聯盟理事會裏的論爭甚爲激烈。由此可以看出在改訂國境計劃上的可怕的作用，極爲瞭明。德國及匈牙利竟以恐怖手段企圖國境的修改，並且固執着以修改條約爲和平的基礎的口實。這是吾人深覺遺憾的。

我們對於歐洲地圖試深加考察。在巴爾幹固然不用說了。即在中歐及東歐，到處都有暗示着炮火的慘狀

之民族間的軋轢。捷克國的外交總長本涅斯氏先道破了這一點。其次有羅馬尼亞的外交大臣狄秋勒斯柯氏，南斯拉夫的外交大臣伊埃章芝氏及法國外交總長賴伐爾氏等也表示了共鳴。即：

『將來如果有妨害南斯拉夫、捷克及羅馬尼亞的聯合的企圖，那末，一大悲慘的事變必然要接踵而發生的！』

担心和平將被破壞的人們聽着吧！如果以修改條約爲防止中歐戰爭之爆發，那無異於自投水中以求不濕其身而已。同時也要記憶着一件事！當賴伐爾外交總長發言說：

『若改變一個國境線，那即是等於開戰的意

義了！』

在那一瞬間，理事會議場上，全場都鴉雀無聲了。恐怖主義和修改國境主義同樣已經是過了時代，落在歷史的背後了的。現在是縱令是國際聯盟，也不能輕試其國境的修改的時代了。在這個意義上，在不久以前，法國爲南斯拉夫及小協商國所提出的議案，英意兩國便立即表示了贊同。這可以說她們的最大的榮譽。祇有始終尊重條約的英意法三國民的決意才可以稱爲對於歐洲和平之最大保證。

譯此篇原意是在使讀者明瞭在歐洲民族間的抗爭之激烈，並無偏袒法國而爲之宣傳的意思。——譯者誌

進展到英法協約的法國外交之勝利

日本法學博士 米田實講 道存譯

(一)

由昨年春至今年春，法國外交可以說是收穫了空

前的成功。在五十年前的德國鐵血宰相俾士麥向列強擴張了同盟和協約的網，使法國陷於孤立的地位。同樣在三十年前，法國外交總長德卡塞也與英俄相提攜達

到了包圍德國的目的，而造成歐戰勝利之根源。近來法國的前任外交總長巴爾都和現任外交總長賴伐爾也襲用這種外交政策，在外交上建立了殊勳。

因去年春二月間的暴動及政變，故有杜梅格內閣之出現。七十二歲的老人巴爾都出任外長。他看破了希特拉的欲毀棄條約的態度，祇有促進列國的疑懼，故遊歷各國以着手他的「包圍」及「孤立」的外交政策。即巴爾都氏。

第一先引蘇俄爲法國的友人，而使其加入國聯，可在背後牽制德國。故與其說蘇俄想利用法國，寧可說法國先以蘇俄爲工具了。到了最近，這種情勢是更加暴露出來了。

第二他利用奧國問題的機會，在非洲，以極大的餌食給與意大利，使意大利對於歐洲問題亦成爲法國的親友。

正在向意國交涉中，巴氏忽因馬塞事變而殞命了。幸得現在的賴伐爾能繼承巴氏的志願，終於本年一月七日和意大利訂立了法意協約。自法意協約成立後不

滿一個月，又成功了他的英法協約。此等成功，雖然說是在巴爾都時代做過了準備的工作，但也可以說是出人意外的外交現象了。

(二)

或許有人將批評這條約祇是表示法國的讓步，即在此次的英法協約中，法國同意了廢棄德國人所最嫌惡的凡爾塞和平條約中第五篇關於陸海軍及航空的條項。在這條項中所載的是，對於德國

『陸軍以十萬爲限度，禁止徵兵及廢棄參謀本部；海軍限定爲小戰艦六艘，輕巡洋艦六艘，並禁止其潛水艦及空軍。』

這項條款的廢棄，當然爲常在高唱軍備平等的德國人所歡迎。但在新協約中，却明白地規定：『單以德國一方面不得廢止之。』此外且加上德國所難容忍的條件。即如一九三二年十二月的五國宣言，列強（當然包含法國）承認與安全保障能兩立之德國軍備平等，但要德國回復至國際聯盟與列國共訂軍縮條約，並不得

藉武力以解決國際的紛爭；若不能實現此等條件，新協約不能成立時，則凡爾塞條約中的軍事條項仍不能廢棄。由此觀之，德國只是空望着山珍海味，其實是不能求一飽的餓客吧了。

(三)

一方面對於德國表示冷酷待遇的新協約，在他一方面雖未能促英法兩國達到兄弟化、骨肉化的程度，但也可說是達到這種關係的第一步。

即英法兩國若不是由自身所挑撥引起的，第三國若以空軍襲擊其中一國時，其他一國必須加以空軍的援助。

當一九一九年六月，英美兩國關於萊茵河方面作成了援助法國的條約，後因未獲得美國國會的通過，固告失敗了。自後，法國都希望着英法協約之成立。去年春，巴爾都氏樹立了以同盟協約包圍德國的政策。故於去年七月往訪倫敦當局，交涉航空之互相援助。對於當時的航空協議，比利時（與法國為軍事同盟）也參加了。

荷蘭也受了他們的邀請，唯未加入，這是因為英國統一黨首領鮑爾溫氏及其他英國當局看見最近德國秘密地違背了條約而激增其空軍，因震駭起來的原故。

德國在近來每月可以生產九百架飛機。據說，這是可以簡單地改變為轟炸機的。又如條約所禁止的軍用飛機，亦利用俄國及其他外國領土上大加舉行練習，這是經過了很久的期間的事情了。今在希特拉統治之下，益見講求空軍的手段了。特別是自去年以來，從美國輸入的鋼鐵及飛機原料，其額數真足驚人。無怪乎英國也於昨年發表將現在第一線飛機之八百四十架增加至一千三百架的計劃。

同時，鮑爾溫氏於去年五月八日，在下議院主張「國際航空警察隊」。其後有數國家也提議過共同保障。這些空氣便為法國造成了策劃的好機會。至巴爾都訪問倫敦當局的前後，這種趨勢就愈加進展了。特別是鮑爾溫代表英國政府和巴爾都氏相折衝。結果於去年七月三十日，在下議院以代理首相的資格宣言：

「在空防上的英國國境，並不是道瓦海峽的

岩壁，而是萊茵河岸。」

由上述情勢觀之，這次英法防空保障協約之成立實可以說是自然的發展。

(四)

以上略說明了英法協約的事情。但是在德國方面將有怎樣的動作呢？

當然，英法的防空保障協約，並不拒絕德國之參加。

希特拉若拋棄了他所進行中的計劃而參加此項協約時，那末，這個新協約或將變為洛加諾條約之追加相類似的條約，亦未可料。到那時候，這個協約便變為一般的『禁止空襲或中立保障』的條約了。由是可以毀壞法國外交成功的一角。可惜的是希特拉對於該協約反對之點尚多，恐他沒有參加此協約的決斷，度量及聰明。然則這次的英法協約正可以說是英法同盟的第一步工作吧。

法意協定與歐洲政局之展望

平述先

(一)

法意協定，由法外長賴伐爾意相莫索里尼於本年一月七日在羅馬正式簽訂成功了。由於法意協定的締結決定了賴伐爾英國之行，促成了英國的內閣的緊急會議及提出廢除和約中的軍事條款；同時，更引起了南斯拉夫，捷克及羅馬尼亞等小協約國之協商並共同贊成羅馬協定之決定。最近各國輿論界，對於羅馬協定的態度，有的謳歌為世界和平的關鍵，有的持毀譽參半的態度。但羅馬協定究竟能不能維持歐洲的均勢，推進中歐的和平，抑或是反足以促成今後的戰爭？要解答這個問題，我必先分析過去歐洲的局勢。

戰後的歐洲，雖然有「和平責任」的國聯及維持均勢的凡爾賽條約的控制；但是年來複雜綜錯的歐洲政治關係，却充分地表現出列強間的矛盾之日益尖銳化。集體保障之日見動搖更決定了國聯的使命，僅係執行凡爾賽條約的機構；而凡爾賽條約的本身，也已屆不復能維持歐洲和平的時期。各國政治家遂各勾心鬥角，以從事於同盟協調的組織；商訂密約，藉以保持其國際地位於不墮。

原來歐洲的政局，因為凡爾賽條約的規定，形成了政治上兩大營陣。即是由於法國做領導之「維持現狀」派與以德國為中心之反凡爾賽體系兩相對立，前者的標誌是「安全保障」；後者則揭櫫「要求平等」。兩者針鋒相對迄無寧日。軍縮公議的擱淺，歐洲政局之種種不安，無一不是由這兩大陣營鬥爭的結果。迄至最近，糾紛更多。法國既有法俄合作以包圍德國外交之運用，而德國更亦有德波親善及突圍運動的抗爭。法方有強迫德國減低軍備的要求；德方也即有軍縮會議與國聯的退出……無一不是由於存廢凡爾賽條約兩大勢力演變的結果。

但歐洲除了德法兩系統的對立而外，英意俄三列強在歐洲的外交政策的運用，也是常是建立于法德的對立上的。其中英國是最滿意于凡爾賽條約的國家，所以其外交動向，大體是在維持歐洲的均勢；故過去英國的行動，時常與法國一致。但是英法間的矛盾以及法國的「歐洲盟主」政策也常使英國在這種條件下與德國以相當的提攜。故英國的外交政策，時常動搖。意國雖是協約國之一，但她不滿意于凡爾賽條約而「為修約和改盟」的國家之一。意國不滿意凡爾賽和約的原因是在於（一）凡爾賽條約的分贖——殖民地——不均及（二）國內法西斯蒂政治制度的確立。所以她的外交之動向，在修約改盟的路線上，常與德國同一立場；同時，且因意國在非洲殖民地和中地中海的利益常常和法國衝突，因此遂形成了法意間的根本對立。但是自希忒勒上台以後，德奧合併問題急迫之開展，更使巴爾幹及東地中海的外交問題，益發複雜起來；因之德意間的矛盾也日見激烈化了。至於蘇聯，本來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從來不加入歐洲政治的漩渦，但自遠東的日本強佔東北以後，使她遂感到莫大的威脅。所以

他也不斷地與歐洲的鄰國，締結不侵犯條約，企圖與法國聯盟以抑其當前的敵人——德國。
綜觀歐洲政局，列強間之尖銳矛盾和鬥爭是怎樣地深刻呀！

(二)

法意協定，就是歐洲政治關係演變錯綜的結果，也即是意國放棄其歷來修約主張而與法國共同維持凡爾賽條約以制控德國的產兒。

本來過去法意關係，勢若水火；第一是因為意大利曾與英法兩國於一九一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在倫敦訂立密約，規定如聯軍勝德則德國的殖民地，應相當地補貼意國。（第十三款）當時意大利之倒戈，是曾經「週密地顧慮到」這種「利的」。然而大戰告終，法英兩國，却沒有實踐她們的諾言。英法在非洲雖然獲得了大量的殖民地，而意大利則甚至連戰前的特黎波里坦的統治權也幾乎保不住了。雖然她也曾夢想獲得特黎波里坦（即里比亞）南部法屬殖民地的讓予，然而却久久不能成功。但意大利的南進政策，是和她的東進政策一樣，成為她對外爭取生存的主要條件；因此許多的意大利人遂只向非洲法屬的都尼斯遷移。因此非洲殖民地的爭奪，倫敦密約的執行與否等問題，遂使英法意——特別是法意的衝突為最難解決的焦點。

其次，成為法意間第二個衝突焦點的，要算是意大利之持着修改凡爾賽條約的立場。意大利因為不滿意凡爾賽條約的分配，使她不能獲得向外發展的機會，對非洲殖民地尤不能奪得一杯可食之羹，所以採取和德國同樣的立場，以與保護凡爾賽條約的法國相對抗。過去法意衝突，即以此為第二個焦點。

第三，除了上述兩問題之外，法意的衝突，在地中海方面是兩國間的海軍競爭。法意兩國之海軍競爭，比較形成對立的形勢，還是歐戰以後的事。戰後的華盛頓會議，規定法意主力艦與英美主力艦之比，為五、五、三與一、六、七；其

實，法國海軍的力量不論在補助艦或主力艦，都是較意大利爲強，但意大利並不甘心示弱，她常以法國海軍的力量爲自己造艦的基本標的，因此一九二七年的日內瓦會議，即因法意之拒絕參加而宣告失敗；一九三〇年的倫敦會議，也因法意衝突無法調解，及她們拒絕限制補助艦辦法，使當時所成立的幾種協定，只有英、美、日三國參加。自一九三一年以迄前年底，法意海軍又進入更尖銳鬥爭的階段。這一時期，法國共建造軍艦四四艘，共一四二·三〇七噸；意大利建造軍艦四七艘，共一〇八·七三八噸。去年意大利更決定建造三萬五千噸大軍艦二艘，盡全力與法國競爭。足見法意地中海的鬥爭，也是非常之激烈的。

除此而外，過去法意在巴爾幹半島多腦河一帶的衝突，也是非常之緊張的。法國利用小協約國以圍困德國，並壓迫意大利。而意大利却利用意奧匈三國協定的聯合戰綫，以對抗法國及其衛星的壓迫。過去南甸的衝突，小協約國與奧匈間的對峙，都是反映着意法在巴爾幹及多腦河一帶衝突的一面。

總之，法意在戰後十餘年來即常常站在相對立的地位；但法意的衝突，却增加了德意的攜手。過去意德之所以會站在共同的戰綫上面，原因就是在於法意的衝突，在性質上是比德意更爲嚴重所致。

可是法意在最近十幾年來，既是常常站在對立的地位；那末，爲什麼自從去年秋後，法意協調的呼聲，却會高唱入雲，而且於本年一月七日突然訂立法意四款協定呢？無疑的，法意協調的趨勢以及羅馬協定的建立，其最大原因就是由於德國自希忒勒上台後的對外政策的強化，使法意兩國都受到空前的威嚇所致。希忒勒政府所給予意大利政府的威嚇，最嚴重的是在於去年希忒勒不顧在威尼斯兩雄會談的諾言，驅使奧國社黨之刺殺陶爾斐斯。陶爾斐斯之被刺，使意國感受到德奧合併之危險，意奧匈三國聯合戰綫有立刻被撕斷之虞，所以莫索里尼即時下令集中數萬軍隊於奧國邊境，以阻止德國的東進政策，使奧國獨立得以繼續維持。意相出兵之命令，顯然是意國外交政策轉變之最大標誌。

意國外交政策之轉變，在陶爾斐斯被刺後，不外是造成一種基礎而已。這種基礎之發展，即是最近法意協定之建立。法意協定建立之最中心意義，就有在於法意兩國皆感到單獨用武力以壓迫德國外交軍事之冒險，阻止德國吞併奧匈的活動，是不如用共同保障方法之來得有效而且無危險性。故此數月來之法意會商，法國終於讓出了非洲殖民地，遂造成了羅馬協定的新基礎。

(三)

由於本年一月三日，賴伐爾之訪問羅馬，遂產了生七日的羅馬協定。羅馬協定，除序文已公佈外，其他三款條文，只發表着一個簡略的大綱，其內容，在實質方面，為法國在非洲殖民地之讓步。法國之讓出里比亞以南十一萬四千方公里土地給意大利，足以證明法國已經實踐了一九一五年法英密約第十三款之諾言。法國實踐了這一諾言，以換得法意對於德國的軍擴之共同行動，使突尼斯問題得以解決，並取得意國對於現存比率的密認。這種果決的行動，終於使法意過去的衝突消滅於無形，而且使兩個拉丁的姊妹國家，確立了一種新的合作的基礎。

但羅馬協定，從牠的政治意義來說，只是解決了法意的衝突中幾個較為切實的問題；對於奧國的安全及歐洲的和平却是非常之軟弱無力。因為對於奧國的真正安全及歐洲的暫時和平的保障，實在地需要一種具體的行動。可是，羅馬協定，却沒有這種規定，沒有如何去保障奧國的安全與歐洲的和平之具體任務的規定。羅馬協定對於奧國安全獨立的保障，除非有什麼不能公佈的密秘之外，是不能說比得上過去的英法意三國的宣言。所以蘇聯伊斯維斯太報，以為就歐洲問題方面說，「此種議定書，實無拘束任何方面之實效。」只是一種願為法德之間建設一條橋樑，創造若干有利條件之表現。」這我們可以說，並非過言。

所以羅馬協定，在對德問題之規定雖暗示着不准她單獨增加軍備的意見；可是，同時也可說是暗示着她在不

危及法意的安全底下，還可以讓她增加相當的軍備。賴伐爾由倫敦回去之後，即曾說：「德國整軍經武的危險，非僅僅宣稱其不合法即可解除，也非僅僅置之不理即可彌消。」這種意見，可以說是暗示着如果要除掉德國秘密增加軍備的威脅，除戰爭外，是需要在集體的保障之下，使德國在公開限度下增加一些軍備。在目前的情形，維持歐洲均勢的法國，是不希望有立刻戰爭的爆發。故賴氏的談話，却正可以做為上述蘇聯論壇對於羅馬協定言論的注釋。

總之，羅馬協定的政治意義，如果從歐洲的安全及和平來說，可以說是除了給德國開一條公開增加軍備之路以外，是沒有什麼實力可言的。

(完)

汪馥泉主編 上海四馬路現代書局發行

現代革新號

第六卷 第二期 要目

現代論壇	手頭字運動(馥泉)一折六扣書(馥泉)讀經救國(馥泉)目前中國為什麼沒有偉大的批評家?(少問)走入『牛角尖端』的『幽默』(少問)魚沙——危王——熊毛(滑明)	從法意妥協到倫敦協定	英日門爭下的暹羅	現階段的世界經濟恐慌的特性	一九三四年中國對外貿易之檢討	中國國民經濟發展的核心問題	中國出版界往何處去	通俗學術講座	詩之理解(文藝講座)	文藝作品底價值問題(文藝講座)	「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社會科學講座)	電子論導出的世界觀(自然科學講座)	追憶洪雲帆先生
	唯靜之	郭澤夫	錢澤夫	李琪生	漆逸生	傅逸生	伍森甫	少問	黎特夫	王特夫	郁達夫		

臘雪	姨太太再嫁與老爺續絃	特種高等華人	詩話的詩話	看日本一天的無線電播音	短小的隨筆	婦女們從去年到今年	母性與職業	梁實秋論(作家論)	海狗戲	王教授歸家	書報評論	讀了薩著『水滸傳與中國社會』之後	江俠庵編譯『先秦經籍考』底胡譯	青年生活導引	選擇學校的標準	怎樣利用你的時間	我在『辦公室』裏的工作(生活素描)	日本教育漫談(國外通訊)	瑣瑣屑屑(文化界雜訊)	
徐蔣南	顧仲深	趙景深	莊白	莊白	莊白	碧雲	碧雲	王集	葉鼎	萬迪	以明	以明	以明	以明	以明	以明	以明	以明	以明	以明

一位好鎗手

Alexander Pushkin 普希金作
蔣東岑譯

I

我們在N地一個小鎮中駐紮。軍隊中官兵的生活是頗爲人所熟悉的，早晨，下操，騎馬；午間，同官長或是在猶太飯館中午餐，到晚上，是飲酒與賭博。N地沒有一處妓院，沒有一個妙齡女子，我們時常在彼此房間中聚會，除去穿軍裝者外再看不見一個外人。

只有一個平民加入我們的軍中。他大約有三十五歲左右，所以我們看着他好像個老人，他閱歷的豐富，使他大的比我們佔着優勢，同時他習慣的沉默，冷肅的性情，與譏諷的談話，在我們青春的心裏留下了深深的痕跡。他的日長生活包圍着層層的神秘；他俱有俄羅斯人的形貌，却叫外國人的名子，他曾在騎兵隊中供職，有很高的地位。沒有人知道他爲什麼退了那個職務而跑到這窮鄉僻壤來住。在這鎮中，他自奉很儉，有時却又很奢。他常常徒步往來，永遠穿着一件破舊的青外衣，不過我們這隊的軍官到他那裏去叨飯，他總是竭誠歡迎。真的，他請吃飯，由一個退伍的兵士預備飯菜，菜從來未多過兩三樣，而香檳酒却水般溢流着，沒有人知道他的境况如何，薪俸多少，亦無人敢去問他這些，他搜集了許多書籍，大部份是關於軍事的，一小部份是小說，他高興借給我們看而永也不向我們索回；另一方面他可也永不把借來的書退還原主。他主要的娛樂是手槍射擊。他屋內牆壁上被子彈打穿許多孔，像個蜜蜂窠，在他居住低卑的茅舍中，搜來各式各樣的手槍，這是他唯一的奢侈品。而他運用他那些心愛的利器技巧，說來亦真令人難信；假若他提議要射落一個人頭上的梨，只要是我們隊中的士兵便會毫不遲疑的把目標頂在頭上。

我們談話時常談到決鬥，賽爾維歐——我說出他的名字吧——他從未參加過。當我們問他會否決鬥過，他只乏味的說他幹過，可是又不特為解說，顯然這種事是他喜歡似的。我們的結論都以為亦許是他的良心上烙着一些不幸為他驚人技巧所傷害的人的記憶吧。此外，沒有一個人會起以為他是懦夫的念頭。有些人亦只有在神色間表示反對這個猜想，可是一件意外事情的發生，使我們全體震動了。

一天，約有十多個軍官同賽爾維歐吃飯。他們像平常般的暢飲，那就是說喝得極多。飯後我們要求我們的東道作莊，來門紙牌。起始他拒絕了好一會兒，只因他不常玩，不過最後他令人把牌取來了，放五十「達開」（幣名）在桌上，坐下來散牌。我們亦圍着他坐下，葉子戲起始。賽爾維歐在門牌時他照例的保持着沉默，他向來未爭論過，他向來不加解釋的。假若門牌者計算有誤，他馬上把差數退還，或是把多餘的扣下。我們都熟習他這習慣，所以就隨他去做，不過幾次，我們之間又有個最近調來的軍官，在賭博間他無意多記了一點，賽爾維歐接着他向來習慣拿起粉筆就改正退來，這軍官以為他弄錯了，於是給他解釋，賽爾維歐仍是靜默的接着散下牌去。這軍官忍不住了，拿起粉筆擦抹掉他認為錯誤的數目。賽爾維歐拿粉筆又把記錄改正過來，這軍官為酒，賭，和同伴的訕笑所激怒，以為他是被人大大的侮辱了，乘着怒氣，抓起桌上銅燭臺便向賽爾維歐擲下去，賽爾維歐幾乎被打着。我們都大吃一驚，賽爾維歐站起，怒得面色發白，目光閃閃，他說：

『我尊貴的先生，仁慈些請出吧，謝謝上帝這件事是在我屋中發生的。』

沒有人會懷疑將來有什麼結果的，我們都把這新來的同伴當作死人看了。這軍官退去，他聲明他準備抵抗這莊家所願的任何侵略。牌戲又繼續了不久，看出莊家對牌戲已毫無興趣，於是我們一個個退出，對於這隊要出缺額的可能性稍談一會兒後，就各自回營房去了。

轉天，在練習騎術之先我們互相探詢那軍官是否還活着，當時他却在我們當中出現了。我們把決鬥的事情問

他可是他亦未從賽爾維歐那裏得些消息。這很使我們驚異。我們到賽爾維歐那裏去，看見他在庭中一槍又一槍的射擊門上的小孔。他仍如尋常般的款待我們，對於前晚之事一字不提。三天過去了，那軍官仍好好的活下去。我們多彼此詫異的問着：『賽爾維歐不決鬥了也許是可能的吧？』

賽爾維歐真的不決鬥了。他滿意於這種脆弱的解釋，而且同他的仇人復好如初。

這使他們青年人的批評中低卑了許多。青年人認爲勇敢是人生最主要的美德，同時也爲了某種錯誤的寬恕，懦弱就爲青年人所不齒了。不過，漸漸的，一切都被逐漸忘懷了，賽爾維歐仍恢復他以前的聲望。

我個人却不能和他恢復舊日友誼。也許是由於天性賦予的狂放思想所致吧，我同他曾比別人更親密些，他的一生就是個謎，而且他對於我好像對神怪劇中的英雄。他很高興我，至少同我在一起時他便收起他所練習譏諷的談話，一變爲樸實而不常見的和藹。不過在那不幸的晚嚮之後，認爲他的光榮已失，同時這污點是他自己所願意的。一種思想，便永遠榮迴在我的心裏，而且阻止我再同他恢復先時的感情了，我羞於見他。賽爾維歐雖是精明而富於經驗的，却並未看透這點，却疑心到其他原因上，這好似使他很煩悶，至少我看出有一兩次想向我解釋，而我却全然地把這種機會躲過，因此，他就放棄了這念頭。此後我只在人前同他見面而我們知心的密談，却告了個結束。

都市中的居民，整個的心全爲事業與快樂所佔，有所以有許多的事情全不如村鎮中的人們感到的那樣親切，渴望書信的寄來，就是個好例子。每逢星期二五兩日，我們團部向來是擠滿了官兵的，有些等錢，有些等信，還有些等新聞紙。郵件都拆開在那裏，交互的地談着各種新聞，同時部中還開映極富於生氣的影片。賽爾維歐的信都寄到我們團部來轉的，所以他大概多在這裏等着收信。

某一天，他收到一信，像是很焦急的折開看，當他看時，目中閃射出着光芒，兵官們每人都爲自己的書信吸引住，對其他事情都未注意到。

『諸位』賽爾維歐說：『環境要我即刻離開此地，我今晚就走。我希望你們不要拒絕同我吃這最後一次的會餐。我希望你們一同來。』他又向我加上一句說：『希望你們不要失約。』

我按時到賽爾維歐那裏去，看見差不多全隊都到了。他的物件都已捆好，除了那光面露着許多鎗彈孔的牆外，什麼也不會留下。我們圍桌坐了。主人是非常高興而且滑稽，於是這快樂很快樂的充滿了全室。酒瓶塞每分鐘都發着清脆的響聲，一杯杯不斷的溢流着泡沫，同時用這種極度的狂歡，我們祝福我們這就要離開的朋友一路平安，快樂。當我們宴畢時，已是近黃昏了。各人道了再見之後，賽爾維歐抓着我的手，當我亦想離去的時候。

『我想和你說幾句話』他悄悄的說。

我就停着不走。

客人都去了，只剩下我們兩人。對面坐下，我們都靜靜的吸着烟，賽爾維歐像是很焦燥，一絲剛才高興的情形都沒有了。他臉上緊張的蒼白眼內閃閃的目光，同他口中噴出的濃烟，把他劃成一個十分凶悍的樣子。幾分鐘過去了，於是賽爾維歐開始打破了沉寂。

『亦許我們此後再會見不着了』他說：『在我們離別之前，我願意解釋明白，你亦許是看我不把他人對我的批評放在心上的，不過我很高興你，同時我覺得在你對我有一種誤解時，而竟離別，於我是很痛苦的。』

他停一停，敲掉烟灰，我靜坐着注視地上。

『你也許以為奇怪』他繼續說：『因為我沒有叫那吃醉酒的獸軍官向我賠罪。你也承認，無論如何，只要拿起鎗來決鬥，他的性命就會在我手握中，同時，我自己卻決不會有危險。我也只有把忍辱的罪過諉之於大量，不過我亦不願意說謊話。假使我能懲罰那軍官，同時對於我的生命一些危險不會有的話，我亦決不會就輕輕的饒過他的了。』

我驚奇的看着賽爾維歐。這樣的自白使我非常詫異。賽爾維歐又繼續說——

『確是這樣。我沒有權力讓我自已死去。六年前我臉上被人擊了一掌，而我的仇人到現在仍然活着。』
我的好奇心大大的受了激動。

『你沒同他決鬥麼？我想也許是當時被人勸開了。』

『我同他決鬥了。』賽爾維歐回答，『這裏是一件我們決鬥的紀念物。』

賽爾維歐由一個個紙中取出一頂帶金流蘇和繡花的小紅帽來。（就是法國革命時急進黨所戴的紅帽）他放在那裏，這帽子曾被槍彈在額角上一寸地方穿透。

『你明白。』賽爾維歐接着說，『我曾在騎兵中的某一隊中服役。我的性格是你所深知的：就是慣於爭強好勝。從幼小這已成了我的特性。在那時縱情放蕩已成了我們的一時風尚，而我是其中最甚的一個。我們常好矜誇我們的酗酒狂飲；在一次酒賽中我曾壓倒了著名的包爾紹夫，他就是丹納茲、大衛道夫所譽揚過的。決鬥在我們隊中時常舉行，而每次決鬥我不是起首者就是附和者。我的同伴崇拜我，而同時那隊長，他是時常被調換的，却把我當成個除不掉的魔鬼看待。』

『我安靜的享受這榮譽，這時却有個豪族中的青年——我不願意說出他的名字——亦到我們隊中來。我平生亦未遇到過這樣幸運人兒，你自己幻想一下，年青，智巧，美貌，無所拘束的舉動，毫不顧忌的勇敢，高的頭銜，闊的家財——想一想這些，你便能由這種種情形，想見得他一定要在我們這羣人眼前顯示的了，我的特權被他所搖動。他亦為我的聲望所震懾，想向我要好，可是我却冷淡他，而他也就毫不顧忌的和我疏遠了。我很恨他。他在這軍隊中與女人堆裏的成功，却把我引進失望的陷坑中。我開始向他門口，可是他所回敬我的冷言冷語，却比我所說的自然，尖刻多了，而且更令人哭笑不得。在他只不過是兒戲，而我却已憤怒了。最後在一個波蘭地主舉行的跳舞中，我看出』

他被會中的女人所注意，特別是那女主人，這是個很妙的機會來對付他，我就悄悄的在他耳根語了許多粗野辱罵的話。他大怒起來，一掌擊在我的臉上，我們都拔出刀來，女人們都嚇白了臉，我們被勸解開來，就在當晚我們宣佈了決鬥。

「天將破曉。我已同我的三個助手站在約定的地點。用一種不能言狀的忍耐等待着我的對手。春天的太陽已昇上來，漸漸的燥熱起來。我遠遠的望着他。他閃步着走來，只伴着一個助手。我們向前去會他，他已走過來。托着他的，小帽內盛滿了黑櫻桃，助手們量好了十二步。應該我第一個先射，不過我的激刺是這樣的大，我不敢相信我手上的準頭了，因此爲了留出時間好使我自己靜下心來，我讓他先射擊了。我的助手却不願這樣，於是我們用抽籤法決定。他又抽得頭籤，這永遠幸運的人呀。他準射瞄擊，槍彈打透了我的小帽。現在輪到我了。他的性命終久是在我的掌握中；我興奮的注視他，想探看他那不自然的畏怯暗影。但是他立在槍口之前，從那帽中揀那熟透了的櫻桃吃，把核差不多吐到我腳上。他的漠然不懼的態度使我非常惱怒。『這有什麼用？』我想，『去剝奪他的生命，當他把生命看得一文不值的時候。』一個惡念在我的腦內一閃，我把槍垂了下來。」

「你不像現在就該死似的。」我對他講：「你願意去吃早飯嗎？我不高興現在就射擊你。」

「你一點也不是不高興射擊我。」他回答。「最好還是開槍吧，要不隨你亦好——把子彈仍留在你的槍內；我將永遠的恭候着你這一彈。」

「我轉身對着助手說今天再無意射了，就這樣，這場決鬥告終。」

我辭去我的職務，告退到這小地方。直到如今在過去的日子沒有一天我不想到報復。現在報復的時機到了。『賽爾維歐從衣袋內取出那封早晨收到的信給我看。某一個人（好像是他的代辦人）由莫斯科寫給他的，說及「某人」將同一個青春美貌的少女結婚了。』

『你可以猜到』賽爾維歐說，『某人』是誰了。我就要去莫斯科。我倒要看看他在結婚的前夜臉上怕死的神情了，是不是還同吃櫻桃時漠然不懼的神情一樣呢！』

說過這話後，賽爾維歐突然起立，把帽子攢在地上，開始在屋內踱來踱去，像隻緊鎖在檻中的猛虎。我一直是靜靜的傾聽着，一種奇異矛盾的感覺使我激動起來。

侍者走來說車馬已備齊了。賽爾維歐緊握着我的手，我們互相緊抱着，他上了車，車內放着兩隻箱子，一隻裝他的槍枝，另一枝裝着他的物件。我們道過珍重之後，車馬已跑開去了。

II

幾年間過去了，家庭環境迫我在M這窮瘠的小村中居住下來。爲忙於穡稼之事所苦困，我不住的對前時的喧嘩放蕩的生活暗嘆。最困苦的事情就是我所習慣的全然孤寂荒涼之下，獨自過這春天和冬天的晚晌。一到午飯之後，我消磨時間的方法，不是同管理員們談話，就是騎馬到各處察看工程，再不就是各處走走，去看新的建築。可是天方一黑起來，我就張遑四顧，全然不知所措了。幾本從書櫥和儲藏室中找出來的書，我都已看得爛熟。房主吉瑞羅馥娜所記得的故事我亦一遍遍的聽膩了。村婦的歌聲，使我聽了氣沮。我想飲酒解悶，可是又醉得我頭痛；同時我更怕煩悶之外再變成個醉漢，那就是說醉漢最悽慘的情形，這種例子在這地方是常見的。

除了那兩三個醉漢之外，我沒有較近的鄰人，醉漢的談話中大部分是唉聲嘆氣。「孤寂」在他們這社會中反覺得可親了。結果我只可早早的去睡，而晚晚的吃晚飯，用這種方法來縮短晚晌，而延長白天，同時我看出這計劃却還很有效驗。

我的住處，四俄里外，那裏有所闊大的房子，是屬於B伯爵夫人的。可是這座房子除了看房人外並無人居住。伯

爵夫人在她結婚頭一年只到這房子來過一次，住了不到一個月之久。可是在我隱居的第二年春天，就傳說伯爵夫人要同她丈夫到這房子來消暑。這消息逐漸成了事實，因為他們在六月間初已到達這裏了。

這個闊鄰人的光臨成了村中人生活上的一件要事。他主和房東們對這個要事前喊上兩個月，事後還要談上三年。這件事對於我，我亦自認這青年美貌的鄰人到來的消息，很強烈的激動我。我恨不得即刻去拜訪她，在她到達後第一個星期日，我用過牛飯後，就向 A 村去了。以近鄰和最忠實的屬下的資格，去拜謁伯爵夫人和她的丈夫。

侍者把我領進伯爵讀書室內，就替我傳達去了。這軒朗的室內裝璜得極其華貴。週圍都是裝滿了書籍書櫥，書櫥之上陳列着青銅的半截人體的模型；在大理石壁爐架上是一面大鏡子；地板上鋪着一方綠布，上面蒙着地毯。因為我們這地方不適於華貴，同時又許久未瞻仰他人的闊綽的原故，我在等待伯爵時竟稍稍的感到點恐懼，好像是鄉間來的請願者在等候着長到來一般。門開了，一個像貌堂堂的人進來，約有三十二歲左右。伯爵很坦然和藹的走近我；我勉力自持鎮靜，想介紹我自己，可是他却已先我而通了名姓，我們坐下來。他的談話已是那樣流利娛耳，很快就把我怯怯的羞意消滅；我亦差不多恢復了常時的安靜時，伯爵夫人突然走進來，我又陷入向未曾有的慌亂中。她的確美麗極了。伯爵與我引見，我想着要顯現從容些，可是我愈想顯着自然些，我却愈覺着蠢笨失措。亦許是為留些時間使我恢復常態，和對這新認識的人更熟一些起見，他倆互相談話，待我如很好的近隣，一些俗禮都不拘束。當時我繞着室內看書和畫，我是不會鑒賞書和畫的，可是有一幅畫頗使我注意，那畫好像是瑞士的風景，但是那並不是畫中的景緻使我動心，而乃是這幅畫被兩粒槍彈穿透，一個恰在另一孔的上邊。

『好準的槍法呀！』我轉身對伯爵說。

『是的，』他回答，『一個很驚人的射擊你射擊：：很準吧？』他繼續說。

『還過得去，』我回答，很高興談話到了說到很熟習的事上來。『三十步遠我準能擊中紙牌不會失敗的，——』

我的意思是自然，要用我常使的手槍。」

「真？」伯爵夫人看似很高興的說。「你親愛的，亦能在三十步遠射紙牌麼？」

「過兩天，」伯爵回答，「我們可以試試看。從前我射擊得亦不壞，不過現在我已四年未摸手槍了。」

「呵！」我說，「若是這樣，我敢打賭，伯爵，你在二十步內亦擊不中了；手槍是要每天練習的呀。這是我由經驗上得來的，在我那一隊中我被認為最好射手之一。有一次我一個月未動手鎗，因為修理去了；你相信嗎，伯爵，當我拿起射擊時，二十步內我連着四次都未擊中那瓶子。我們的隊長，一個談諧滑稽的人，站在我之旁，他對我說：「朋友，這很顯然是你的手不高興和瓶子造反的。」萬不可，伯爵，你萬不可不注意練習，否則你的手會恨快的失去技巧。我會見過最好的槍手是每天飯前，至少要射擊幾次。他習慣射擊的次數，就和他喝白蘭地的杯數一般多。」

伯爵和伯爵夫人好像很高興我的談話。

「他是怎樣的一個槍手呢？」伯爵問。

「呵，他是這樣的，伯爵，假如他看見蒼蠅在牆上落着——你發笑嗎，伯爵夫人，不過當着青天，那真是實事——假若他看見那蒼蠅，他會喊：『庫支柯，拿我的槍來！』庫支柯把裝好了彈的鎗給他——兵！就把牆上蒼蠅擊成粉碎。」

「真可驚呵！」伯爵說。「他叫什麼名字呢？」

「他叫做賽爾維歐。伯爵。」

「賽爾維歐！」伯爵重複一遍，驚覺着。「你認識賽爾維歐嗎？」

「我怎能不認識呢，伯爵，我們是知己的朋友啦；他在我們那隊中像個親兄弟般的同僚，不過如今我已五年未得着他的音信了。伯爵，你也認識他麼？」

「呵！是的，我亦和他很熟習。他曾同你說過他平生一件最驚人的事情嗎？」

「伯爵你是說在一個跳舞會中他被個無賴在臉上打了一掌的那件事麼？」

「他對你說過那無賴的名字沒有？」

「沒有，伯爵，他向未說過他的名字……呵！伯爵！」我忽然想穿了這件事，跟着說：「原諒我，我不知道……那個人就是你麼？」

「是的，就是我自己。」伯爵顯着非常感動的回答；「同時這張被槍彈穿透的畫就是我們最末次相會的紀念物品呢。」

「呵，親愛的。」伯爵夫人說，「看在天的面上，不要再說那些吧；我真太害怕去聽那事的呀。」

「不。」伯爵說：我願意都說明白了。使他知道我如何的侮辱了他的朋友，同時他亦應該知道，賽爾維歐他自己怎樣復了仇恨。」

伯爵拿把椅子靠近我坐下，我亦貫注精神傾聽下面的一段故事——

「五年前我結過婚後，第一個月——新婚蜜月——我就在這裏度過。這房子所給與我的一個最苦痛的回憶，決不亞於牠所給我的一生的快樂哩。」

一天晚晌，我們倆一同走去騎馬。我妻的馬忽然變成做極難駕馭；她害怕極了，把韁繩交給我，她徒步行回家去。我騎馬先到家，在庭中我看見一輛馬車，同時我知道在書房中有人在等着見我，這人不說姓名，只云有事要會我。我走進屋去，在黑暗中看見一人，滿身風塵，鬚鬚很長。他正靠近壁爐立着，我走近想認明他是誰，

「你不認識我麼，伯爵！」他顫聲的說。

「賽爾維歐嗎？」我喊着，我承認覺着當時好像我的頭髮都一根根的直立起來。

「不錯。」他接着說，「留在你頭上我還有一槍未射哩，我這次是來卸除這粒槍彈。你準備好了嗎？」

「他的槍插在口袋中凸出。我量好十二步，站在角落裏，請先趕快射擊，在我的妻到之先。他躊躇着，要一些光亮。蠟燭燃的起來。我關緊的門，禁止人進來，於是再請他開槍。他掏出槍來瞄準……可怕的一分鐘過去了！賽爾維歐又垂下他的槍。」

「我很遺憾，他說，這槍不能裝上櫻桃核來射擊……鉛彈似乎猛烈些，我覺着不像是決鬥而是謀害。我不慣射擊一個手無寸鐵的人。讓我們重新再來一回，我們拈鬮以決定誰先射擊吧。」

「我的頭全旋暈了……我想我亦許說些反對的理由……最後我們裝好一桿槍，做了兩個鬮。他把鬮放在帽子內——就是剛才我射過一槍的那頂帽內——我又抓得第一。」

「你是絕對的幸運，伯爵」他那使我永久不能忘記的一笑的說。

「我不明白是怎樣的一回事，亦不知道他是如何的使我那樣的做了……不過我開槍了，却射中那張圖畫。」伯爵用手指着那穿破了的圖畫，他的臉燒得像火一般的紅，伯爵夫人比她的手帕還慘白，我不禁的呼出一口氣來。

「我開了槍，」伯爵接着說，「謝謝上帝，我沒有擊中他。然後賽爾維歐……這一刹那他實在是怕人……賽爾維歐舉起槍來對我瞄準。突然門開了，梅莎闖進屋來，高聲的驚叫着，一撲來抱着我的頸項。她的到來逐去了我全部的勇氣。」

「親愛的，」我對她說，你沒看出我們是開玩笑麼？你過於驚恐去喝一杯水再回來，我願給你引見兩個老朋友，老同伴呢。」

「梅莎仍然不信。」

「請告訴我，我丈夫說的是實事嗎？」她轉身對這怕人的賽爾維歐說，「你們真只不過是開玩笑麼？」

「他永遠是開玩笑的，伯爵夫人。」賽爾維歐回答，「第一次他開玩笑在我臉上擊了一掌，又一次他開着玩笑把槍彈射穿了我的帽子；還有剛才，他對我射擊却没有射中，那全是開着玩笑的。現在我倒真願意開玩笑了。」

「說着這話他又舉槍向我瞄準——正衝着她！梅莎驚得撲在他的脚下！」

「起來，梅莎，你不覺着害羞嗎？」我憤怒的喊着：「你，先生，請你停止對一個可憐的女人開玩笑吧！你開槍不開？」

「我不了。」賽爾維歐回答：「我已滿意。我已看見你的混亂，你的驚懼。我迫着你的，我開槍。那已就很夠了。你會記憶着我。我却在你的良心發現時離開了你。」

以後他轉身走去，不過走到間道時，注視那被我射穿的畫，他對這畫隨意的開了一槍，就不見了。我妻已嚇得暈過去，僕人更不敢攔住他；他只是使他們充滿恐懼。他走下門階，叫過他的馬車，在我恢復了自己之先，他已趕着車去遠了。

伯爵沉默着，這樣的我聽完了這故事，從一起始已給我以很深的印像。這樣的英雄我再亦未見過。對說賽爾維歐在亞力山大伊波賽蘭台時的混亂期中他曾為敢死隊的隊長，而於斯庫蘭那之戰遇害云。

安塔·高勞門

Z. Goldstein 著
吳廣略 譯

——一篇匈牙利的故事——

安塔（註一）在半夜裏陡然醒了。他擦擦他的半閉的朦朧睡眼。那盞過夜的燈，發出軟弱的，微紅的火燄。這小孩子坐在床上，驚駭地看着他的四周。那陳舊而凸出的櫃，那凌亂的，佈滿灰塵的種種形狀的架子，那隻用鐵線纏住腳的椅子，以及壁上那幅「美麗的太太悲愁地在湖邊」的圖畫——這種種熟眼的東西鼓舞他壯胆，

於是他把眼光投射向愛里娜。(註二)

愛里娜是一隻有着雜亂的頭髮，扯破了耳朵的天鵝絨的小熊。他在一個角落裏，注視着他的小主人。他的弓形的眉毛，他的低首示意的頭，在表示他看見主人深夜裏覺醒十分駭怪。

安塔知道他的老伙伴默默無言是表示譴責，於是向他搖搖手。「你的老脾氣息息吧，不要這樣看我。我馬上要睡了。」他笑着，並且把他的頭睡到枕頭上去。但一忽兒他又起身了，因為他聽到母親的緘默的細語和一個男人的聲音從薄薄的隔壁傳來。安塔·高勞門的眼睛睜得大大，心房跳得非常緊張。「這是爸爸剛剛又回來了。」他低低地說，替自己辯證。

安塔的父親，名字叫做謙魯里·高勞門。(註三)他在鐵路上服務。他的母親則是女裁縫。安塔都十分愛他們倆個。但他曾經承認，他在爸爸的機關裏消磨去的辰光，是他一生中最快樂的事情。也許因為他們是這樣罕有的人物，也許又因為他是太尊敬高勞門了。謙魯里每日在火車站工作。臨當黃昏時候，他必須去參加「新提

加」(註四)的各種會議，或別的秘密集會，不是到了很晚的時候他決不回家的。因此那位母親抱怨着，甚至常常說起怨語。而謙魯里照例和平地答她，「現在有許多每人必須幹的重要事情。一個人當他周圍環繞着千萬的悲慘的生命時，他是不應該只顧自己及其個人的快樂呀。」照例高勞門太太是同意於他的夫君。

呀，可憐的匈牙利。這個國家麥子多得幾乎使國家爆裂而同時又有這麼許多的人民餓着肚皮。

雖則她不能克服謙魯里常常的離家，但安塔知道她的情操仍是很好的。因為就如他這麼年輕的人他也十分知道人生並不是玫瑰色的。他永遠不逃避他自己的功課，他做着他的數學上煩惱的問題。「每人必須做他分內的困難事情，我的孩子。」高勞門太太如此說，而安塔亦永不違抗。

然而，當謙魯里離開家庭沒有誰能夠知道如何長久了的時候，安塔軟弱的，順從的哲學打得粉碎了，他不明白為什麼他的爸爸那樣善良的，那樣受人敬仰的人，倒要像一個強盜那般的藏匿。據事實告訴，他知道這世

世界上所有的東西爲某些人佔有了，而許多人又在很需要那些東西。他在書本裏讀到，世間最矛盾的事情是，工作愈少的人往往反是富翁。起初安塔相信這只是因爲他爸爸那麼告訴他。後來由觀察所得，他知道勞工們的兒子常是衣衫襤褸的。舉例來說吧，那磚匠的兒子愛斯托雲（註五）他便是學校中衣裳最破的人，而且他幾乎常常是餓着肚子。自然，安塔是不滿意於這種現狀，他正和他的爸爸一樣主張這必須改良。但那是不很容易辦到的。現在從事打不平的人是被捉將官裏以警傲尤的，誰造反誰也得關在牢裏。而且在國家裏照比例算富翁是比勞苦百姓少的，而富翁們又聘請警察去保護他們的財產呢。

安塔的父親是打不平的，爲大衆謀福利的分子之一。這個便是他之所以離開家庭，避免逮捕的理由。安塔一想起他父親是一條英雄好漢，心裏便充滿驕傲。但他仍是和他母親一樣的爲父親恐怖，雖然他快快設法避免掉。

某日，他在他的小朋友家中玩耍。所玩耍的遊戲是

這樣的有趣，他們玩着竟不知道四個男人在什麼時候入來的。朋友的父親仍沒有工作歸來。那些警察，雖然這幾個人穿的是平民服裝，但他們終底仍是警察的，他們說，「這是不對，我們必須等候。」當安塔想回家時，他們中的一個阻止他：「沒有一個可以跑開。」那小朋友的母親於是徒然地解釋，說時候已經不早，而安塔回得遲了在家裏一定被罵。那個阻住安塔的人阻止她說話，兇暴地插嘴道：「我們知道這種種詭計。」

半點鐘之後，那工人回來了。他們只允許他吻吻他的兒子，便把他拉向門外去。朋友的母親開始高聲叫喊，說不讓她的丈夫被捉去。她的叫喊聲是尖銳而厭憎的。因爲她死扯她的丈夫，所以警察們把她與她丈夫分開。兩個警察緊緊的握住她，她掙扎了幾分鐘之久，終於她忽的倒在當中的地板上了。那兩個警察讓她走開，他們便匆匆走向開外去。那女人仍逗留在室中伸展着身體。她的頭髮絲絲的而雜亂，她的眼睛半閉着，看去猶如一個死屍。是一幅傷心慘目的景象呀。

安塔回家時，緊握着拳頭對自己說，他不讓友人的

爸爸被捉去。他回來時確是非常消極。雖然他不給母親知道那事情，但在晚上回憶起這事情，他必定夢到他的全體同學的爸爸均被逮捕了。於是他便帶淚的醒起來。

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高勞門仍是沒有什麼消息。沒有人知道關於他的一點什麼。安塔好久便不想在放學的時候玩耍了。當他在街上跑的時候，他常常覺得自己老朽，真的很老朽了。一天清晨，一個高勞門的朋友來說道：謙魯里是在布特皮市地（註六）他很好，他已經用假名字弄到一個事情做。而他之所以不通信，他的理由很簡單，都是因為恐怕信件被檢查之故。「不要煩惱，他是很平安的。」那朋友臨去時這樣說。

「希望」在他們母與子的心中湧起了。臨當黃昏的時候，安塔正在溫習功課，高勞門太太正在縫衣，他們又想看見一次謙魯里了。

二

「現在他是不讓我們知道又回來了。」安塔深切地傾聽，他不十分相信這是真確的。否，他並沒有錯。這是

他父親的聲音。他從床上跳將起來，猛跳入椅子裏。他的小手扼着門框，那門握接觸了他的手指，便像他自動地轉開了。高勞門行入來，把他的孩子抱在懷中。

當安塔的母親緘默地瞧着她的丈夫及兒子時，他蜷伏在爸爸的胸膛裏。謙魯里讓安塔走下地板，便轉向他的太太說：

「伊舍啤勒（註七）」他沉默片刻，猶疑地。「我必須跑了。我是太遲了。我去過和從前一樣的生活，像我永沒有回過家，像你不知道一點我的消息，總而言之，你不能向無論那一個說一句話。雖然最忠實的人也不能嘗試。」高勞門含笑地，「警察們懸賞我的頭顱的報酬是很引人注意的。而貧困——好，你知道的。」

伊舍啤勒上前拉住他，「謙魯里，我駭怕，我十分駭怕。」

但他走着，一點不注意到他的太太的說話。「我將在禮拜三回來，給你路費及護照——那天清晨一定很早的。你可以搭當晚十一點鐘的火車。我將在第一個車站的邊緣會你。」

高勞門摟住他的妻，幾乎是冷淡地接吻，接着用手摸摸安塔柔軟的頭髮，便走了。伊舍啤勒跟隨着她，咬住嘴唇去阻止歎息。安塔在他父親後面猛衝上前。「你將回來看我們，你真的嗎？」

高勞門點頭。

「什麼時候？」這小孩子的聲音充滿悲哀。

「禮拜三清晨。」伊舍啤勒疲倦地喃道。門關住了。

「好了。」那母親說。「你的父親是去了。現在你必須去睡覺。幾點鐘以前好孩子們就已經睡覺了呢。」

安塔緊握着母親底枯燥的，針痕累累的手指，並把她推在一個椅子裏坐下。伊舍啤勒溫柔地坐在椅子裏，但忽然摟着她的兒子，熱情地接吻個不休。

架上那細小的磁器人，向着那母親及她的兒子伴笑。一隻飛蛾從黑暗的角落飛來，旋轉地在燈火四圍飛翔。數秒鐘之後，牠跌在檯面上。只有那透明的，軟弱的兩翼尤在微動。死寂的房間裏，有些地方的地板響的輾亂聲。終於一切又復歸於沈寂。

翌晨，雨滴飄擊着玻璃窗。安塔起床起得最早。他輕

輕地穿着衣服，不讓溜出聲音擾醒他的媽媽。他走到窗前，觀察人物走過街道。那水伕行過來，去洗他的水桶。那鏗鏘之聲有如鐘響。雜貨商除下他的窗板，又小心地把窗板靠着。他底商店的牆壁。一個手臂掛着藍子，女人行向這牆壁來。那個鄉下的乞丐，那個孤獨的靈魂，他底最壞的仇敵的孩子們呼他為「死眼」(註八)，他拖着他的瘦腿沿道旁走，看去他有如在玩獨腳戲。(註九)

「安塔。」高勞門太太的聲音把那小孩子從他的幻夢中驚醒。他走到廚房下，那兒他的母親正在生火。

「已經起床？」她俯下身去吻他。「快快去拿麵包。我昨天忘記買了。」

麵包師穿着他的白色的寬大罩衫，他的閃爍的眼睛給宏大的笑浪縮縐着，他的濃厚而灰色的頭髮在微風中飄動，他的背部有部分是給風濕症弄彎曲了。他坐在櫃檯裏面宛如童話中的土地爺爺。他與安塔好似安塔已是成人那般的握手，並且問，「有何貴幹，高勞門君，年少者？」於是他舉起一塊白麵包，他又說，「你的媽媽好嗎？我已經好久不見她了。」

「謝謝你，她現在有很多工夫做着。她請我代她向你問候。」

「那是她的隆情盛意了。呵，她是一個善良的女人，高勞門太太是個善良的女人。」他向他的太太說，他的太太是瘦長的女人，她剛剛從後門行出來。麵包師的太太蔑視地看着丈夫，懊惱地發問：「我前日說的麵粉你有沒有去定購？那麵粉在什麼地方？或者你不知道你的工人是閒着手等待呢？」

麵包師佯裝着聽不見的樣子。當安塔預備要回去了，他便行向安塔面前。「你的爸爸怎麼樣？沒有一點他的消息嗎？」

「我們沒有接到什麼消息。」那孩子輕輕地回答。他把麵包緊緊地抱在懷中，好似恐怕他的心會飛掉一樣。

「他，你的爸爸，他是要小心為妙，不然，你知道……」那麵包師向安塔細聲說，「他們要絞殺他。」於是比較加重語氣，「一個人企圖反抗政府，他是被判決死在絞刑架上的。」麵包師搖動他的長臂，像執行吏拉着圍

繞罪犯喉部的繩子一樣。「於是呢，他將要升入天堂。」他模仿一個曾經絞過的人，把他底肥胖的頭顱低垂在一邊，並伸出一個微白的舌頭。

「你這傻瓜，」他的太太咆哮道。「你們瞧這兒，這一個獸子在表演鬼儡戲，（註十）他就是如此幫助我呀，也許耶穌會做我的證人吧，和着這老呆漢共同生活我實在太吃苦了。」

「不要聽她的話，我的小安塔，不要聽她的話。」麵包師輕輕的敲着孩子的面頰，「我們是朋友，我們不是嗎？你知道我愛你的爸爸，我十分敬仰你的爸爸。」又在安塔的耳旁低聲說：「我一定是最後擲石子向這個人，這個人他是為大眾奮多，使我們得到自由從……」

雖然這店裏除了他的妻和安塔以外，便沒有什麼人了，但他的話仍沒有說完，便驚恐地舉目四顧。後來他擺着很大方的姿勢，從窗口那邊取一塊乳精的麵條交給安塔。正當這時候，門鈴響着微弱的聲音，於是一個戴帽子，帽子上面插着微小的花朵，腋下挾着傘的肥胖太太入來了。

「早呀，華利太太。」（註十一）

「早呀，賓高太太（註十二）你今天很早。」

「多麼可厭的天氣呵，」賓高太太說下去，「倘若昨天我曾經說今天要下雨，那我一定不會相信。而現在呢？你永不知道怎樣希望。此處是不同布特皮市地，那地方我住慣了。現在我多麼想住在那兒呵！」

忽然的，看到了安塔她說，「呵你在這裏告訴你的媽媽來看我。我有好些工夫給她做。」接着她轉向麵包師太太擺出悔恨的臉容，「我有着惻隱的心腸，所以我時常給她一點東西做做，但我不能鳴不平。她是一個善良的忠厚的工人。這是很不好的，她配的那樣的丈夫，她很應該咀咒，他是一個很悲愁的怪僻的人，他不是這樣的人嗎？照我的意見，我不會想到他會和那些匪徒、革命者、無政府黨，以及諸如此類的人物鬼混的，因為到底他有着好看的儀容，他的骨格是很可以做個好工人。至少他也得想及他的老婆及孩子。」

安塔跑了，他匆忙地連再會也不說一聲。天仍是下着雨。那小孩子十分悲傷，淚滴淌在他的頰上，正像雨滴

淌在匈牙利平原的中央被覺遺忘了的市中的店舖底招牌上。

三

「你要穿上你的套鞋，」高勞門太太說，捲起窗幔。「今天一定是整天下雨了。」

「好，媽媽。」安塔厭悶地回答，因為他不高興穿上他的套鞋。

「你的點心怎麼樣？你的點心還有餘剩嗎？」那婦人問道，指着檯上那一包東西。那小孩子把那包東西放入袋裏，並把袋子背在肩頭上。

「事情是這樣，倘若我們走開，愛斯托雲及萊高斯（註十三）一定只吃他們在家裏帶來的東西。但那不會是很多的，你知道。愛斯托雲他很難得帶點什麼東西來，他常常是和狼一般的飢餓。盧朵池（註十四）永遠沒有什麼……」

「他正像他的爸爸，」高勞門太太想，「常常為別人煩惱，多麼的不幸呀！」然而在她心裏却滿以為做着

這樣的小孩子的母親是光榮。

她簡單地回答，「他們將爲他們自己打算的，他們有吃的。」

安塔緩步的走向街上去了。他的手在他的袋裏摸索着，「今天是禮拜五。」他想，「爸爸在禮拜三回來好，禮拜五不算，於是過了禮拜六，禮拜日，禮拜一——總共五天。」

小伊利（註十五）從家裏出來，向他招呼。安塔止步，於是這兩個小孩子同着走他們的路。伊利他自己是非常開心，並不胡鬧，但他却像多話的烏雀那般的喋喋不休。

「你有沒有看見先生頰上的疤痕？」這問題他最感有趣，他這樣的問及安塔已經是第二次了。「那疤痕是嶄新的，你知道啦。那好像某人抓傷他……叫看拿或（註十六）騎腳踏車，這種坐法多麼好……這樣的，我爸爸答應我買一部腳踏車，倘若我考試及格的話，自然……是一架精緻的大腳踏車，不是和拿或的那樣玩具式的。」

「真的，」安塔懵懂地說。他想……放學後，離了家，和友人告別，獨自一個人去一些非家內的地方。安塔的思想停止在「非家內的」上面了。

伊利扯扯他的衫袖，「呵，你聽着，你想你明日可以看一遍我的文章嗎？我自己沒有把握，我不能想出自己的錯誤。而你知道我是不高興把它讀一遍的啦。」

「好，我一定讀它一遍。」安塔回答，他自己想，「他是無事不對人言。」

孩子們行入教室裏。安塔匆匆忙忙改了伊利的文章，然後把那練習簿交還他。「你是一個偉大的怪傑，」伊利這樣說，聊表他的感謝之意，「雖然你的爸爸……」他停止說話，起首吹口嘯。

「雖然我的爸爸……？」安塔輕輕地說，行近伊利面前，他的面頰泛的桃紅。

「呵，沒有什麼，完全沒有什麼，」伊利訥訥地。然而，你說我的爸爸是——什麼？」安塔固執着，音調發抖。

「呵，讓伊利獨自走開，他正是一個女孩子氣概的。」

人呢。」基里（註十七）那個班上最強壯的孩子，他剛聽到這對話，插嘴道：「倘若你要知道你的爸爸是什麼，我告訴你。」

「好說吧，你告訴我。」

「他是一個公衆的仇敵，一個萬分危險的人物，」基里回答，用着他那位收稅官的爸爸常用的語句。

「一個公衆的仇敵，一個萬分危險的人物？」

「對啦，一個危險的，警察要捉的罪犯。」基里負責地解釋。

「你胡說，我的爸爸是老實人，你聽聞我說沒有？」

「而且，是一個懦夫，」基里無情地續說下。「一個懦夫，是的，自然是一個懦夫，因為他是不敢露面的。」

「一個懦夫，你說？」安塔重復申述，他的身體感到像針刺一般的難過，於是他舉起拳頭走上基里跟前，「再說這話。」

「我說他是罪犯，是因為警察要逮捕他，我說他是懦夫，是因為他是怕怯以及私自躲匿起來。」

「這是不真確的，他並不怕怯，他並不躲匿，他前晚

會來看我們。」

「真的嗎？」

「並且，我很高興我們馬上要走了。我和你們分別，我們將不會再見了。」

「既然如此，那末請你原諒我剛才說他是懦夫。」基里用緩和的語調說，「他是有勇氣的，但他仍然是一個罪犯，因為警察要逮捕他。」他想了一些時，又加上這麼一句。

安塔繼續站着片刻，卒之，他把身體向基里衝去；這兩個小孩子便在地板下扭作一團了。

四

基里的父親，是一個有肝病的人，而且他是有小小的權力去為所欲為的，那天傍晚，他兇暴的詢問他兒子右眼下的腫瘤，基里拒絕回答。於是地從壁櫃裏取出一條鞭，「你預備回答嗎？回答或者不回答？這是我最後的一次問你了，究竟誰打得你這個樣子。」

「安塔·高勞門。」基里喃喃地，向那條鞭子瞞一

眼。

「爲什麼？」

基里又緘默。那鞭子又舉起了。那孩子用着不動聲色的聲色的聲音，叙述他和安塔相打的詳情。

「他說他的爸爸快要回來了嗎？」收稅官插入道。「你沒有弄錯嗎？他這麼告訴你的嗎？」他的臉孔開始沉思默想。「好，這一次你幸運了，去睡吧。」他把鞭子放回壁櫃，緩緩的行向他的房間去。那孩子坐在椅裏不能移動。他的肩頭在微微抖顫。他的喉嚨發出虛假的聲音。小基里悲哀地叫喊起來了。

下禮拜三，當第一線太陽的曙光出現天際的時候，高勞門踐他的約言回家去了。他的圓大的藍色眼睛在閃笑着，但他的嘴上却沒有笑痕。他給伊舍俾勒旅費及一張嶄新的護照，那護照他的妻捲起來用手指掖着。

接着，決定高勞門的命運，同時也決定他的妻兒的命運的事情兇暴地來臨了。當時安塔欲記憶那情狀，但他只是記得一點瑣事而已。他看見一個警官的粗大而生毛的手緊握着母親，那時母親的另一隻手正在牽着

爸爸向着門口。他並且記得一個面孔發黃的年輕警長凝視着他的媽媽。於是沉寂片刻，而這時候空間有着這些短句：

「爸爸，你將要回來嗎？這樣對媽媽說。」

「自然，伊舍俾勒，這完全沒有什麼，我將要馬上回來的。」

「什麼時候，告訴她什麼時候，爸爸。」

於是警官說：「真的，他不會回來了，我的孩子。」

經過情形便是如此。太陽光從洞開的門口溜入來，驅逐去牆壁上的灰色陰影。伊舍俾勒從離別丈夫時胡亂地坐着的椅裏站起來，用她底抖慄的嘴脣吹熄了燈火。後來便像經過死別一樣，她開始打掃曾經給警察的濕重鞋子踏污的房間。

安塔·高勞門的新生活開始了。（完）

（附註）（一）Ander 本文之主人公。Ander Coloman 即是會。（二）Inel (ii) Imre Coloman (E) Syndicate，理事。（三）Isalyan。（四）Budapest，地名。（五）Isalbella。（六）「Dead eye」。（七）原文爲 Hopscotch 即小兒之一種遊戲，先於地上畫形，遊戲者獨脚前跳，而使一方木或石由一格跳至他格者。（八）此處原文是……A Punch and Judy，按此乃一種鬼儡戲，中演短小之駝背者 Punch 與其妻 Judy 以滑稽之口吻爭論。（九）Madame Vari。（十）Madame Benko。（十一）Lajos。（十二）Ludurg。（十三）Ely。（十四）Novak。（十五）Keri。又，本文是譯自紐約出版的「The living age」一九三四年十二月號，願此聲明。——譯者。

感舊百首

選錄
五首

沙漠中人

昆侖飄渺夢飛瓊。未許人間識姓名。芳草天涯餘涕淚。夜深還共酒杯傾。
月子彎彎露染苔。夜涼如水夢初回。鵲橋未渡黃姑恨。黃姑指牽牛也綠葉成陰萬事灰。

青鳥音沉真似幻。蓬山佩響夢如烟。鳴琴獨抱看鷗鷺。流水無聲已十年。
不用東籬更舉觴。開函冷艷挹秋芳。凌霜色相分明在。袖角裙邊幾斷腸。
軟語風生雜嘯歌。丹青難寫醉顏酡。胸懷灑落空相憶。塵滿征衫鬢欲皤。

(註) 第四期販妻行——「去去莫復送」之送字係道字之誤。又農家二首——「荒郊過客稀」之郊字擬改村字。特此更正。

郊外閒眺

君烈

衰楊老樹噪昏鴉，繚繞炊煙四五家；塵清古道行人少，兩岸叢蘆自作花。
小橋流水響淙淙，陣陣寒鴉遠寺鐘。夕陽西下難留住，鬢鬢強將綉嶺封；

感懷

花開花謝舊時枝，縱不能言意可知；獨自傳欄誰與伴，空懸缺月似修眉。

衰柳

衰楊披拂逐風飄，吹向行人悵路遙；當日漫愁攀折苦，如今憔悴更魂銷。
寒風瑟瑟夜偏長，陰氣沉沉露結霜；曾是柔條俱陳折，荒庭白日照淒涼。

第二次的闖禍

——小螞蟻阿六的故事——

小螞蟻阿六，雖是出仕不久，出外搜索食糧可沒碰見過對頭，也不會遭到過危險，每天每天很順利地工作。

那恐怕是第一次的闖禍吧！就是他有一天，在外面搜索食糧時，無意中發見一塊大東西從天上掉下來，他並不驚奇地跑過去嗅牠一嗅，原來是帶有油香味兒的硬東西，上面還是油膩膩的。他趕忙奔回洞去報告。誰知一羣弟兄因為聽他說是塊大而硬的傢伙，所以特地全洞總動員，跟他跑到剛才發現的地方，出鬼！剛才明明是樣好食料，從天上掉下在這裏，這會不見了，不是出鬼嗎？

當時他可真壞了，心裏再沒那號慚愧，怎麼闖起這椿撒謊的禍來啦？他這麼想。也許是一時走迷了路，把出事地弄錯了吧？他翹起後面幾雙腳，四圍都仔細望了一望，終於是沒有了。

受了騙的弟兄們都怨罵着，嘟囔着，侮辱，譏諷……那個時候旁邊要有個水窟的話，他早想跳入水窟裏自盡了。

等大家都走光了，他還在那兒發癡：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呀？我底眼睛又不曾花，明明是塊油膩膩的硬東西，怎麼一會兒就不見啦？有鬼吧？」

「我太無用了，太笨了，害得弟兄們受騙，真對不起。」

他們，真……」

他邊自語着，邊垂頭喪氣地蕩回洞去。

二

進得洞來，他放輕着脚步，偷偷地溜到角落裏，微微地歎了幾口氣，並且想盡了方法，要不讓這幾口氣發出響聲來。他斜眼望望弟兄們，看看他們知不知道他進來了，會不會再罵他。

弟兄們是正在沒那回事地閒談着。有也有幾個斜着眼睛望望他，但並沒罵他，也不會有惡意的報復的臉色。他底心這才安了一些。

「阿六」突然中間有一個喊他，他害怕得幾乎站不住脚。這準又是罵來了，他想。

「阿六，小弟弟你過來。」

他戰戰兢兢地走到喊他的那個面前。雖然他聽見喊他小弟弟，就可斷定沒挨罵的危險，然而腳終是把戰不住，抖呀抖的。

他走近前，含羞地抱愧地慢慢抬起頭來看看，原來

是一位年齡大的長輩。

「阿六，我知道你是在抱愧吧，你把弟兄們騙了，剛才我已經向弟兄們解釋過了？這不算什麼！你，阿六，不明白今天怎麼一回事吧？好，待我來告訴你。

「從前，那時你還未出世哩，我們出去找食料，是常遇見這樣的事情。我有一次，也是看見一塊帶油味的硬東西，便立刻回洞報告。沒走幾步路，我一時昏了，怕等回走錯了路，於是又回頭看看，誰知一看嚇我一跳。五條淡黃褐色像大槓子樣的東西，伸了過來。於是那塊我們要全洞總動員還不知道搬不搬得動的硬東西，就給那個五條槓子樣的怪物。一合攏就不知去向了。當時我可嚇昏了，半天不知道動脚；後來聽見一陣「哈哈」像有水從我們洞口灌進來的響聲，我才驚得拔脚逃回來。

「阿六，小弟弟，你們準的也是碰着那個怪物！你快去歇息一下，等回還要出去工作的；我們不工作，那才真是羞恥呀！弟兄們剛才都給我這故事提醒了，他們都不會怪你的。好了，你休息去吧！」

阿六微微地點着頭，仍是不敢正視弟兄們。這怪物

可太惡作劇了，鬼東西！他肚裏說着。

三

這天又是輪着阿六出洞當斥候的日子。

他進了洞好幾回，每次口裏都銜着食料，或者還獨個子拖着口裏銜不了的糧草。每次進洞，在休息的弟兄們都報他一個讚美的笑臉，都說阿六這孩子是最敏捷最勤奮不過的好孩子，他自己也像很榮幸似的，臉上常常現着自豪的驕態，說謙虛的話他可不會。不過，他並沒因驕矜而懈怠了他底工作，並且反更興奮了，工作得更敏捷更勤奮；於是他進洞出洞的次數更多，所獲的獵品也更多。

那是第四十七次的出洞吧，他又得了獎勵出去，腳勁分外好，忘了疲勞，忘了飢餓——雖也吃了些——只是翹起頭來向前奔，邊奔邊利用他的嗅覺和視覺去嗅着注視着。旁邊的螞蟻都說，他快要因工作而致瘋狂了！「啊！」他驚叫了一聲，面前擺着一隻半死不活的蒼蠅，正在連拖帶爬地動着。

「這是，」他翹起頭來想認識一下，「這是什麼傢伙？……」

「哈哈，活的傢伙哩！……聽說活傢伙鮮哩……」他邊自語着，邊偷偷地溜到一隻沒動腳邊前，用力咬住了。他又試着去拖拖看，拖是拖動了一些，但是「嗡嗡嗡嗡……」一陣風——蒼蠅在振動着翅膀，那脚也抽了幾抽，把他嚇了一跳。他並沒放口，等蒼蠅不動時，他又去拖拖看，但又給「嗡嗡」的風車樣的響聲，和動彈的脚嚇得停着不拖，緊緊地咬着，站穩着脚步。他想，這傢伙真利害，可真沒法子拖得動哩！

好容易，盼望到了一個同洞的伙伴，也是出來涉獵的，他做了一個手勢，那伙伴就跑來帮他拖，但結果仍不會動。

「阿六」那伙伴放了口喊着，「這傢伙太潑辣，太重了，你還是回去喊他們來幫忙，多喊些來。」說完了，仍咬着蒼蠅底脚，用力把自己底脚站穩來。

「好，」阿六等伙伴咬住了，他才放口答道，「我去，我把這傢伙守牢啦！」

說着，就回頭一直闖回洞去了。

四

阿六喘着氣，站在洞口喊：

「喂！弟兄們，快來，快來！」

「來了，」洞裏有一個弟兄先答着，「你可不又要騙我們的啦！」

「不，」阿六抖着腳，表示等得不耐煩了，「不，這回不那傢伙有我們底伙伴在那兒守呀。快來，快來！」

一個，兩個，三個……無數個，聯成一條不很直的線，蜿蜒地跟着阿六走，像一隊勇往邁進的戰士，敏捷地一直延長在到那蒼蠅的地點的路上。中間隔不了幾個，就有一個大頭螞蟻，搖搖擺擺地督促着。

在頂前頭的幾個加緊了幾步，趕上了阿六。

「我說阿六啊，」裏面有一個對阿六說，「你看後面那些大頭鬼（他們都喊大頭螞蟻做「大頭鬼」）神神氣氣，一點事也不會做。」

「不是嗎？」裏面又一個接着嘴，「討厭的大頭鬼，就只會搖搖擺擺，吃老子底，擺老子底，媽的，大頭鬼！」

「哈哈，」阿六笑着說，「那算什麼，我們罵他有鬼用，讓他擺去。坐着不工作，專吃別人拚血流汗來的東西，這種傢伙他自己根本就慚愧得了不得呀，是不是？哈哈，我們妬嫉他幹嗎？」

五

一羣勇猛的戰士，齊集在蒼蠅旁邊，咬腳的咬腳，咬翅膀的咬翅膀。蒼蠅很作怪，一隻螞蟻咬住他底脚一口，他就抽動一下，咬他翅膀一下，他就把翅膀用力振動着；意思是一邊想趕開這羣敵人，一邊倒想飛起來。

最大胆不過的，還是阿六。他也許是小的緣故，朦朦懂懂，不明白危險是什麼？所以他竟爬到蒼蠅頭上去，雖然蒼蠅也會用觸角彈下了他一回，他却不怕死地仍去爬。

那些大家都斜着眼睛帶着討厭的神氣的望着大

頭蟻，也很忙似的：一會兒跑到這邊，一會兒又跑到那邊，真正的工作，他們却又不曾擔任絲毫半分。

蒼蠅想飛，想拚命地驅開這羣敵人，想用力衝出這敵底重圍，可是這都是蒼蠅底夢想而已，螞蟻雖然給彈傷了十幾個，但是他們仍舊一個接上一個，傷了一個又來一個，前仆後起，終於是把一個活生生的蒼蠅，像用了無數的小釘子和小繩子縛住了似的。阿六更勇敢，更玩皮，竟把蒼蠅底觸角咬住了。

六

大家看看那傢伙不動彈，大概可以動手拖走了，可是「嘩……嘩……嘩……」

一條白的閃動着的瀑布，從天上掉下來，源源不絕地。

「水！」

「水！」

「快跑水！」

「水快跑！」

大家喊着，沒命地跑着，闖着。

然而這厄運難逃了，只有一小部份逃了出來，其餘的盡在大水裏泳汨，掙扎，爬動。

「哈哈……哈哈……」小孩子的笑聲，大家越發慌了手脚，不知道是什麼在響。

好在地面是鬆土，冷水不久就滲得差不多乾了。好容易，阿六才慢慢地爬動着，像一員受了重傷的戰士，跛呀跛的，一會兒又跌在地上打滾。爬了好一會，費盡了力，他才爬出了水圈，深深地舒了幾口長氣。他想翹起腳來搖搖身子，把身上的水弄掉了，可是腳硬站不住，軟溜溜地滾了幾滾才算又站起了，動一動却又跌在地上打着滾。

往常只要一分多鐘就可以跑回洞，這回起碼是化了去大半天功夫，帶滾帶爬地溜進洞去。

七

洞主沒發那個底脾氣，只搖着頭歎氣。

「唉！弟兄們，你們下回真得仔細啦，我們今天做了

欲知文壇動向請閱

十日文壇

(一月二十一日創刊)

宗旨：以新聞的作用及其立場，從事於文化界的報導與批判。

內容：有評論，文化新聞，作家傳記，書報評介，畫片，副刊等，

出版：每逢一，十一，二十一日出版。

定價：每份售洋二分，預定全年國內連郵五角，國外郵費另加；現為紀念創刊起見，各地讀者如欲試閱，付郵一分，當即寄贈一份。

本社擬於全國各地聘特約文化通訊員若干人，各地讀者如有熟悉當地文化情形而能作有系統的新聞報導批判者，希即投函并試稿二次，合則函約，報酬從豐。

約，報酬從豐。

十日文壇社

通訊處：南京西路二六號
代售處：各地書店及派報處

利誘的犧牲者！這是那些人類拿着東西引誘我們去開玩笑的。這太便宜的獲得，是最危險不過。可是，可是我們却不要灰心，依然去幹，繼續努力去幹我們底工作吧；只要我們本分底，雖是小東西，少量的，難尋找的，但這是比較為得便宜東西而犧牲了性命，做了人家底玩物，那是

好得多咧！對不對，弟兄們？」

洞主儘在說，雖然裏面一點也沒責罵她的意思，但他不敢聽下去，只死命地把頭埋在肚皮邊，盡力設法來使洞主底話不致聽見。

「慚愧，這是第二次的闖禍……」他自語着。

小鳩 (第二名甲)

湖南長沙高李
中一年二期李 儉

久就聽見孩子們說後園的柑子樹上，有一只鳩的窠，那裏面已經有兩隻小鳩了。我聽得了，就爲那兩隻小動物擔心，我想到牠們終有一天是要落在人類的手裏。而那時，牠們那裏知道有人在等着牠們的成長，在計算着一捉下了，怎樣地玩弄牠們？牠們或者把頭伸在母親的翼翅子裏，向牠們的母親討歡喜，而牠們的母親也在如何地希望着牠們羽毛豐滿，到藍的天空中翱翔。

有希望的他日，使得牠們的母親歡喜。它在從自己的口裏節省着小虫來喂養它的孩子們。它記得藍蔚的天，有綠的樹林，有澄碧無塵的溪流；它記得血紅色的朝陽，在高原上蹣跚徐行的牛羣。

但是，那幼小者中的一個終落到了人類的孩子們手裏。剛生幾根絨毛，並不知道吃東西。

這是一個黃昏時候。

孩子們把牠關在一個小的鳥籠，久已預備了的。拿

些黃豆，飯粒之類去喂牠，糊亂地放到牠的嘴殼裏，牠就隨便吞下，身子時常打戰，眼睛微微眯着，好像在做夢。

第二天，太陽還沒有出來，就有這小鳩的父母繞着屋前屋後悲啼，時而飛起，時而又落在屋脊上，孩子們望着高興，想連那大的一隻也一起捉了來。

可是，小鳩看不見牠的父母，也還不會咯咯的叫；父母找不到牠，飛去了。誰曉得它們飛到了那裏？剩下來的祇有小鳩和孩子們捉不到大鳩們的失望。

這一切，小鳩，牠都不知道，食物到了嘴裏，牠就吞，也不怕人，也不知哭牠的父母。

然而，我想，牠一定在哭牠的父母，哭牠的兄弟姊妹的。牠一動不動，牠是站着，不抬頭也不低頭，是那麼靜靜地站立。牠一定想起了牠母親以前時常銜來喂牠的那些小青虫，想起了朝陽上昇時的晶瑩的露珠，月夜的清輝之中的虫鳴。

但，而今是，小小的柵欄，浸得精臭的黃豆，矮的屋頂，黑的夜間，孩子們的鬧聲和他們的笨拙的手包圍着牠。

日子過去，牠沒有看到新的東西，雖然自身的羽毛長厚了些；放出來，也會一尺兩尺遠地飛了。但這漸能飛的能力就是牠的不幸，又來了孩子們的新的侮弄。他們都把牠拋着拋着，歡娛着他那展翼的一飛。牠也只得勉強地一振，隨即跌落在地上了，至今還有一足不大方，就是這樣被他們一擲的結果，這幼小者該如何傷痛着牠羽毛的未豐呢。

日子過去……

日子過去，孩子們對於牠已不甚起勁了，放在屋子裏，讓牠獨自地生存着，一天喂牠兩三次黃豆，三四次水而已，牠的身子漸漸瘦了，更抖顫得厲害起來，牠雖逃脫了被拋擲的災禍，却代以連孩子們也不大理牠的孤寂了。只是站着，震着，把整天的光陰消在一個茶几上，不飛到地上，也不飛到別的什麼東西上去，只一天天守著那張人間的茶几，守著無限的孤寂。

但是，每到人們將睡的時候，牠一定從茶几上飛起，

飛到一根樑上去了，在那兒，再不做聲，也再不動了。必須第二天的天光下來，牠才又從那樑上復飛到茶几上來，仍舊在那兒振顫着牠的身子，吃一點黃豆，吃一點水。

由此，可以知道牠並未完全忘却各種各樣的迫害，牠對於牠自己那被迫害得夠了的生命還有着愛護之意的，牠是怕着貓子，怕着別着什麼，雖然病着一足，又那麼瘦，終不能不盡力地飛那必要的一下，好像，在牠，便只要如此，便再不會記起銀月的清光，記起露珠子的晶瑩明麗。

沒有早晨，沒有夜晚，只一個個的悶人的日子，能吃些東西的時候，就維持這生命一天。

牠爹爹呢，牠媽媽呢，牠姐姐妹妹們呢？誰也不知道牠心中想些什麼，牠爹媽的心中想些什麼，也不知牠在那一個日子完結牠的生命，完結，那是必然，因為牠是如此敗殘了的一個呵？

據說，這是生命。

……
我抖顫起來了，我怕見這小的斑鳩，怕想起這小的斑鳩。我抖顫起來了。

自述 (第二名乙)

河北正定師範
初中一班 暴維武

昨天剛下了雨，今天一早老娘就催着咱去種地。

自家一個人在田裏彎着腰工作，一隴一隴的種去，累得腰也痛了。坐下來休息，就想起了老爹。那時候老爹和咱兩個人——一老一少，在這裏耘地。老爹教咱，說咱什麼地方不對，並且教咱去歇着，他在苦幹，直到太陽落山——現在老爹已經不在了，只剩下自家一個人！

一塊地耘了好幾天，才算完了，老娘又叫咱去澆水。

「咱沒有水車，沒着驢子驢，怎樣辦……？」自家非常發愁，老娘叫咱到叔叔家裏去借。叔叔不肯借給咱，怕咱給使壞了！——沒有法子，只得捱了家裏的轆轤，到田裏去慢慢的澆着。

天是晴晴的，萬里無雲，太陽火也似的，晒着田裏的禾苗，漸漸的枯黃了——自家心裏在發慌：剛澆了這邊，那邊又乾了！老爹不該死的那麼早！丟下了自家一個人，真是難過！

自家一個人整費了四五天的工夫，才把乾了的田禾割了，打了收的還不夠種子——自家心裏發愁，老娘也在着急！沒有法子過年！人家見了咱都說：「傻保，今年打了多少？」自家也不作聲，只是暗裏流淚，不能養活老娘！

「保這樣好了！我也知道你過不了年！是不？」叔叔這樣問咱。「你看怎樣——我給你養活老娘，你去找一個別的事——好娘也餓不着，自也能掙錢……」他（叔叔）又勸咱。咱說得給老娘商量商量。人家說咱千萬別出去！自家走了老娘會挨餓，地房子會被叔叔佔了的！但是——自家却沒有主義，老娘也不願捨了自家，到別處去！

眼看得沒有法子，要挨餓了——老娘叫咱去找叔叔。

「就那麼着吧！保——多好……！」叔叔又那麼着

勸咱自家沒主義，又想起人家說的話。

老娘也勸咱聽了叔叔的話，咱把人家的話告訴老娘，老娘沒說話。

「保你去找你叔叔去吧！叫他——你叔叔不是那樣的人……」自家沒法子只得聽了叔叔的話，那麼着辦……

叔叔費了幾天工夫，給咱找了一個事情：讓咱住在城裏，吃大米飯，穿黃褂子，抽大皮帶，揹大鎗，說這個沒人敢欺負咱，是叫咱去當巡警。

老娘把咱叫到跟前說：「當巡警是個好事！你就去吧！我在家裏沒事，但是——保你千萬不要跟他們去辦案危險呢……」自家把老娘的話記在心裏。

★ ★ ★
叔叔把咱領到城裏，對咱說一個月領三塊錢。

叔叔和官說了幾句話就走了。他們（指巡警）都來問咱叫什麼？咱說叫「傻保」。「傻保……」他們都笑了，自家紅着臉，不知道說什麼好。他們都笑咱這名不好，咱說這是老爹給起的。

咱換上衣服，看着也威風。他們叫咱去站崗，咱很快的拿了鎗走到門口。咱總覺得這鎗有點奇怪，問他們怎麼放？他們只是笑，咱不知道怎麼回事。

今天，他們說去辦案呀！都去，咱嚇着躲在窄道裏，想着老娘給咱說的那話，他們找了咱半天，也沒找着。他們走了，咱才敢出來。副官問咱為什麼不去？咱低着头說出老娘的話來。他說下次不去要挨打的……

半夜裏，他們回來了。咱問他們捉住了幾個（賊）？他們都說跑了！咱細細的瞧着他們每個的腿，胳膊，肚子，胸膛也看不出有一點傷來，和老娘說的不一樣，自家非常奇怪。他們到了屋裏，由腰中拿出了一個包裹，又一個包裹，咱也不知道他在幹麼！他們把包裹打開了，咱看見裏邊淨有什麼洋錢，毛票，錫子……一大堆，咱從來沒見過。咱問他們，他們只是笑：「傻傢伙……」

他們叫咱耍錢，咱說不會，他們說教給咱，咱也不。『別幹這個，輸官看見了不行……咱們又是抓賭的……』咱聰明的勸他們，他們不聽咱的話，說：「傻傢伙——到底你是才來的……你聽！」咱細細側着耳朵

聽。『么三六……』咱聽見那邊也在要錢。咱暗裏說：『挨着抓賭的！就敢要錢，真膽大！』咱慢慢的走了過去，啊！原來是官們在要錢呢！咱這時心裏可怪了！『爲什麼他們抓賭的還要錢？爲什麼官不叫巡警要錢自己却要錢？爲什麼他們辦案捉不住賊？爲什麼他們腰裏會有洋錢？有錫子？爲什麼……』咱一點也不明白，怨不得他們說咱是才來的！不懂得！

他們不信神！不信老天爺！

『誰敢說沒神！誰敢說老天爺不靈！』自家想起那年給老天爺跪頭，沒把老爹的棺材沖了。咱是憤憤不平。他們要拉城皇爺了！叫咱去，咱自家不忍。他們說不去不行！咱只得跟了去。咱看了那小鬼判官們，真是有點害怕，他們却一棒子給打倒了，自家沒作聲。到了大殿上，

父子（第三名甲）

天，沉靜得確有幾分可怕。滿街巷的電線，「唔……」

看見那和顏悅色的城皇爺，不由的蹙了一個頭，讓他保佑老娘。他們又要拿棒子去打，自家可過不去了！他們打城皇爺一下子，咱也就敲他們一棍子，咱很有勁，連打倒了兩個。他們急了，把咱給放倒了，打了一頓，交到官那裏，又挨了一頓打——把咱割了！黃衣裳也給脫了！一個月三塊錢也沒領到！把咱氣毀了……

咱加緊了脚步往家裏走。半路上碰見了二狗，『傻保趕緊回去吧！你叔叔把……』咱也沒聽見底下他說什麼，一口氣跑到家裏。

老娘見咱回來了，掉下淚來，哭着說，『保你叔……！』自家也不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

江西省立第一
二職業學校 楊大崧

「噓」地吹出怪肉麻的聲兒。街上沒什麼人走路，遍地是些積雪和給人們踏成雪泥，雪水。街巷裏中等以上的人

家多半都掛起了紅燈籠；而且只要有門頭子的，都更早貼上了一副「堂而皇之」的春聯。除了這些長長的街，狹狹的巷子，實在沒有什麼異樣。

小水子還是一件破棉袍，臉凍得有些像關廟的關爺臉。兩隻手也棗紅着，高高的那兩個手背確活像紅包子。——往真點兒說，又有八分像冷了紅的鵝蛋。兩行濃涕，借重着那「鼻唇輕便鐵道」開了特別慢車。對面是老念的兒子小念兩位是同年更同月生的，都只得十四歲。另一個月——不過小念大他個八天——至於其餘一切的一切，都和小水子一般無二。如鼻涕和口痰之取聯絡；臉手凍了等等。一副紙「牌九」，兩人面對面坐着，正來得津津有味。大家都非凡地興奮；又像是暢快，又像是傷心。

小水子拆了莊，便又臨到小念啦。

「兩個子！」小念擺好了香烟壳剪的「牌九」

「好！」放開了骰子。

「拿出來呀！」

「你先拿！」小水子看了牌紅臉上透着白。

「噓，老子做莊呀！」盡力地掩飾着笑。

小念剛把錢抹過來，小水子竟滾了下來。——只給飛毛腿水子腳抬一抬，小水子便滾在地上。

牌片子給水子撕得一瓣一瓣。默默地飄寢在地上。小念已逃之夭夭，早溜得無影無蹤。小水子滿臉的鼻涕，眼淚，涎和灰。『嗚嗚』地哭將起來，手摸着紅包子，又是傷心，又是痛。

「不安分的東西！賭你娘！」

小水子受了「娘」字的警示，——光這確不能說他不聰明。——飛快地踏着鞋子，唏啦啦的便往媽廚房鑽。飛毛腿並不追，冷冷清清的銜着根紙烟，匆匆地出過大門，坐上了自己車子的踏板；微躺着，咬到紙烟，望了天，在胡想。

二

飛毛腿水子剛抽完了烟，恰巧老念拖着車子在雪

泥裏有氣無力的拖過來，滿臉給凍得發拆。

「老念生意怎？」

「莫談！一個也冒賺到半天，一個半天哪！」他氣急得就只知道這麼說。

「老子半天賺到兩吊！他媽的，就是七角了！」笑得眼珠子躲起來啦。

「恭喜你老哥咯！還有什麼說得哪！」

飛毛腿高興極了，遞過一支紙烟自己又劃的一聲，刮着洋火爬起來給老念燃着了，然後自己也點起來。

「老念兄，頑頑那套吧？」

「皂角樹？」

「咱，誰高興那個胡老板家裏去！」

「賭？」他望了一下別處：「我一個精光蛋憑什麼上胡老板那兒賭去？」

「沒有，我借兄弟們的錢好說話！」

「就是一吊！」水子的高興傳染到了老念身上。高興得嘴巴翹起來挺一挺，竟擠下那燒得只剩三分之一的紙烟落了地。跌在雪泥上，唏噓一聲黑啦。老念慷慨地一脚下去，拉倒了。

「大家把車子放進屋去！」

「對！」

飛毛腿交了他一吊錢。

三

小水子又和小念撲在桌上跌骰子。一盞清油燈怪黯森森的。水子嫂躺在房裏板床上，一個人，一個人竟睡着啦。

冷不防小念的骰子滾下來，小水子又給他爸水子一巴掌閃下來。小念也給他——飛毛叔——的腿，抬一抬滾了下去。

把桌上的錢，骰子握成一把。三腳做兩步的往屋上一拋，「呖哪」幾聲便完了。

「媽的，我操你祖宗！又溜啦！光蛋也賭！我操你娘！」

一巴掌把又預備溜的小念爬起來，又打下了。

終於兩隻小鬼都溜之乎也了。

小念不用說，回老念那兒去啦。小水子呢，却迅速地鑽進了他媽的不冷也不熱的被窩。舐着濃鼻涕，默算着輸了幾個銅子到姨子養的小念。

飛毛腿水子吹黑了燈，關上門，不想什麼，也不說什麼，只在滅燈後上床的幾秒鐘後，哼出了三個字：

「賭他媽！」

二月二晨於魏宇閣

無家無國的人們（第三名乙）

山西友仁林國衛
中學高三

小酒館裏向來是很熱鬧的，雖然是在這外面很寂靜的午夜裏，人聲是照樣的喧騰，白的酒一杯一杯地肚裏灌，紅的顏色一陣一陣地從每一個人的臉上飄浮出來。「朋友！大家喝吧！今朝有酒今朝醉。」一定的，在大家眼光互相接觸時的會心的微笑裏，有上了這麼一個憧憬。是深夜了，遠遠的街巷裏已傳出了報三更的鑼聲。寒從窗子上破了的紙隙間吹進來，更在每一個人熱辣辣地微紅地臉上，加添了幾分醉意。

突然門窗在大家視線的底下揭開了，在迷滿着酒的香味的屋子裏，晃進了一個個兒高大的人來。穿着一件破大衣，破了洞的皮鞋。一頂破呢帽下覆蓋着一張凍得發紅的臉，一頭長久沒有修理着支蔓着的頭髮。這有點像 *Byron's* 的人，這飄泊在中國境內的外國人，在我對面一張櫬子上坐下來。提起了一雙附着在油垢蒙滿了的桌子上的毛竹筷子，夾上了一顆鹽水泡着的黃豆在

細細地咀嚼着。

「一碟餅，再來一壺酒。」這位不速的朋友用筷子敲了一下醬油碟，轉着眼珠望了一望我，我也瞅了他一下，但是他又很快地把視線注視到幾張掛在灰塵零落的娃娃做戲的圖畫上去。沉默開始了，只聽見絲絲的喝酒聲，在這寂靜的空氣裏動蕩着。

「看這羅宋傢伙，看那股吃餅子的樣兒，真不得人心。」旁邊的人似乎是發開話了。

「別討厭人家吧！這白俄，這被人家驅逐出來的流浪人。」我想說，沒敢說。的確我沒有理由來說這句話。嚼餅子的聲音的確能騷擾人家的思考的。但是我也許是一個神經質的傢伙吧！我對這位可憐的朋友沒絲毫的厭意。「一個無家可歸者是需要人家的同情的。一個遭受了「國破山河在」的厄運的人，是不是我們再需要着去卑視他嗎？」我想默默地在想。望着他將最後的一塊

燒餅送進了嘴，喝完了杯底裏的餘瀝，嚼着不化錢的醬菜。

四更快到了，人漸漸地走完。我們一齊站了起來，大家會了鈔，出了店門。寒風一近上來，熱辣辣的臉上受了一個深刻的刺激。大家拉上了衣領，大家拖上了一腔醉意，一張微紅的臉，一顆跳躍着的心，踏上了凍結着石子的路。沉默又開始壓在這不整齊的脚步聲的底下了。

我們並排着走，在這無情的寒風下，大家低着頭，顫縮着身子。大家沒敢說話，但我忍不住了：

「你是俄國人吧！」

「是！」他點了一下頭。

「白俄嗎？」我又問，他又點了一下頭。

「……」馬路上又靜開來了。我們偶

而碰上了一兩個巡警，他們也許在說：「這兩個怪東西。」

「你想你的家不想？」走了一陣，我又問。

「怎麼不想，但是我們的家，我們的國已經淪亡了。

我們還是愛我們的家的。」嘆了一口深長的氣，的確一個長久飄泊在異鄉裏的人，是總會有懷鄉病 *nostalgia*

的吧。

「你是賣氈子的嗎？」

「是的。」

「生意好不好？」

「不行了，從前還可以，但現在簡直十天二十天地沒有生意。」

「那麼你們的生活怎麼維持？」

「沒有法子，你沒見許多白俄人在替人搗亂嗎？你沒見許多白俄女人在那裏幹不是人做的事嗎？先生！請你原諒這些人，請你要明白他們都是爲什麼要幹這種下流的事的。」他幾乎掉下了眼淚。

我不敢再多說了，在緊張的空氣裏大家分了手。一條魁偉的影子，漸漸地晃過了幾盞昏黃色的燈，而離開了我的視線。

慘黑的燈光下照着我一個踽踽獨行的影子。風吹着樹梢，唱出了 *Home, Sweet Home* 的歌聲。

「若繩三尺法，我輩是游民。」在歸途裏，在多了煩慮的腦子上，想起了這兩句黃仲則先生的詩句，來贈給這些在流浪着的朋友們吧。

編後記

國民文學自呱呱墮地以來，不覺已經過了半年。在這半年中，幸無大過，且獲得意外多數讀者之歡迎。此則編者所引為最榮幸不過的。

本期要特別提出來為讀者告的便是殷作楨先生的友情，實在是值得我們贊賞的傑作。這篇創作把現代小政客の嫉妬的病態心理描寫得淋漓盡致，希望讀者細心一讀。

中學園地收到稿件共七十餘篇，但在質上說，仍乏佳作。茲列記入選者名次如下。（酬金分配法同前期）

第二名(甲)小鳩（湖南長沙省立高中李儉）

第二名(乙)自述（河北省正定縣省立正定師範暴維武）

第三名(甲)父子（江西省立第二職業學校楊大崧）

第三名(乙)無家無國的人們（山西太原東緝虎營友仁中學校林國衛）

第四名阿貴（山西臨汾中學初二鄧應科）

第五名車夫（湖南長沙省立高中李樹聲）

又中學園地既入選諸君，如有佳篇，希望源源投稿，長短不拘，可在創作欄內發表。

轉載 不許

國文

所有 版權

廣告刊例

普通	上等	優等	特等	等第
文前 後對面	首篇 以外之 正	目錄 前後及 正	底封面 外面	地位
十六元	二十四元	卅二元	四十元	全
十元	十四元	二十元	二十五元	面
六元五角	八元	十二元		四分之一

寄即索承例刊告廣細詳

第六號

版出日五十月三年四十二國民

編輯者 國民文學月刊社
 總店 上海霞飛路樂安坊六十二號
 電話 八〇五〇二號

發行者 汗血書店
 分店 南昌中正路一三號

印刷者 華豐印刷鑄字所
 分售處 各埠大書店

價目表

訂購辦法	冊數	價目	國內及日本	澳門香港	國外
零售	一冊	一角二分	二角	八角	二角
預定全年	十二冊	一元二角	九角六分	二元四角	

每月一冊 十五日出版 全年十二冊

郵票代價十足通用

國民文學 投稿簡章

- 本刊地盤公開，凡屬(一)文學理論(二)翻譯介紹(三)創作小說(四)散文小品等之作品，無論其為文壇名宿或新進作家之作品，均所歡迎。每稿以五六千字為最適宜之篇幅；但萬言之長篇，數百字之小品，亦所歡迎。
- 賜稿務望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如有插圖，請用墨色，以便製版。譯稿務請附寄原文，能將原著者略為介紹更佳。
- 來稿務懇于稿端註明：(一)字數(二)投稿者姓名及通信處。發表時如用筆名亦請預先聲明。
- 來稿本刊有略為刪改之權，惟預先聲明者不在此限。
- 來稿不論登載與否，以不退還為原則；如必欲退還者，請預先聲明，並附足郵票，當可照辦。
- 來稿一經登載，每千字致二元至四元之酬金，于月底結算由本社直接寄奉。惟來稿已先在他處發表，恕不致酬。
- 凡經本刊發表之文字，其著作權仍為作者所有，惟本刊得擇尤收為叢書。
- 本刊特別徵文之條例另訂之。
- 來稿請逕寄上海霞飛路樂安坊六十二號國民文學社收。

汗血書店

中央宣傳委員會圖書雜誌審查
委員會審查證審字第一一九六號

介紹民族文化



推銷全國雜誌

出版

經售

汗血週刊
汗血月刊
各種文學叢書

體育用具
科學文具有
各種課本圖書

上海霞飛路樂安坊六十二號：總店

電話八〇五〇二號

南昌中正路三十三號：支店

電話一四〇號